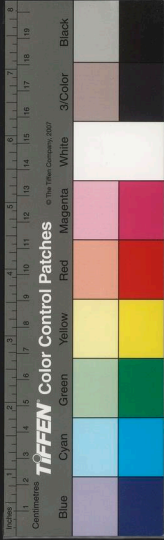


34.1026 w1



登記號	010976
類號	
類別	禁烟禁類
全書	西一六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秦漢書疏

明建德徐紳五臺刊武昌
吳國綸按嘉靖間刊本
秦書疏三卷西漢書疏六
卷東漢書疏九卷

見天一閣書目

古里夏漢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秦漢書疏序



文之不古治道之不競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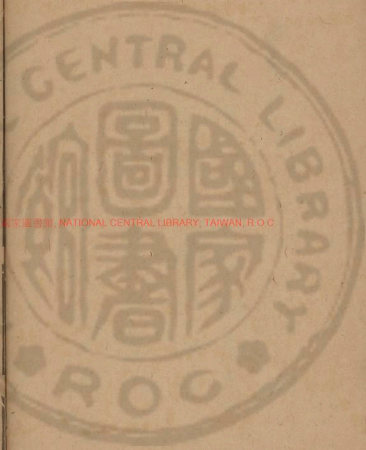
也夫子之欲無言久矣乃二三

子以為隱於是剛詩書定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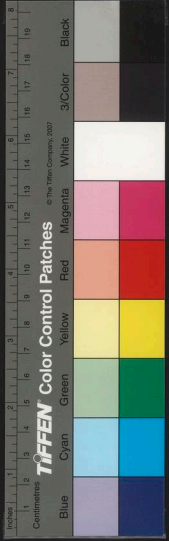
贊周易脩春秋悉本先王之舊

而推之非有所作也魯齊二

國於門人之所記廣大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昭明配日月潤澤配江
河其於民之生也譬之菽粟
布帛耒耨釜斲不可一日闕噫
文至是極矣其太初之元氣乎
一時並出章教如老莊諸家之
說閎深奇詭非不古也崇獎虛
放闊略事實鄙談法制鮮及倫
理憂治君子罕訓焉惟是秦漢
書疏去古未遠三代之遺風猶
在敷陳理要功利生民裨贊世
教究治亂之原而不詭乎帝王
之道直而不激婉而弗于曲而
中節諄惓而要使聽之無怒
惰夫自六經四書而下謂



古不在茲乎監察徐君獲
是本於三息林監察之所傳讀
而說之謂是傳宜廣以不負博
我之教但斷自漢始而黜秦備
采書疏而不及詔令秦治無論
也而文之古不可少乃詔令出
於

朝廷當有大手筆在固無假於秦
漢也惟士之資獻以言格君圖
治非文不遠非古不傳而臣子
告君之體要與文章家之型範
舍是斯下矣欲復古治當復古
文不待三代而思兩漢有志於
古者每搃擊焉監察憲古弘化



清江黜穢奏對有體稱名御史
是也嘗訂是編於前巡撫馬中
丞亦謂監察宜刻刻宜序序宜
委豹無以林卧寡營役以楮墨
或足以風其懶散忘世之意歟
校刻為南康推吳國倫申監察
命以速予言則吉安守黃國卿
刻板藏洞學使士之遊學于洞
者獲縱觀焉率監察意也監察
姓徐名紳字思行號五台以名
進士起家建德奉

命按江右茲得代行矣

嘉靖戊午年夏吉永豐健江爾



孫子疏目錄

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甘茂 對秦武王 諫秦武王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鍾期 對秦昭王

侯 對秦昭王

孫卿 對秦昭王

睢 說秦昭王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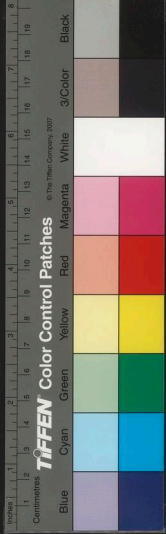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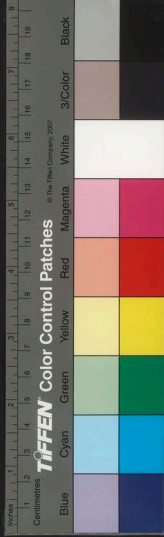
賜

圖

圖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敬 上書說秦

茅焦 諫秦始皇

李斯 言秦始皇逐客書 諫世用趙高

趙良 說商君

姚賈 對秦始皇

卷之二

齊

顏獨 對齊宣王 辭宣王

蘇秦 說齊宣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淳于棼 對宣王

無益女 對齊宣王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田需 對管燕

尹文 對齊宣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說昭陽息兵

魯連 諫孟嘗君

楚

蒯聶 諫楚襄

玉 對楚襄

人 說楚襄王

中射之王 說楚襄王

田替 王

唐睢 說春申君

明汗 說春申君

卷之三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說韓宣惠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荀卿 對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虞卿 對趙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趙括母 上孝成王書

毛遂 與楚王決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魏

吳起 對魏武侯

魯共 陳惠王

惠施 魏惠王

公座 解魏惠王





秦說魏襄王

蘇代說秦王

孫臏及釐王

魏無忌諫魏王

燕

郭隗對燕昭王

張儀說燕王

樂毅報燕惠王書

秦書疏目錄終

秦書疏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秦說魏襄王

蘇代說秦王

孫臏及釐王

魏無忌諫魏王

燕

郭隗對燕昭王

張儀說燕王

樂毅報燕惠王書

秦書疏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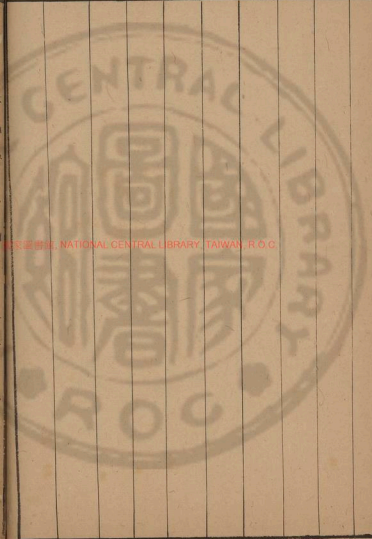
秦書疏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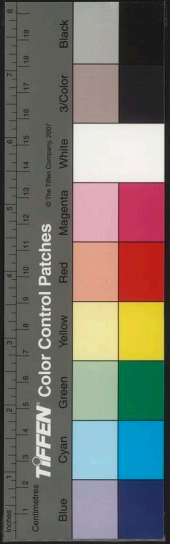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開周
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魏伐
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魯
王曰魏臣矣然願王勿攻也向壽歸以告王
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
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分
巴蜀之地北分

而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中山三年而拔之
羊耳而語功文侯示之謀
羊耳而語功文侯示之謀



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臣
公孫衍二人者決韓而逐臣必賜之是工欺魏而
臣受公仲朋之
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
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子殺人曾子之
母曰吾子不殺人織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
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
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
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
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特三人臣
恐工為臣之投杼也

諫秦武王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
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
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
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
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
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知伯嚭殘范中行
圍晉陽卒為三

士夫差棲越於會稽勝秦於

艾宓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退為踐禽元梁君伐
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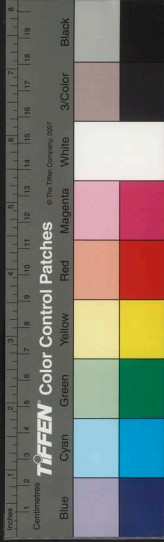


後子死才不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攻雍天下之國徒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許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蘇子

諫秦昭王攻道

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
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攻業而惡不章臣願工祭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七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言



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嗣順故民不
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十倍之國者不樂珍
也功業高世者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
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民用兵之道
也今用兵終身不休才盡不罷趙趙怒必於其日
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
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
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務不勤也
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
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
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

鍾期

對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
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
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
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秦人何也今以
無能之

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秦

寡人何亦明矣鍾期推琴對曰
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於



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平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由行水韓康子帥魏子蹇乘智伯曰始吾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則是接於車上而智氏身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張儀

說秦昭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知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貨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祚之中生未嘗



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
此以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
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
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
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
也。以此與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
不勝攻未嘗不取所嘗未嘗不破也。間地數千里此
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園倉
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
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

解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

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

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

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

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

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營是之時隨荆可舉舉荆則

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凌三晉然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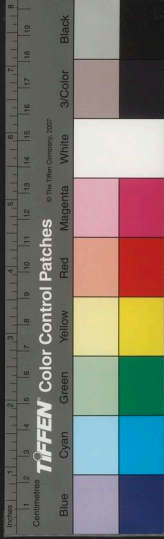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也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

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人荆人收亡國聚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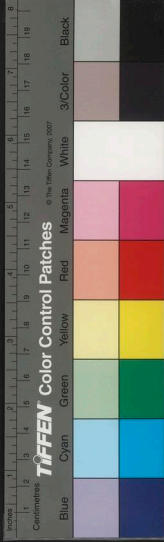
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



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
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
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石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
亦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與而霸王之名
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
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
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
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上民
路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
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
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
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
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守
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
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
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
戰而已反為齊矣中潁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
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
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沛



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
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
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
可得乃取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
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
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
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子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
非能厚勝之道也又交能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
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
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
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故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
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
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
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
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帥三國之衆以
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
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
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國
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



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
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
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
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
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
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
主不忠於國者

孫卿

對秦昭王

秦昭王問孫卿曰倘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
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縞百姓而敵
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無置錐
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能應然而
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才
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
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
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走魯之
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
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



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其為人
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
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
下不為也若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
之而懷之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
謳而樂之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
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
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
上也如此何其無益人之國乎

范雎

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
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王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
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為太師載與之俱歸者其
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



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迺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闕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



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
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
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
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
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
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
兵而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
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
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
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
下之樞也王其必必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之樞以交楚
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必必懼矣齊
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
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
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請問說昭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
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
之謂王能利害之為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



擅行不顧讓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讓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權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鉞死今臣聞秦太后讓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殺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黃歇

上書說秦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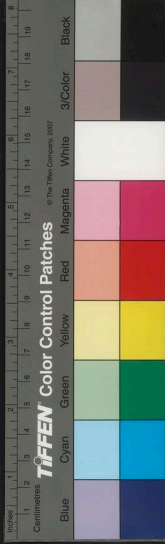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



聞兩虎相與鬪而鴛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
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綦是也今
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
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
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
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
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
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
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秦
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
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
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
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
下之主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
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
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
齊之便而不知千隊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
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
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



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
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疆
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兕過犬
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
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
臣恐韓魏早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
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
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卜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
剝腹絕腸折頸捫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
體骨相塗於地父子老弱係脛束手為殍者相及
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
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
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
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
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
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
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
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



而攻留方與銓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
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
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拔於
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
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恃地葆稱而詳事下吏一年
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
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
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楚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魏必斂于王施以東山之
險帶以泗河之利韓魏必歸之侯若若而王以十
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駭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
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
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
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
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茅焦

諫秦始皇

時秦如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
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曰

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



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今天下聞之皆瓦解無向秦者臣切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

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

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北

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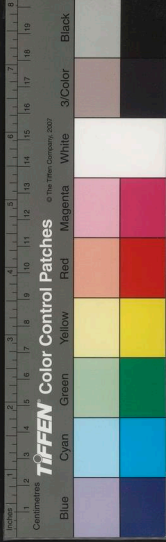
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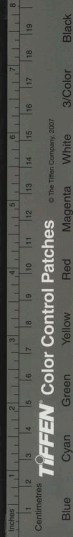
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

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

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



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大阿之劍乘織
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
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
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
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駟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
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而歌呼嗚
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祭間韶虞武象者異國
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
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
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
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
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
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
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



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上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諫二世用趙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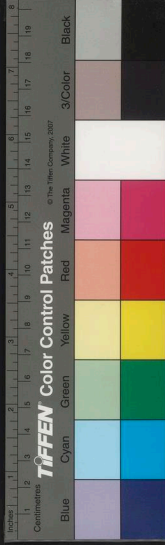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妄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暮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

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趙良

說商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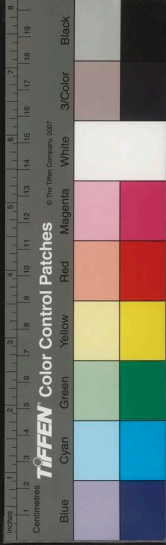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交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



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

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
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容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
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
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
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

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
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
行施於五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
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
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
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
傳殘傷民以駭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
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
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
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



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
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
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
而駢脅者為駮，乘持矛而操闞戟者旁車而趨。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
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
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
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
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姚賈

對秦始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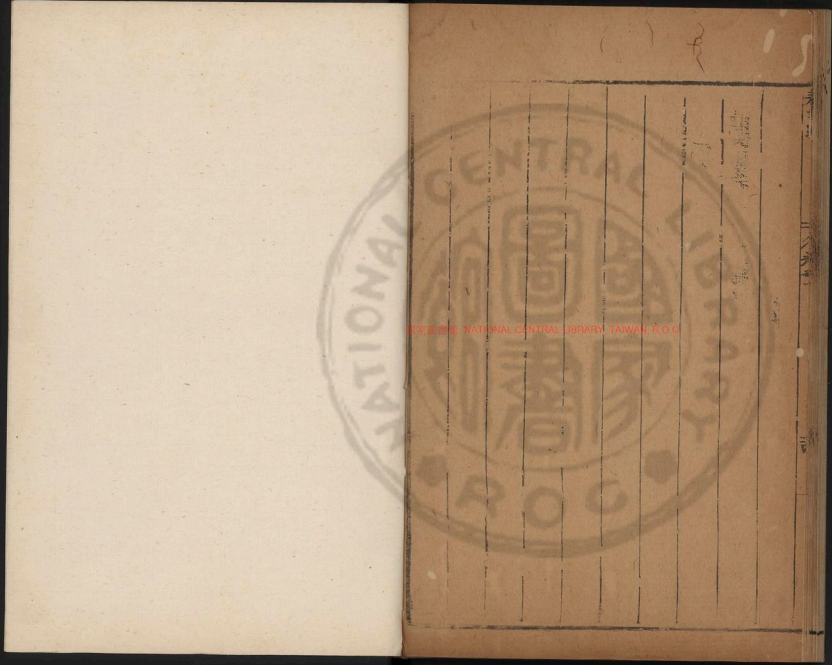
始皇用韓非言，召姚賈而問之，曰：吾聞子以
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而
目復寡人？對曰：

昔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
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
之，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
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而殺其忠
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王曰：子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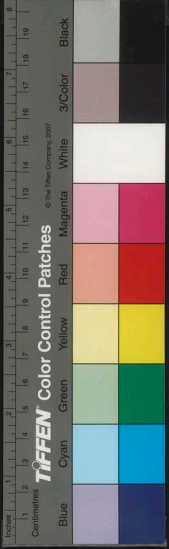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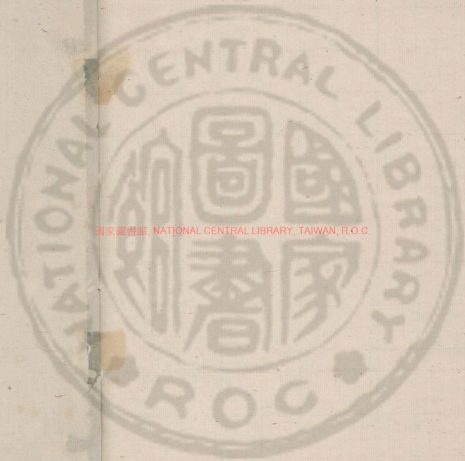
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
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
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之救幽魯之免囚桓
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
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
士者皆有詭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
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
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
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注無功而願
賞也願也秦王曰
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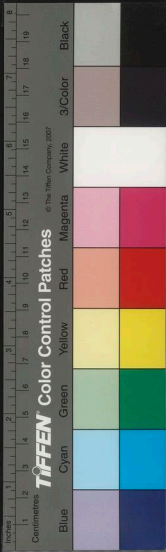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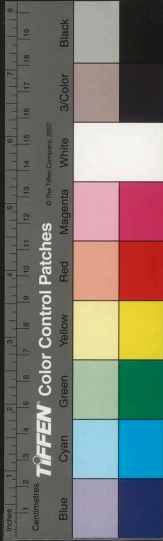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27 v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書疏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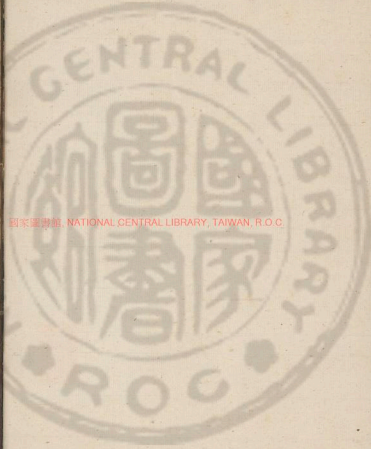
齊

顏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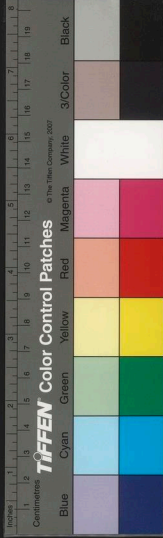
對齊宣王

宣王曰王者貴乎士貴乎顏闕對曰

士貴耳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
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
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孤寡
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
貴士歟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
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辭宣王

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
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
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
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
去

蘇秦

說齊宣王

齊南有泰山東有瑯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
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
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
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
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十二一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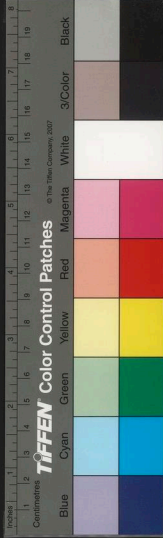


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有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成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壤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取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以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故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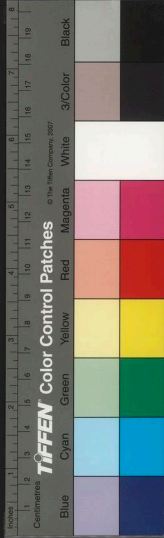
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衆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池池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淳于髡

對宣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五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

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



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罽秦梁父之陰則
邾車而載耳邾却也言多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
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泥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
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無塩女

對齊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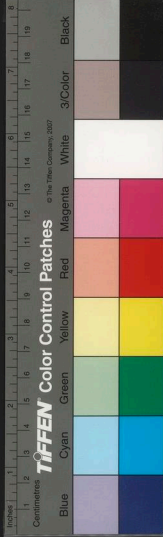
今天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
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
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
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
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能極此二殆也賢者
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偽立於本朝諫者不
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榷流澗以夜績朝女樂俳優從
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
也故曰殆哉殆哉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秦攻趙長平趙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
齊王曰

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



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喻宜救之急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兵不務為此而務愛粟則為國計者過矣

田需

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

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鴉驚有餘食下宮糶羅紃以綺殺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尹文

對齊宣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



保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

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為後世也
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通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
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
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通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
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
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
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
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
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
韓梁䟽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
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
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
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
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成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
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
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



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知急以兵合於三晉
說昭陽息兵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
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
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
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
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

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為公璧可也楚有
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
引酒且飲乃左手執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
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
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
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
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
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
去

魯連

諫孟嘗君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



君曰

獠獮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騏驥不
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
三尺之劍而操鋤耨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
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
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
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
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輩從鄢陵君
與壽陵君專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
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
之地襄王流拚於咸陽於是使人徵莊辛於
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為
之柰何莊辛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
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
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



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蚤蠹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翹尾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旒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書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夫涖俯仰當復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罽矰引微繳折清風而抆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妻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颯塞之內



而投已乎甌塞之外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
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
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
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
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蒼
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
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
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
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
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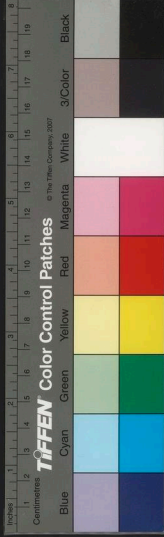
說楚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力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項襄
王聞召而問之楚人對曰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

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鑿新繳射噉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千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弮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



之故地漢中折郾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磬新繳
涉鄙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
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
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膺擊韓魏垂
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毳方三千里則
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夫先王為秦所欺而客死
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
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
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

中射之士

說楚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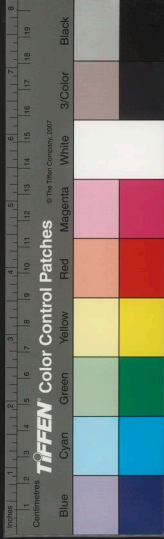
有獻不死之藥於襄王者謁者操以八中射
之士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
射之士使人說王曰

臣聞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
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死藥
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田贊

對荆王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



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
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惡
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甲臣
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也甲兵之事折人之
首刳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甚不榮意
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
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次之二者為大王無取焉

唐雅

說春申君

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
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
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孟賁專諸不待
盛兵而即稱勇西施衣褐
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
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所以為能者
以散暴佐之也博頭有刻梟鳥
形者散為衆暴夫一梟之不如不勝
五散一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

明汗

說春申君

春申君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容籍五日一見



明汗曰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
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
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裹之
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
巷沉滲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核僕使得為君
高鳴屈於梁乎

秦書疏卷之二 終

秦書疏卷之三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
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
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明汗曰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
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
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裹之
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掘穴窮
巷沉滲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核僕使得為君
高鳴屈於梁乎

秦書疏卷之二 終

秦書疏卷之三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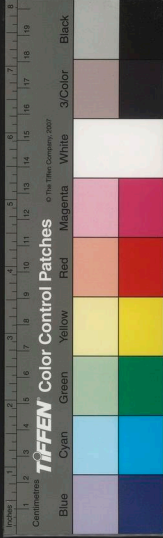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
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不任
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
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竊為
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



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
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
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
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
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
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必致魚鹽之奉而貴戚父兄皆
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
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
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君高拱
而兩有之此臣之所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
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河外韓弱
則効宜陽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
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
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
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
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
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
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
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
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



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
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
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
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君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
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
外料其敵之疆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
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俟於衆人
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
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
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
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
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
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
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惠而不與其憂是故夫
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
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
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
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令



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
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
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
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
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
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
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
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
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
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韓宣惠王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棠
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
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特力距來者皆射
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速者括蔽
洞宵近者鏑奔心韓卒之劒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陽合膊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
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鞏扶拔為無不畢具以韓卒之
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劒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
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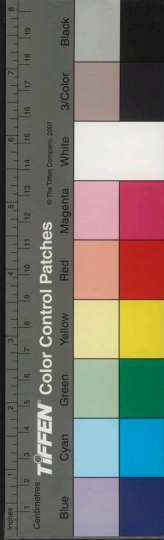


以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
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
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
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
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
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
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
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
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
智而山東之愚也是臣所謂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
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
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
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敵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
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
東闕於周室甚惟寤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



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
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
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
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
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
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
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掣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
秦禍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
割掣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秦環中趙矣
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
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
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
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
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大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
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
熟計之也

蘇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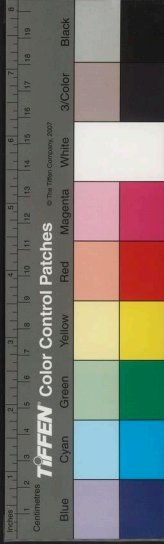
上書說趙惠文王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
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



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
力非數庸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陵於韓也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以秦為
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
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先出聲於天下欲
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
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
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伐韓非秦所急
恐趙不以為德
故終伐之然不取其地故曰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
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

是韓未窮而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
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
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距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
至於榆中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
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坐羊腸之上
即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
其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
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
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强秦與
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



趙書
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讎柞即酬酢之誤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於趙三公當此是并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上交今乃以邨罪取邨抵同當也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苟卿

對孝成王

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



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
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兇則若莫耶之利鋒
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
角鹿墮隴種束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
哉彼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
好我芳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
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
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入何可
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
亂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
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再對孝成王

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
進聞金聲而退順命而上有功次之令不盡而進猶
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
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
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
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
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



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革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虞卿

對趙孝成王

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

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
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以王之
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



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再對孝成王

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於此發聲兵未親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

趙括母

上孝成王書

括不可使將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



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毛遂

與楚王決從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實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



魯君與避席擇言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
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
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
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
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
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
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
之酒也主君之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
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
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

惠施

對魏惠王

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
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
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
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節而朝齊
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
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



公叔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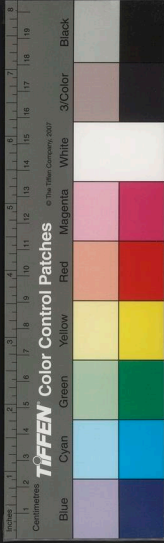
辭魏惠王賞

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跡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夔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蘇秦

說魏襄王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各陵舞陽新都新鄭東有淮潁荊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輳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林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土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勾踐戰散卒三丁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



三千人董車三百乘制約於牧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工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其地願大王熟察之周書曰周書曰不絕蔓蔓奈何蔓蔓奈何蓋不伐不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患將奈何大王誠能

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蘇代 蔽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說秦王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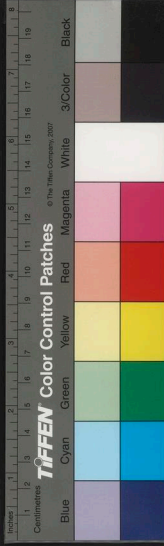
秦王曰

臣聞之忠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懼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



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
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
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
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
也夫今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
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
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言魏相見秦必令其所愛
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魏趙之
我則王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
動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知用魏信

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
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
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
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
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
秦兵為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
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
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言其降則是
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
也臣願大王察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

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事秦以地事秦璽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魏無忌

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本故地故無忌諫云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矣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



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
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
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
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
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
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關與
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
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
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

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
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
又不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
已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垓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
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
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
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
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
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



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隨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關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從之不成也已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

從韓王王速受楚趙之質以存韓而求

故地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甯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人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文矣

燕



郭隗

對燕昭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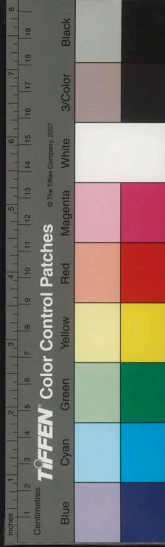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
誣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全謂道可以百
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於已亦至矣人趨則若已
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
擊响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
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天下聞王朝其
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
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

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
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
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
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
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令王誠
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
里哉

張儀

說燕王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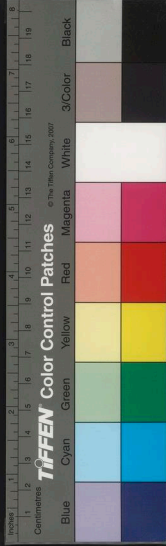


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歡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河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劫以謝趙王已入朝匏池劫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樂毅

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定



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
令慎世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
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予
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
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
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
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有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
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
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
何如馮忌對曰

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
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其餘兵圍邯
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敕守而秦罷於



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
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
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
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
承趙之敵此乃強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
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魏

吳起

對魏武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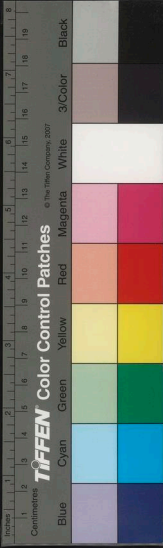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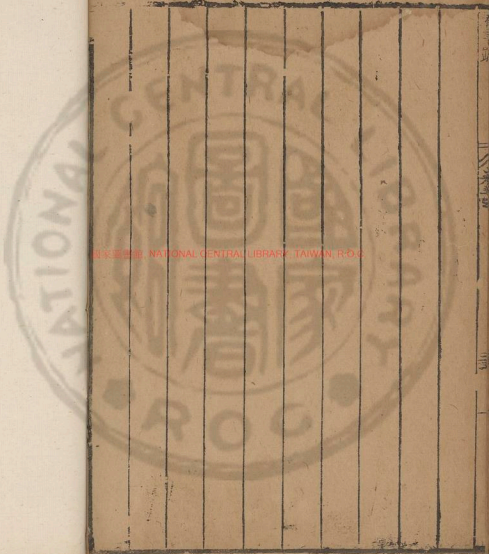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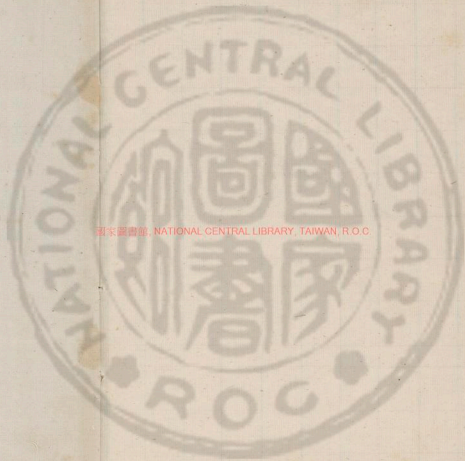
御者之視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
唯君王之留意焉

秦書疏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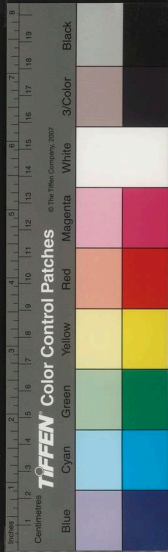


00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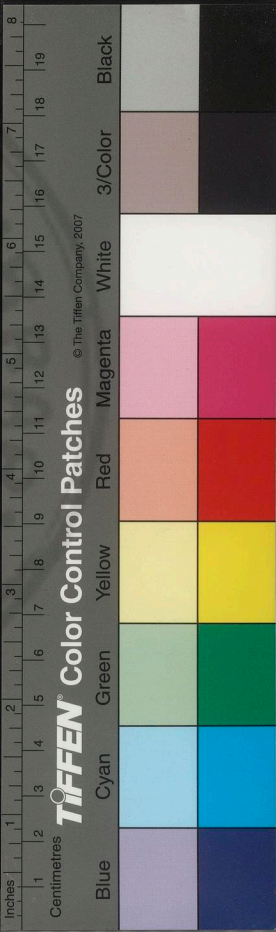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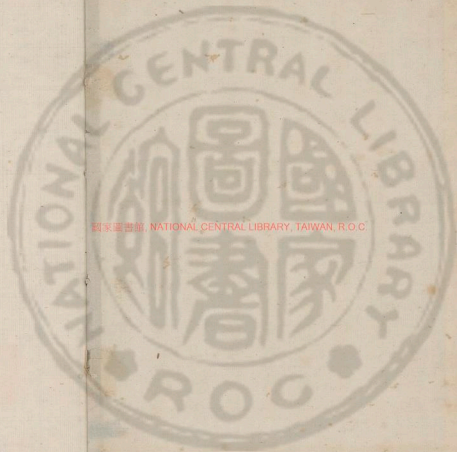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28 v3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高帝

張良

諫沛公居秦宮

對漢王問計

蕭何

勸漢王封韓彭

勸高帝都關中

韓信

對漢王問計

陳平

對漢王問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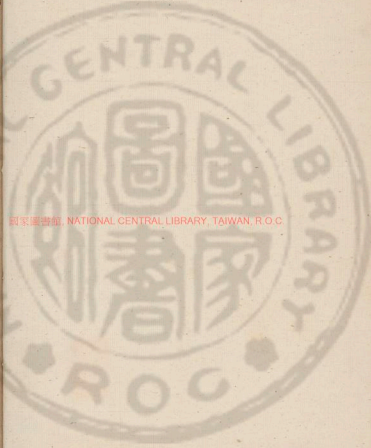
三老董公

說漢王伐楚

酈食其

勸漢王出敖倉

說高帝都關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陸賈 對高帝

田肯 上高帝

叔孫通 諫高帝易太子疏

樂布 對高帝

薛公 對高帝問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漢文帝

宋昌 勸代王入帝

賈山 上文帝至言

李布 進文帝

賈誼 上文帝治安策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復封建淮南四子

卷之二

漢文帝

晁錯 上言兵事

論募民徙塞下

論守邊備塞事

袁盎 諫文帝

張釋之 諫拜畜夫 論犯蹕法

馮唐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田叔 對文帝問長者

鄒陽 獄中上吳王書

緹縈 上文帝書

漢景帝

鄧先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枚乘 奏吳王書 再上書諫吳王

漢武帝

董仲舒 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三仁對 郊祀對

主父偃 諫伐匈奴

徐樂 上言世務

終軍 白麟奇木對

朱買臣 上言破東越

王褒 聖主得賢臣頌

卷之三

漢武帝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公孫弘 賢良策

司馬相如 諫獵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



韓安國 議和親

唐蒙 上書請通夜郎

蕭望之 上書救太子

司馬遷 上言救李陵

伍被 諫淮南王安

漢宣帝

魏相 諫擊匈奴書 表奏陰陽月令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一 上屯田奏二

上屯田奏三

王吉 諫昌邑王游獵 上疏言得失

張敞 上孝宣帝封事 諫王太后游獵

奏黃霸議聞神雀

龔遂 對安渤海

蕭望之 對災異問 上疏言諫官補郡

對滅匈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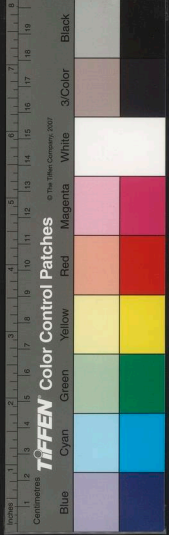
薛廣德 上書諫射寬

鄭昌 上書訟蓋寬饒

無名氏 為徐福上書

疏廣 太子官屬對





霍光 謝昌邑王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卷之四
漢元帝

劉向 條災異封事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侯應 罷邊備議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匡衡 疏政治得失 論治性正家

貢禹 上言政事 上言除贖罪法

士伍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京房 上封事一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至陝上封事三

翼奉 請徙都疏 奏災異封事

諸葛豐 上書欲治權幸 再上書

史丹 諫易太子

平當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卷之五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議郊廟

議定南北郊

西漢書

卷之六

五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

韋玄成 議罷郡國廟

谷永 應詔策 上疏訟陳湯 論神恠

杜欽 上疏請勿治梁王 薦用薛宣

譙玄 上書諫專寵 議勿受伊邪莫演降

朱雲 請劔斬佞臣

劉輔 諫立趙婕妤

辛慶忌 諫擊劉輔

郭舜 上言請歸康居箕子 諫殺朱雲

梅福 上書言權貴大盛 上書請建三統

何武 災異封事

薛宣 上成帝疏

馮遂 治河奏

班婕妤 辭同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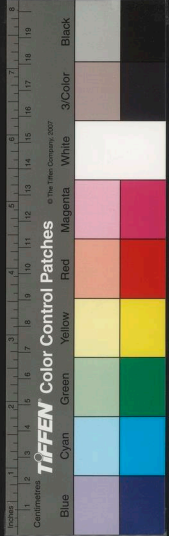
公乘典 上書訟王尊

漢哀帝

卷之六

王嘉 上疏論用材 日食上封事

王嘉 上疏論用材 日食上封事



諫封董璠

劉歆 毀廟議

孔光 災異對 應詔舉尚書令

杜鄴 日食對

耿育 上疏明光帝託後意

鄭崇 諫封外戚

師丹 上書言抑外戚大驟

議共皇太后廟禮

楊雄 上書諫許單于朝

毋將隆 諫以兵器賜幸臣

鮑宣 諫封爵外戚

賈讓 奏治河三策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漢平帝

申屠劄 賈良方正策

郅恽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西漢書疏卷之一

漢高帝

張良 字子房
封留侯

諫沛公居秦宮

沛公初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
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

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
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2025.04.14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沛公乃還軍霸上

對漢王問計

酈食其說漢王刻印復立六國後以撓楚權
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問
曰何哉

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
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
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表者擄其

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欲以化紂不

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辭不受釋

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

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

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以畢偃革為

干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軒皮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

車也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



放牛挑林之陰弘農有挑丘聚古挑林也以示不復斡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云獨可使楚無強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云矣

勸漢王封韓彭

漢五年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人破漢軍漢王復入壁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

勸高帝都關中



漢五年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阜西有
穀龜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
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轂函函三轂山右龍蜀
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
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
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即日駕西都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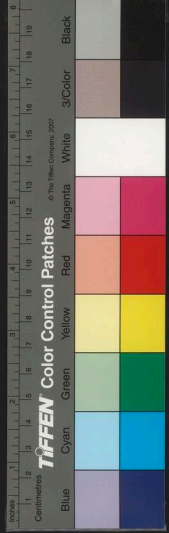
中

蕭何沛豐人
封鄭侯

勸漢王王漢中

高帝初為沛公入秦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
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
羽蕭何諫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
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
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誦於一人之
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漢王曰善

韓信淮陰侯

對漢王問計

臣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勳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吁漢書作狗和好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王自善地項上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王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及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不敵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平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



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
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陳平 陽武人

丞相
對漢王問計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割滎陽以西
以和項羽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陳平對曰

項王為人恭敬愛人上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
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
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
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
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
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
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
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

三老董公 洛陽新
城人

說漢王伐楚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曰明
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



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

鄴食其廣野君

勸漢王屯敖倉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也輦洛以拒楚鄴生

因曰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山管夫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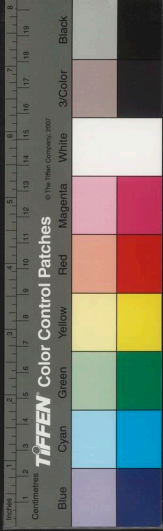
倉天下轉輸又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即所謂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却自奪

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

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塞成臯之險

即記水杜太行之道在河內野上距蜚狐之口蜚狐在代縣山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

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



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
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
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

說高帝都關中

劉敬戍隴西過雒陽遇高帝遂脫輓輅衣褐
見上上召賜食而問之婁敬因說上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

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邠音

州武功縣故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

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

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

之武士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

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

周洛邑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以此為天下之

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

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

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

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

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

衰也分而為兩東周成周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



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其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



上曰善

陸賈

楚人大中大夫

對高帝

陸生時時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陸生乃對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韋昭云秦伯擊後與趙同出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田肯

上高帝

高祖用陳平計執楚王信大赦天下田肯賀因說高祖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隔絕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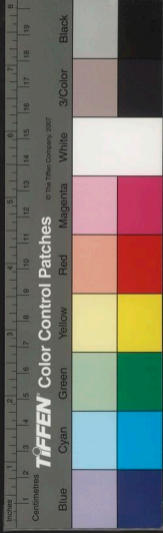
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

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夫齊東有琅邪

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此東西

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





叔孫通

薛人太子太傅

諫高帝易太子疏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今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云與帝共攻胃苦難俱食淡也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

繫布

對高帝

漢十一年高帝旣族彭越詔禁人勿收視

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耶趣烹之

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城臯聞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願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徵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下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薛公

故宛今尹

對高帝問

漢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將問之汝陰侯滕公薦其客薛公有籌策可問上召見問

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何謂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淮南王布發兵助楚漢王使使進書云竊惟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隋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疆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發四千



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衆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人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則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輸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仗劔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漢文帝



宋昌

會稽宋義孫中尉拜衛將軍封強武侯

勸代王入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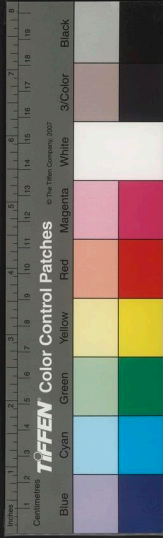
文帝初為代王高后八年后崩大臣共誅諸
呂迎立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疑
漢大臣屬意謀詐勸代王勿行以觀其變中
尉宋昌進曰

群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
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
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
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
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治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
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
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
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覲外畏吳楚淮南琅
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
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賈山

潁川人

上文帝至言



山嘗給事穎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
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
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
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
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
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
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
是也譁與呼同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
宮三百凡言離宮皆謂於別處置之非常所居也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
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
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
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
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
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
驪山吏徒數十萬人吏以督領徒以役作曠日十年下徹三泉
言深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
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羶之侈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言塊土生蓬者耳秦以



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
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
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
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廢也
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
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
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
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
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
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
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
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
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
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
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
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
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為堯舜統統治也言自美
功德治理天下
過於堯舜也縣石鑄鐘虞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世
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文武系世廣德以為子孫基無過二三十世者也夏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子名
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
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
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
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
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
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
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謏媮合苟容
此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
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辯
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
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
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
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
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
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徃弔哭之臨其
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
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為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



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
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
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
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
道三王之功也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
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
之馳馭射獵馭與驅同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
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
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
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

疋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

不事一子不事 闕其賦後二算 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

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

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

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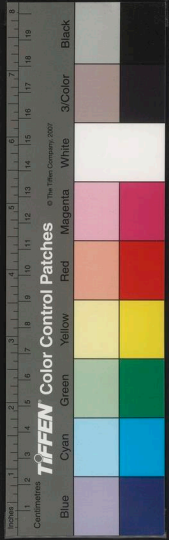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

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所以

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瘡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湏吏母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

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日齊今從豪俊之臣方正



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
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
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
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
者大臣不媿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
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
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
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
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
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慙之陛下與衆
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夫
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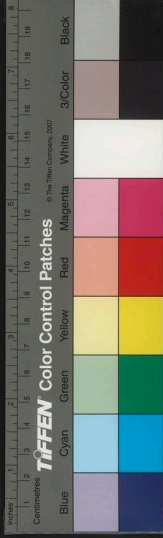
季布

楚人河東守

進文帝

季布為河東守孝文帝召欲以為御史大夫
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

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
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
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
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



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賈誼

洛陽人梁懷王太傅

上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䟽闊諸侯王借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故誼數上䟽陳時政其大略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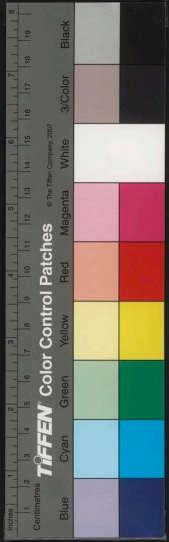
臣竊惟執事可以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䟽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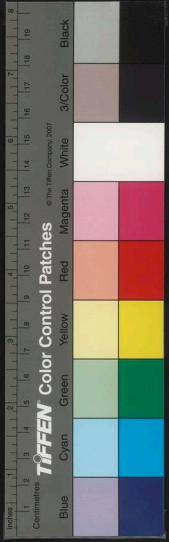


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
 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
 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
 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建立國秦大其勢必固相
 也疑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
 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親兄之子西鄉而擊
 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
 也此在反欲擊取榮陽也

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知

是况莫人諸侯權方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必安何
 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
 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
 病而賜罷彼自足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
 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太公曰日中不昃是謂失時操
 此語見今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乃墮
 六鷁六鷁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以天子
 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





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

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

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

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

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攻

室之勢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為之資藉諸公幸者廼

為中涓其次麀得舍人麀與僅同步也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

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渥厚也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

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

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

曰諉者託也尚可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

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

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

即位能為治虜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

雖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

自為者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

甚者或戴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

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制乎幸而來至法安

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

如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秦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領

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

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

蹟而動既有微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

移既古禍字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

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名事見管子而芒刃不頓者所排

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髡之所非斤則斧夫仁

我思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

諸侯王皆衆髡髡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

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

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

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

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

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

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

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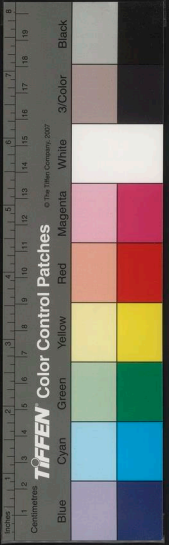


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
道醢則莫若今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
海內之勢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
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
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今齊趙楚
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
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
而子孫少者是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
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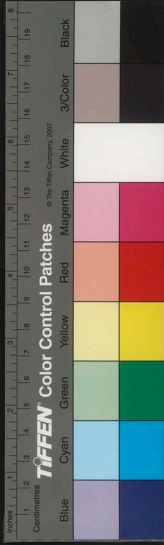
其子孫也所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
也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
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皆入於漢故云炳入也

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
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
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
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與細
淮南王謀反者

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馭赤子天
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
遺腹朝委
裘皆未有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
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



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勢
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
不可屈信一二指情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
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蹇齧蹇古交字言足蹇及交不可行也元王之子弟之從弟也今之王者
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
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
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蹇齧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
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嫪媼侵掠至不敵
也侮古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
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
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
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
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
得復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貴猶將禦寇不得復除逸豫也五尺以上不輕得
息言無小大皆當自為戰備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
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
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
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將何所窮進謀者率以為



是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
 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
 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
 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
 不肯行疆之因以漢使告匈奴也
 舉匈奴之衆唯上
 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
 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
 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
 賈僮者僮謂隸妾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褭及
 標領者隸謂之車馬裘其內之閑中服虔曰閑是上為乘車及騎從之象也

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廟則不著蓋貴之也

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縵以偏諸

之服縵音妾謂以偏諸縵者之也美者黼繡黼者織為斧形繡者刺為象文是古天子

帝一后而節之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

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且帝之

身自衣阜縑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

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

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
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
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
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
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
父糧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
公併偃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稽計也折與計校也其慈
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履
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
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

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

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道
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
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

慮非顧行也言所迫赴唯計利與不耳念慮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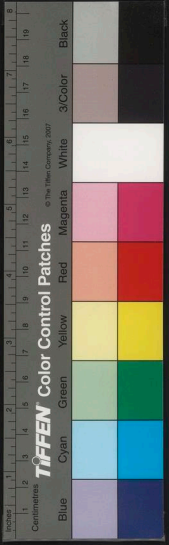
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

粟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千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

倉粟近十萬石耳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

非謂徵發於下也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此

者乘傳車循行郡國以為榮也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



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也

恬安

慮不動於耳

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

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

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不知治體則是豈可不

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

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

虛讀曰虛謂虛

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

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

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

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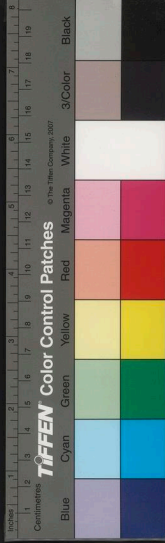
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

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

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

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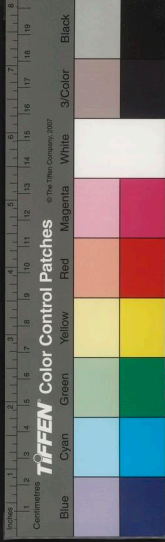
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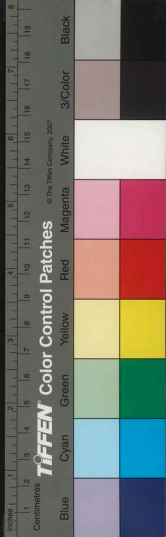
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侍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安居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惇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者讀日者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踈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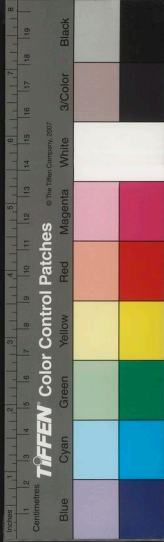
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軒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膳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磋故無大過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秦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觴而親餼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上鈴也步中采齊樂師名趣中肆夏詩名所以明有度也其於會飲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淵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



西漢書
卷之三
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首教
則化易成也聞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
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
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
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
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
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特務也凡人之智
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大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
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
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
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
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
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
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
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
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
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
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於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



以使民善者或異立道之以德教或政以法令與罪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政之以法令者與法令極而民風哀政樂政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典政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他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陞九級上廉遠也則堂高陞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下力為故其尊不可及也里



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比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
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
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啓其芻者有罰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
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
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
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
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
劓髡削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下被戮辱者
不泰迫乎庶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
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
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
之藉也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
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
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
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
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
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



嘗寵死而死耳。人告

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

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繫而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與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頓頓亡耻。頓讀日純集詬亡節。集詬謂無志分也。集胡結反。詬音后。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

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

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

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

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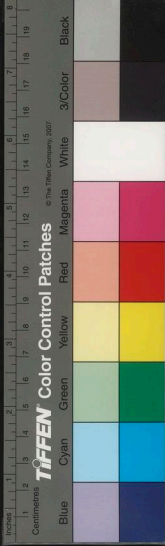
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

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為之

諱也。故其在火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鞶纓

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諱。請室請罪之室。上不執縛係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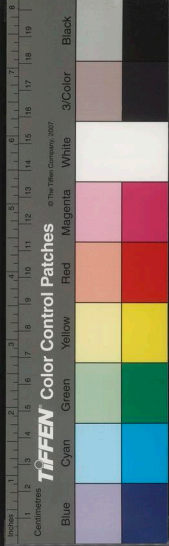
而行也其有中罪者甘 忘目地上不使人頸繫而
 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
 使梓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
 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憲嬰以庶耻故人矜節行上
 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
 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
 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
 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
 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
 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

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其群下則人皆

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
 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託不
 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庶耻行禮義之所致
 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火行故曰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貶

堯子曰令廉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
 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
 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士



之治天下至繼至悉也。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未
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
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
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
不兩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
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
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十里之旱國胡
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
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
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
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
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
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首且
人恣而不制豪埴而大。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



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也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庶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于適足以為餌豈
 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
 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
 不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蠅毛而起以為不可故
 斬斬與艾同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
 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立之也畢以為王而天下
 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

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
 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
 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
 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
 後割淮陽北邊一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
 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
 謀梁足以打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
 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
 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之天夫秦日夜苦心勞力



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

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

成六國之初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熟視而
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孺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
臣聞聖主言同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
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

上必將復王之也 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
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
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

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

建之子也 大父即祖 謂平上 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 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

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骨因為俱靡而已
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

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子一心也予
之眾積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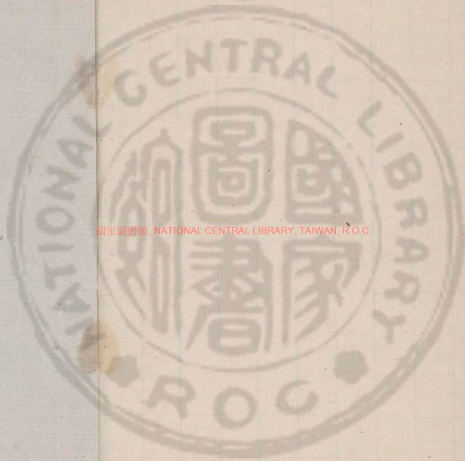
有割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
也願陛下少留計



西漢書疏卷之一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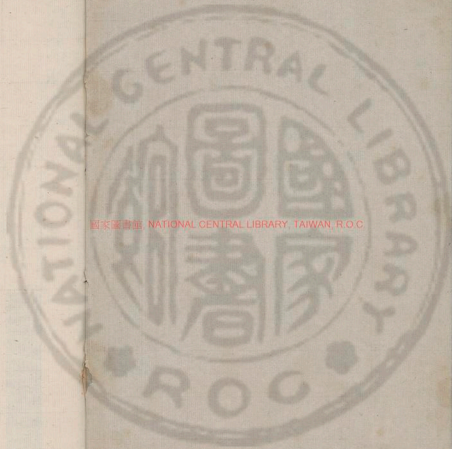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29 v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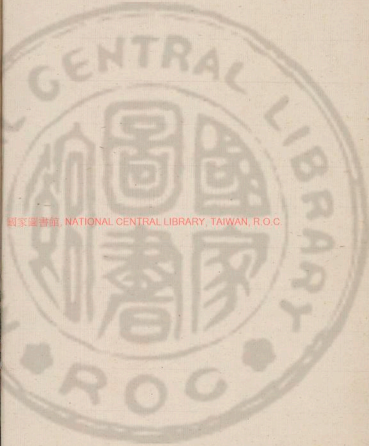
西漢書疏卷之二

漢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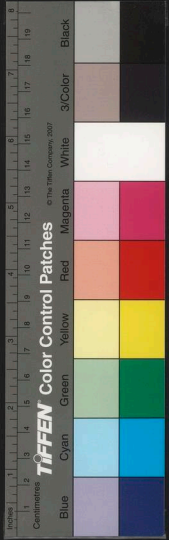
晁錯 潁川人 御史大夫

上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不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匈奴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凡屬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
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繇與安
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
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
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上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
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
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
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十兵
不
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袒裊肉袒也弩不
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
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
士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



將不知兵以其主守敵也口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
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
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
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
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霍勞飢
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
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
射䟽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
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
驍發夫道同的則匈奴之黃筍木薦弗能支也下馬
地闘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
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
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
為小以強為弱在倓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
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
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
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
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



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
之兩車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
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
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
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
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
其勢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
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

獸毳毛其性能寒

能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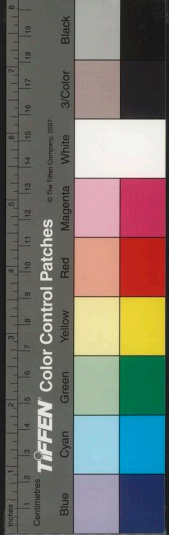
楊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踰

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工戍者
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
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墮賈人後以嘗有市
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
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
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
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
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
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



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石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墮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壅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离南晦晦古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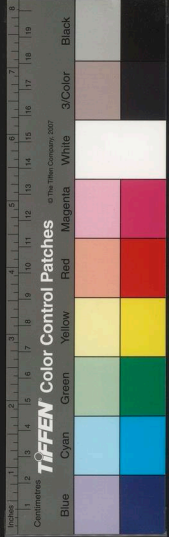
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隴石布渠荅渠荅銹蒺藜也隴石城上雷石也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今居之臯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



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
 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
 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
 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
 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
 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
 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
 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
 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
 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
 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
 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
 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
 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
 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
 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工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



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夏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袁盎

楚人
中郎

諫文帝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曰

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騎倚由邊欄猶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張釋之

堵陽人
廷尉

諫拜嗇夫

文帝詔釋之拜虎園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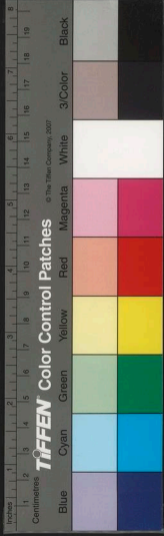
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
豈數此嗇夫謀謀漢書作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
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
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水響舉不

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論犯蹕法

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山乘輿馬驚
捕屬廷尉治之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文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今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
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
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
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馮唐

安陵人車騎都尉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文帝問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掇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遺選車千三百乘六輕有選較騎萬三千較騎張百金之士十萬輸其

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一本作西抑疆去

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

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開是趙上龍臣泰多與開金使

為反今顏聚代之漢書作最本齊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

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

卒私養錢五日一推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

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終日力戰

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

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田叔 趙陘城人 魯相

對文帝問長者

文帝召田叔問之曰父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曹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平戰死者數百人長者罔殺人乎叔叩頭對

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雖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放之所任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敢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鄒陽 齊人



獄中上吳王書

陽事吳王濞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之王下
陽獄故陽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
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
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盡其計議願王知之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
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

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

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

干剖心子胥鳩夷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鳩夷之革浮之江中臣始不

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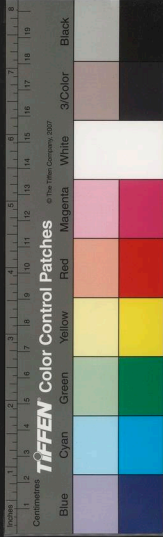
軻首以奉丹事荆軻見樊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持其

袖右手搥其背於期從之自剄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

存魏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

累逐自剄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

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



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

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

白

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若

之選拔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

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駝

珍奇之味

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

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

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臍脚於宋卒

相中山范睢捐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

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申徒狄諫而

河徐衍負石入海

徐衍周

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

之以政窳感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

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

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

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

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

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强威宣此二國豈拘於

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



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今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寺人勃鞞也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冲管仲何則慈仁放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楚之處士也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

悔之也三封相而不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

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聘迎

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

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

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

跖之客可使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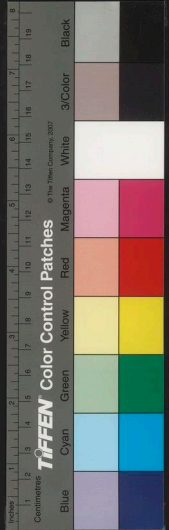
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

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

相盼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

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

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積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



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后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學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皁食牛馬器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世不用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水之上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恢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緹縈

大倉今淳如意女



上文帝書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非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

漢景帝

鄧先

諱者僕射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景帝三年吳楚反袁盎說上誅晁錯鄧公擊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晁錯亡吳楚罷不鄧

公曰

吳王為反數十年今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怨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晁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一戣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枚乘

字叔淮內人私農都尉

奏吳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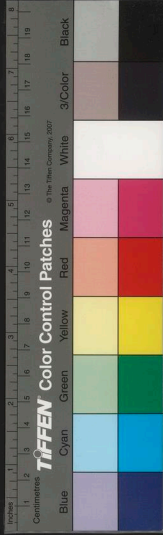
乘初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為逆也乘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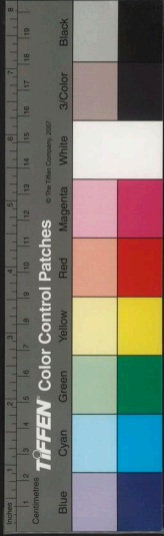
書誅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
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
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
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
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
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
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
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
絕於天不可復壯墜入深淵難以復出齊東郭亥欲

國今于士也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
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
絕其高墜入下深其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微能
危必矣亥曰台已矣
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
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
上壽敵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
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
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
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
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滄寒一人於



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知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
 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揚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大。加百中焉。
 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
 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彈極之統。斷幹。統古鏜字
彈盡也水
 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
 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
 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摧而
 孤。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
 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苑也游曲
 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以海水朝為池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
 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
 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
襲水戰者襲大
 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鑿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
 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
 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
 大王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



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
願大王熟察焉

漢武帝

董仲舒 廣川人
膠西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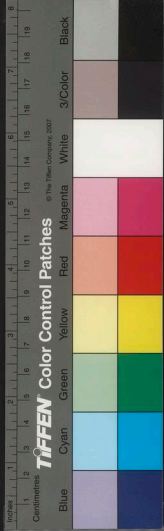
賢良策一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
舒以賢良對策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
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
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
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再上書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柞之塞
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無忌帝總五國
却秦有地實也明
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
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
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
之義而南朝羌柞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



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
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
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言董譬猶蠅蚋之附群
牛腐肉之齒利劔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
諸侯頌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
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
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
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
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
先出災害以謹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選讀詩曰夙夜匪懈懈怠書云茂哉茂
哉茂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與
由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
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
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



西漢書
卷之六
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聚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德



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
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
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
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
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
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鍊唯冶者之
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
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月也正次王正次春解春
春王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

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
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
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
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長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
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
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
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謂年首也此
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
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
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



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
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
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
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
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
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
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
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
大豐羨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
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
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
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
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
立而奸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
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
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



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
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
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
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
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
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
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
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
有以亂淪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益其遺毒
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不

通志傳之言為麗心
不則德誼之經為頑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

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
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
生今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
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
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
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
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
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



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
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
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
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
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衆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
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
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
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
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
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謂若鼓方叔播鼓武少師陽之屬也事在禮樂志

天

下眊亂萬民不安

眊不明也

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

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
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



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
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
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
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
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
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
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
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
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
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
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
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
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
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
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
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
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不必免而犯惡未必刑也是
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
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憎酷之吏憎痛也音



已

卷

新

千慮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

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

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

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

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

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夜郎西南夷也康居西域國也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治王心未加焉曾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

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

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

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

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

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

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

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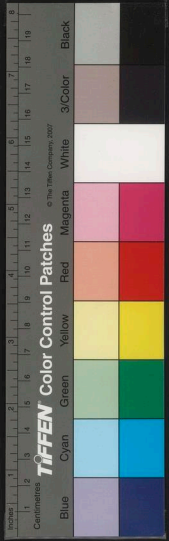
良文學之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

詔書也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

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

於下或不舉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



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
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
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
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
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
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
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
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
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
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其所貢
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
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
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
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
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始
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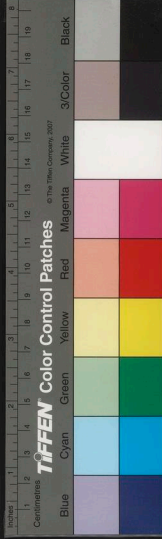
天子又
復冊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
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
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
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
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
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
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
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
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
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
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
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



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
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
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
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
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
也卅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
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
非一日而顯盖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
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
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
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
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非明睿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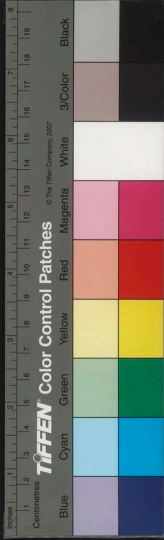


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
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
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
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
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
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
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
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
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
裨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
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
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
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裨當用此也孔子曰殷
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
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
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
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
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
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
世者其道變今漢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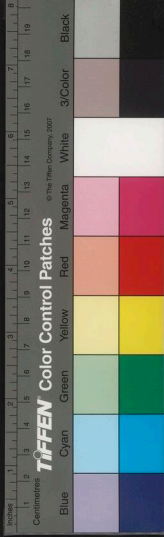


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庶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

所繆盤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公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日削月朘股音寢以大窮富者



奢侈美濫貧者窮極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改則民
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
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
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
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
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之其家見織帛怒
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荼愠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
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奪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
皆知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
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綏於誼而急於利亡推
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
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
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
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
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
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
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
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
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
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
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
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對既畢天子以
仲舒為江都相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
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
以田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
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
者亡立錐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
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
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復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三仁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為賢其比三王猶砥砮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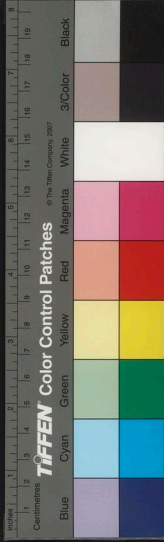
郊祀對

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修學著書為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

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仲舒治春

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天子之禮啖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以夏之孟春祈穀于上帝禮于上帝郊故謂之郊魯以河公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魯皆用辛日上辛不吉則卜中吉又不吉則卜下辛所謂去事先日禮三年喪不祭也若以冬至則不當卜此說為長



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尊於人也王制喪

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綽而行事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

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握謂長不出膚春秋曰魯祭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公羊

魯祭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牝群公不毛注曰牡殷牲也騂牝赤春周牲也不毛不純色所以降於尊祖

帝牲在滌三月牲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

月滌者養牲之官名也養之三月而牲成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巳駒

犢未能芻秣之食莫如今食其母便扶謂日食粟料有品以養牲之

芻秣飼其母臣湯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

仲舒對曰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騂牝群公不毛周

公諸公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

幼而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

漸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

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有

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舒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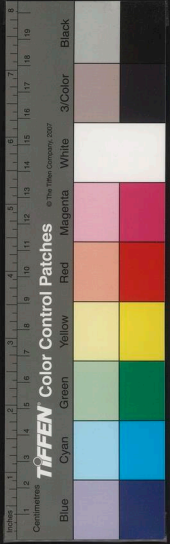
子祭天地諸侯祭土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魯祭天諸侯祭土注土謂社也

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王遂及聖

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成王令魯郊

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郊何用臣仲舒

對曰魯郊用純騂牝周色尚赤魯以天子命郊故以



駢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
 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
 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
 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
 不亦不稱乎臣仲舒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衰賜骸
 骨伏陋巷陛下乃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
 愚陋曾不足以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主父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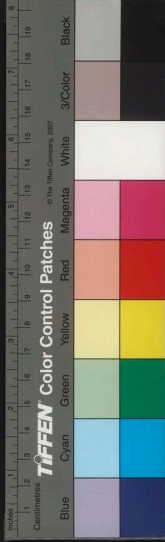
臨菑人

諫伐匈奴如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
 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
 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
 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
 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
 古者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
 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
 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
 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
 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蹊



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殺而守也勝必殺之若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腫在東萊音鉗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立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關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而得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及虞夏



殷周固弗程督念口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覲虞夏
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
所疾苦也且夫兵火見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
之民靡敵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它
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
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今存亡在
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徐樂

趙人
中大夫

上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
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
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
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
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
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
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士民然不能西壞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
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



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
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
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
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
未有天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
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
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
察也問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
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妥其處
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
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
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
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
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惟
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
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
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作
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
世隆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期也臣



聞圖王不成其敵足以安安別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終軍 濟南人

白麟奇木對

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 每足又

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群臣終軍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葭葦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闔王仗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

薦居 薦音祥屢也言隨畜以牧屢易故居也左傳戎狄荐居是也禽獸行虎狼心

古未能攝大將軍東鉞單于犇幕騾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

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刑

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法聖明而不專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

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

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恩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亦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



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符取以
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
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
改定告元苴白茅於江淮修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
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豸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
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
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
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
而談之耳

朱賈臣

字翁子吳人
主爵都尉

上言破東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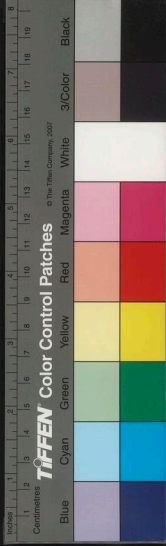
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
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
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

王褒

字子淵蜀
人諫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綽被毳者難與道絕絛之麗窳羹藜哈糗者不
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
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三愚極陋
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然敢不略陳愚而抒



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石好之要在乎審

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

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

分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

其鋒越砥斂其鏐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彗泥畫

塗彗帚也泥泥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如此則使離

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

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

行凶尚膚汗人極馬饑良至駕齧駮驟乘且良馬低

且郵故曰蓋郵駕則王良執王良郵無加字伯韓哀

附興韓哀韓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履

跟追奔雷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

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煥襲貂

狐之煥者不憂至寒之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

嘔喻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

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

之勞故有圉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

功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

而君不納之况人於九九者乎於是拒少設庭燎數之書若今筭經由此見之君人者勤於承賢而



逸於得人臣亦然昔管者之才遭遇也固爭陰策

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愴誠則上不然其信途仕不得

施效斥逐又非其愆走故以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

鼓刀鼓刀謂屠牛於朝歌百里自微百里自微謂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

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

關其忠任職待行其術云卑辱奧濶而升本朝離疏

釋躄而享膏梁剖符錫壤釋躄而享膏梁剖符錫壤而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

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尹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虺

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螭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虺埃秋螿蟄出以陰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一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

平主聖俊爰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

臯陶伊尹昌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

益章雖伯牙操逸鍾逢門子彎烏號猶未足以喻其

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

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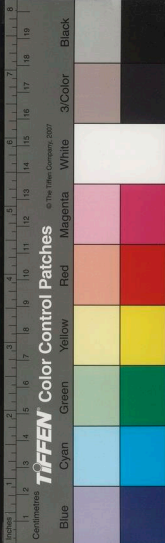
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臣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

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

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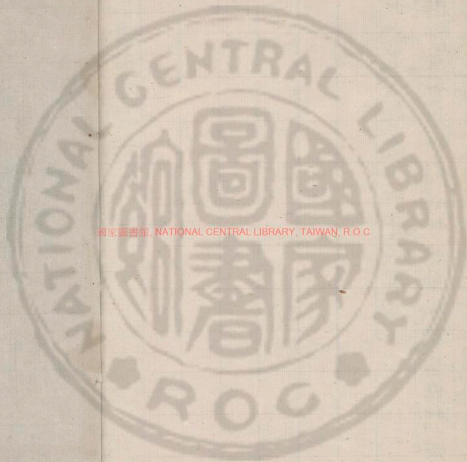
優游之望得遵迥自然之免於災為之場付徵自



西漢書疏卷之二 終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年
彭祖响噓呼吸如俯仰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仁乎其以寧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30 v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疏卷之三

漢武帝

東方朔

平原厭次人字曼倩
大中大夫給事中

諫起上林苑疏



上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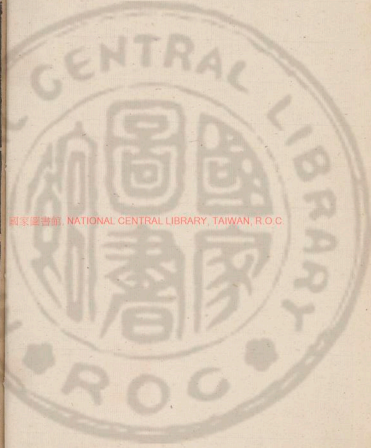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項畝及北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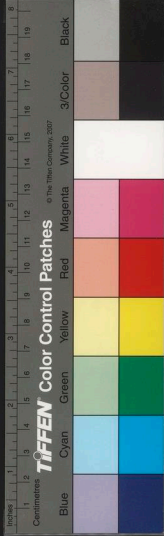
山又詔中乃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

鄩杜之氏吾丘壹

上大悅稱善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傍進課日

臣聞謙遜靜懿六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
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之臺恐其不高也弋獵
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
為苑何必蓋屋郭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
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
有河渭其地從沂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
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
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
石金銀銅鐵豫童擅拓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
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黍粟桑麻竹箭之
饒土宜薑芋水多鯁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
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
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土乏國家之
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
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
狼之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
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
東西車駕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
危無隄之輿也不可三也

苑之大小不血也



非所以疆國宮人也夫也

天子之宮而諸侯也

王起董華之臺而夷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
大願

化民有道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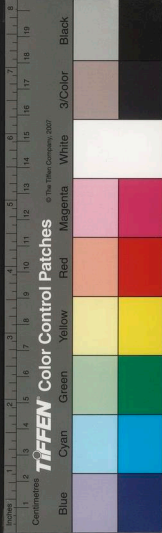
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
從容以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

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陳
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者老皆聞見之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絛足履華鳥以韋帶劔莞蒲為
席兵木無刃衣縵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
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
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
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繒罽宮人簪璫垂珠
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禁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
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
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
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
之隆宜可與比也矣易曰

小人萬事理失之毫



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

公孫弘菑川人

丞相

賢良策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後推上弘弘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對武帝賢良策問治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過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過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遠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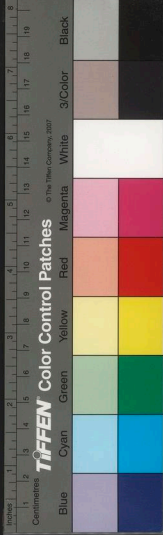


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
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
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
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
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
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
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
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
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

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
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
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殺於上
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
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早桀之餘烈
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
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
事之紀臣私愚慙不足以奉大對

司馬相如蜀成都人字長卿

諫獵



相如私工至長楊獵天子方好自擊熊羆純
逐野獸和知上跡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

秦戎王力士舉龍文鬲者

也捷言慶忌

吳王僚之字

男期育育

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

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
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
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
是胡越起於較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
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

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

禮儀論云無銜檄而禦捍馬是也

而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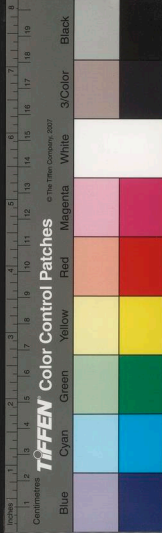
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
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
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
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
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

幸察

吾丘壽王

光祿大夫傳中

議禁民挾弓弩



丞打少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
以為禁民毋行拔弓弩使上下其議壽王對
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
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
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
內抗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
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器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
可勝數於是秦蕪天下廢王道立私意滅詩書而首
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

刃其後民以耰鋤箕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
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

俊材興學官二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言此并議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

二十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

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有四方打禦之事孔子曰吾何執執

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

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不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



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遇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誠服焉

韓安國

字長孺梁城安國人御史大夫

議和親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欲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為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敕執必危殆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唐家中郎

上書請通夜郎

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舫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



壺關三老

上書救太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堯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

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薨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絕而不通太子進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寬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



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諧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惠太
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

司馬遷

子長大
史令

上言救李陵

上聞李陵敗降匈奴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
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遷上言曰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
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
之臣隨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百
深輜或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
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
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
欲得當以報漢也

伍被

楚人子胥後
淮南中郎

諫淮南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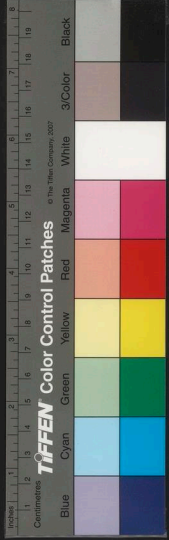
淮南王安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王坐東
宮召伍被與謀被悵然曰王復安得此亡國



之語乎臣聞子胥陳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
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
荆棘露靈衣也王怒繫被父母三月復召曰
將軍許寡人乎被諫曰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
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
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
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
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
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

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
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
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
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
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
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
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
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
若振女童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



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
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
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
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
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
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
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
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
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早
之望兩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

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

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公祭酒禮飲酒必祭
示有先也故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

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

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寶金帛賂諸
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

大梁敗於狐父在梁碭
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

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
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

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



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日元大王事必不成而
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非心於是作麥秀之歌
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子西子曰紂貴為天子
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
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在示千乘之君必且賜
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宣帝

魏相

字弱翁定陶人
丞相封高平侯

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王者敵加於已

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
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
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
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
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
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
陰陽之和也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旱之變因此



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猶薄水旱不時案
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
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
更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
侯及有識者洋議乃可

上從相
言乃止

表奏陰陽月令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
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

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至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

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

帝乘離執衡司夏

兌執矩司秋

權司冬

司下土

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

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



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
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
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
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
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
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
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
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
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
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
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
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
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
請法之中謁者趙充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
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
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
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晁錯時為太子家令
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
竊恐詔令有未答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



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路溫舒

字君長
鉅鹿人

上尚德緩刑書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

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諸曰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夏

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并曰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王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永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



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
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
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
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譽毀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
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鬻古書曰與兵殺不
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司不然上下相欺以刻為明

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
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
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
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
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
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周悉致之法中蓋奏當之成雖咎繇
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
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
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義不入刻



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舍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穴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趙充國

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後將軍

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芟乾藁也藁禾稈也石百二十斤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項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



上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兵

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踈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

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

无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謂羗受充國之言解相告諭也羗虜即羗賊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

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墜古字貧破其衆以成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
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
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村繕治
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
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阻速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
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
开小开皆羗種在河
西之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沿湟隰中
道橋今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諱
中從枕席

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
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役臻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克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
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并开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東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壘木樵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說文解字云校材四也亦謂以才相貫遮關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聞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上崩歸德宜不火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

計所以度虜且必死詳耐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日猝臣聞戰

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直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竄

曰但即今同是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

往終不見利空內自能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視讀曰示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

如是絲後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澹古贍字臣愚

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成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羗



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
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
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
媮得避嫌之便媮苟且也
謙亦媮字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
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
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

王吉

子陽琅琊阜人也
人博士諫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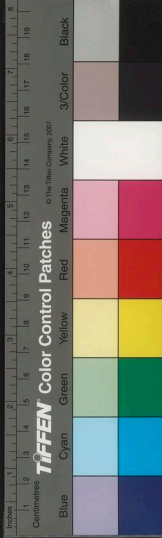
諫昌邑王游獵

魏

初吉來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惻古
但字說曰是非古
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今
者大王幸方與縣名音
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
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昔召
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
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銜馳騁不止口倦



乎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瘁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

被塵挨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

薄侵與假同言遇疾風則假肅也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

非所以全受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

廣夏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

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

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檄之間哉休則

俛仰誠信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

臧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

意如此則心有克弊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

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

思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

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

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

懇願大王察之

上疏言得失

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而上躬親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於前惟思世務



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撲日銷恩愛寢薄也寢漸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馭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



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張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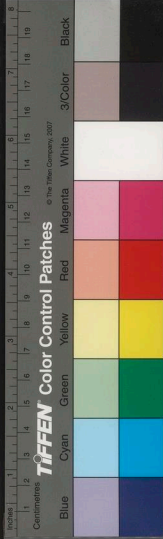
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京兆

上孝宣帝封事

宣帝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墓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

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眇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今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
心度之大小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
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
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
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諫王太后游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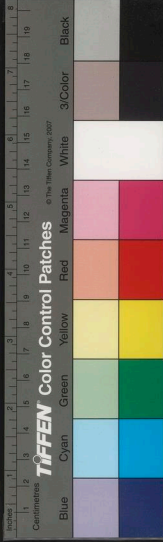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秦昭王后
也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莊王姬也
非惡甘膏牛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將

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毋出門則乘輜軒下堂
則從傅母輜軒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
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從讀日縱今太后資
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
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
今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

奏黃霸議聞神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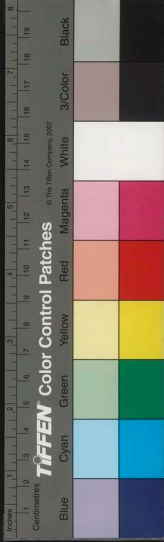
張敞舍鴉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
以聞敞奏霸曰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



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
女異路道不捨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革先
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
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共為之也長吏守丞對
時臣敞舍有鴉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
數百人遣吏多知鴉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
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
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
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
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

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
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
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
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
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
行讓畔異路道不捨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
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
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敞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
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
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



世宗
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
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

龔遂

字少卿
平陽人

對安渤海

丞相御史舉遂上以為渤海大守宣帝召遂

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其何以息其盜
賊以稱朕意遂對曰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
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
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
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
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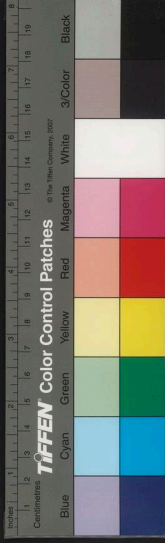
蕭望之

字長倩東海蘭陵人
御史大夫關內侯

對災異問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上疏願賜清
閒之宴以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
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畸問狀無
有所諱望之對曰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
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
家盛者公室危本心樹之本株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
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
廢矣

上疏言諫官補郡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
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遠為郡

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
所謂憂其禾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
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
機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
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急成康之道其庶
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對滅匈奴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因欲舉兵滅之詔遣
韓增張延壽楊惲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



對口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

其不伐喪

工匄晉大夫
死宣子也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

動諸侯前

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弟順也

遣使請求和親

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

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

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

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

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上辛甘泉郊泰畤禮畢因射獵廣德上書

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

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

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鄭昌

上書訟蓋寬饒

諫大夫鄭昌懸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

當意而為文吏所抵挫上書訟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外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無名氏

為徐福上書

初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報後禹山等謀不執事

竟禹要斬夫人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

氏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廢處昭臺宮封

告者皆為列侯至是人為徐福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皆以功次坐而不錄言出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



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
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
功唯陛下察之

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太子官屬對

上以平恩侯許伯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
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
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
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霍光

字子孟博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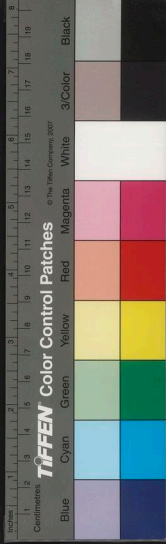
謝昌邑王

昌邑王既廢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
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
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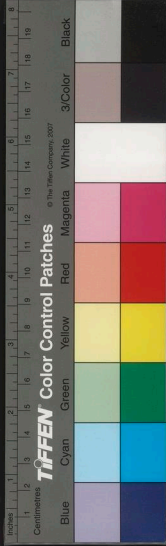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貢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
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甘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
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
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乏餒
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
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禁秣馬酤酒貯
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
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
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溲
被災害民餓死於道路二十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
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菟未平師
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早圖其備唯陛下留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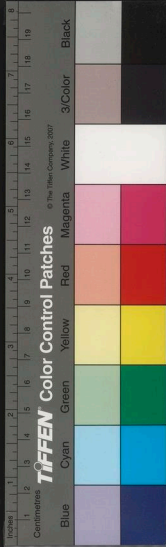
西漢書疏卷之三

© 2007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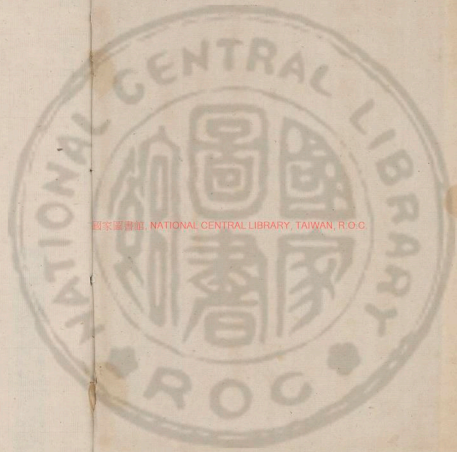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31 v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疏卷之四

漢元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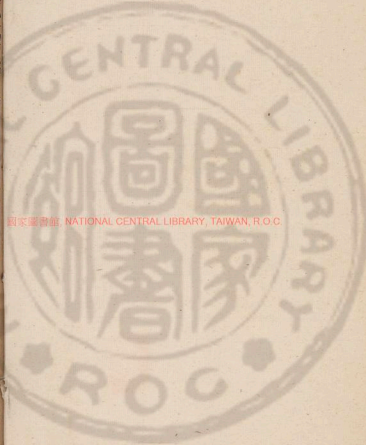
劉向 字子政漢宗室散騎宗正給事中
條災異封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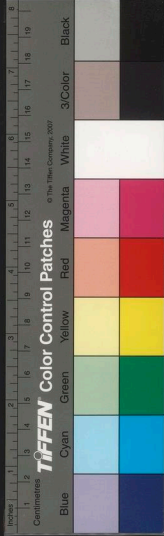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

西漢書

卷之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聞舜命九官

尚書禹作司空稟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夔龍

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四郊雜選衆賢

罔不肅和雜選聚積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

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

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

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

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

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麩釐麥也始自天降

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

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

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

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免彊以從王事則

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噉噉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

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

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
 沸騰山川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萬岸為
 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憐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
 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
 蕤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
 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謹不言來奔
 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傳曰尹氏
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諸侯背畔而不朝
也曷為疑讖繼卿繼卿非禮也

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也

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隄二彗星三見夜常星
 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

隕墜六鷓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短域

尾狐也鷓水鳥也蜚負鸞 晝冥晦雨木水木水者氣着樹木結為水也 李梅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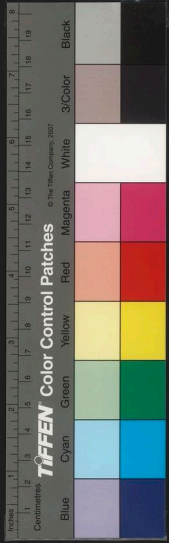
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霽靈

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螽螽並起螽千猶 當是時

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

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賀

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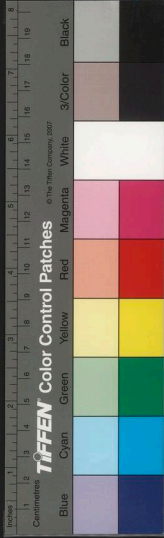


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夾乖刺

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諧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



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
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
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
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
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暉聿消與
易同義昔者繇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
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
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
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
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

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
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
守善篤也易曰澳汙其大號言號今如汙汙出而不
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汙也用賢未
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
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汙
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
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
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小人
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



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位則引其類在下位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吞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郅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為內附漢遣衛丁馬
谷吉送之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漢遣使
華至康居求吉等死也吉尸郅支困辱使者不
肯來詔時陳湯使外國久之還西域副校尉
與戊已校尉甘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
斬單于首得漢節二及吉谷等所齎帛書凡
斬閼氏太子名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
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既論功石顯匡衡以
為延壽湯善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
上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邀幸生事於蠻夷
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
重違衡顯之議議又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
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
搆城郭之兵搆總持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
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
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
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



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
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
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
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
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
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
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
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
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凡多受祉來歸自
備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
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
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
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
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公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為
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
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鼓
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
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
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
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
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
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
長羅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切痛
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侯應郎中

罷邊備議

竟寧元年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嬙賜單于
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
之無窮請罷邊備天子今下有司議議者皆

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
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
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
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
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
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
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
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



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天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
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
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
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
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以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
四也近西羗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
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有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
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仁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

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
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
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
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
治功費又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
以一切省絲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
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聞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賈捐之

字君房賈
誼之曾孫

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更叛連
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
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
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

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聖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
死竭卷卷卷與
卷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

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

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

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

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

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

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

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

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

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



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
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
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
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
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
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
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
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
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校謂

廼採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
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
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
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
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
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
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
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
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



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準夫婦至嫁妻賣子
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惰
惰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
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
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
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浴和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
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
蟲蛇水上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
珠犀瑇瑁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
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
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
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
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
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血關東為憂

匡衡

字稚圭東海人
丞相封樂安侯

疏政治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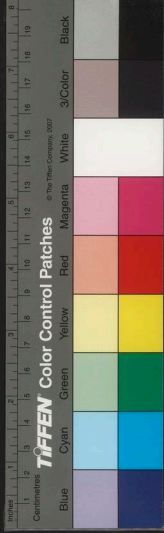
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

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待
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
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
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
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
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綏之以安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
辟之意縱網紀失序踈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
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以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
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
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
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
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
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
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
上克暴戾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
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





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風大

之篇曰禮褻暴虎獻於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汝言

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

人愛叔故請之曰勿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秦穆公

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

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

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晉侯

好儉而民畜聚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

而積財也大王躬仁邠國貴恕言化大王之仁故由

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忤害不讓

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

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

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

保乎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

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
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
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
關東連年飢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

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
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
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
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
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
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
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
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
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
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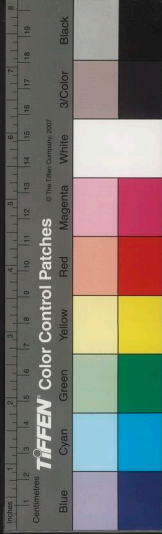
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
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音扶目又是以群下更相
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
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
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
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
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
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笨闇少見
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

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大者戒於遺
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
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
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
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
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
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
適謂日嫡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一先故所以統人情
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古子冠乎詐禮之用
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古明嫌疑也非虛加



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典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詩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貢禹

字少翁
平鄉人
御史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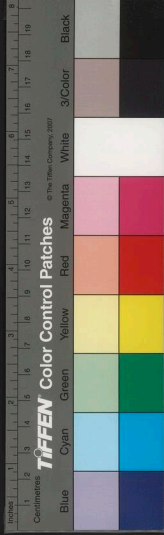
上言文書

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

已問以政

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廢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無珣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於主上綺古袴字主上時臨朝入朝衆人不能別異甚非



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土人及衆庶窮困皆
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
臯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六減損乘輿服御
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
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及諸陵園女
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
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池以為田獵之囿
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
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
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
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
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
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上言除贖罪法

孝文皇帝時賞廉絜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
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
誅白明也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
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
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遠從者欲
從讀曰統者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在法者責罪



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自亂民貧盜賊並起亡
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薄能
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
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
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諄遠而勇猛者貴於
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
史書而士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
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姦家富執足日指
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
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

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直

賢相守崇財利

相諸侯相也
守郡守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

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
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
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
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四海之內天下之君
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
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
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見於決流抑隊自成
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見



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不義也
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
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
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
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
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士伍尊

先嘗有爵經齊兒之而與上
幸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博陽侯丞相丙吉薨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為
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郡
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
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
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
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
官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
屬郡縣也誰如人名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
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
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亞養數月乃遣組
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
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歾使臣尊為青門皇



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微所不得今只夜去皇祭
 敖盪數奏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
 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誠其仁
 恩內結於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
 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
 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微卿組微卿皆以受田宅賜
 錢吉封為博陽侯臣等不得比組微卿臣年老居貧
 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後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
 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
 德

京房

字君明東郡頓丘人

上封事一

元帝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
 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三上

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
 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愚陛下雖行此
 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
 已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功也



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以願歲盡垂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漏水為災至其七月漏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漏水已出道人當遂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當而死臣猶言也平入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至陝上封事三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羸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還風暴風也風為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以邪陰同力而太陽



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聖亡之白廟出仁良
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
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
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
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
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夫朝稍遠太
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
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願陛下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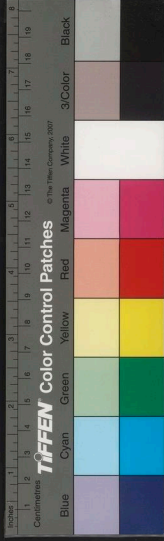
翼奉

字少君下邳人
博士大夫

請徙都疏

上延問奉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滄
陰及諸寢廟不以親踈迭毀皆煩費違古制
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不改其本難以未正
遇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
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
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
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
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
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其至今猶下言不



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足

既多福也

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
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
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
颺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北千里
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
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陛下共已無為按成周之
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
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置居而改作故願陛
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

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
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
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
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
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
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
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
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以突變一如



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
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懼而戒萬分之一乎
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
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
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
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太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
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秦災異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
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
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
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
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
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
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
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關遺寵省不急
之用賑救困貧賦醫藥賜官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
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竊學齊詩聞五際
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

丁卯月行與



極陰生陽反為大旱其則有火災春也

六 七 矣

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
居守寡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

唯陛下財察

諸葛豐

字少季 郫人 司隸校尉 秩光祿大夫

上書欲治權幸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

客犯事與章相連豐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章私出豐駐車與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

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歸乞哀於天子也豐亦

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

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

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

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

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

就斧鉞之誅也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

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

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

邪穢濁溷之氣上惑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

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耻之已 六 八 欲



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
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告書令竟賜臣豐書
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
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
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再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
殺於弟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叔武弟而殺
於兄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
公成陳疑叔武而先期入武叔將沐夫以四子之行
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
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
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
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左將軍封武陽侯

諫易太子

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
平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皇后太
子皆憂不知所出冊



內頌首伏青蒲上涕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繁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平當

字子思平陵人光祿大夫關內侯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三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歲

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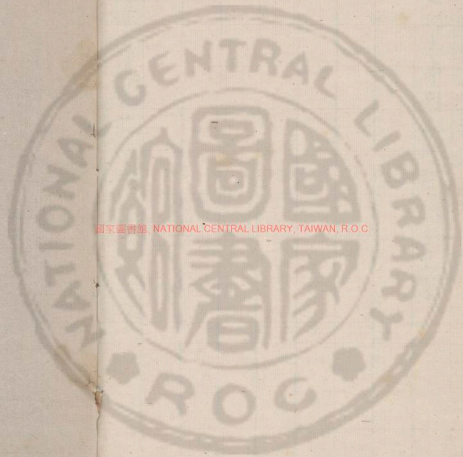
西漢書疏卷之四 終

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沮後嗣所宜尊奉以廣德

釋古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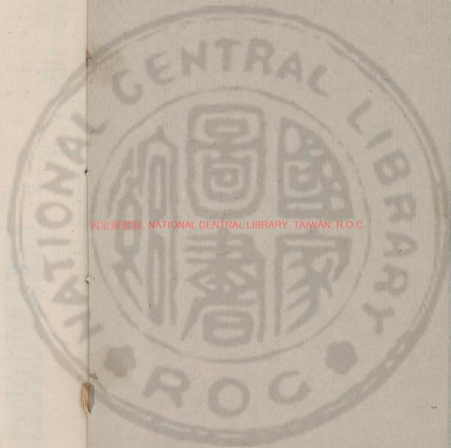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32 v7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漢書四疏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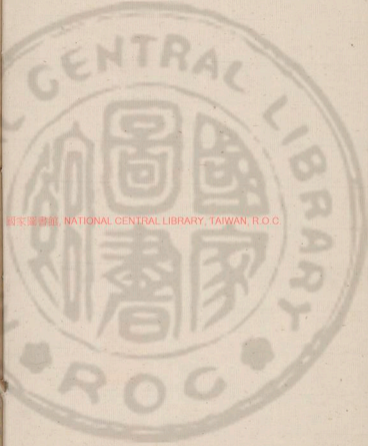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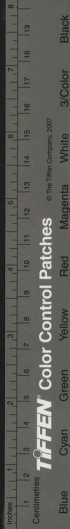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宴以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箴箴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
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又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
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後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
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
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
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以
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
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
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
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
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
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
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
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
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
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
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



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
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
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
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
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
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議郊廟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
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裡六宗望山川徧群臣之義
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
塵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止象於古臣聞郊紫壇
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娛天
神歌大簇舞咸池以娛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橐稽其
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
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
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
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議定南北郊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使各悉心
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令於



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

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劉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覺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



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
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
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
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
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
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二世壽於望
夷之宮閹樂
以兵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
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
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

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
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
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奇治身私而
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
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
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
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
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
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



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洪武
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
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
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
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
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
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
孫守持宗廟而今國祚移於外戚降為阜隸縱不為
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
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
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
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
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
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
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
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為
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
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
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
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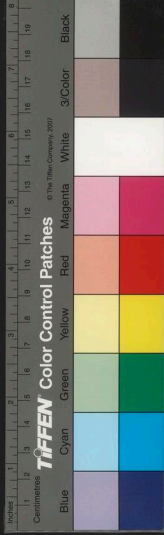


諫起昌陵

帝營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奉

奢向上疏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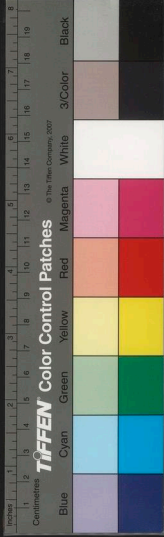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躬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萌與何以勸勉也同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夫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



之葬者厚衣之以薪減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
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
葬會稽不斂其列啟湯無葬處謂不見傳記也文武周公葬
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擣里子葬於
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
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奉命順意而薄葬之
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
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
之人也不可辨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
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
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
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
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
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
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
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相司馬
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
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
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



昭嚴裏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戚咸盡發掘暴露
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
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
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
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
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
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
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
照求羊失火燒其滅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
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
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
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由是
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
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
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
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
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侈之
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
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
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



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
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為有知發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
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
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踈達蓋世宜弘漢
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
君競為奢侈比丘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
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惟陛下上
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
知穆公延陵樽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羨
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靈
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宸庶

韋玄成

字少翁鄉人
韋賈子丞相

議罷郡國廟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由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
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
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
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



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

谷永

字子雲長安人 大中大夫

應詔策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車對

后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細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奉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

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

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

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食癸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

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

陛下志在閨門未恤政事不慎舉錯屢失中與

婁古婁宇

真讀曰歟

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

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

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

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



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
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
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
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
之笑笑古笑字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
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
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
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
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
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

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

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

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

屬鏡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捐妻黨之權

未有閭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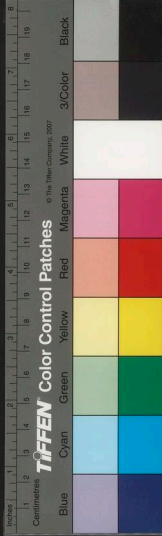
右昔龍箚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

事誠敕正左右齊粟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

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

驕恣之過則左右肅艾肅敬也艾治也群僚仰法化流四方

經曰亦維先王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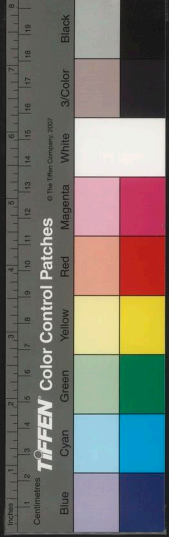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
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士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
以呈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
之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敵傷之憂比周邪偽之
徒不得即工也工官小人日銷後艾日隆經曰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歲事俊又在官未有功
賞得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
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上一夫大呼而海內
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
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
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免以
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
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
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離上之心
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
也臣聞灾異皇天所以謹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
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
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
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灾異鋒起小大平具

西漢記

卷之五

七



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
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
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
唯陛下留神

上疏訟陳湯

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居王侍子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

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庖席而坐于玉楚大

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

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趙有廉

頗馬服疆秦不敢窺兵井陘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

之西界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

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聞鼓

聲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内侯陳湯前使副西

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愍億義

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
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
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
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



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纖介之
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
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
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
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大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
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鞶鼓之聲不察
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以庸
禮待遇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

論神恠

臣聞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
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道五經之法言而
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詞及言
世有僂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與經輿遠古登遐倒景
在日月之上故其景倒覽觀縣圃浮游蓬萊崑崙九成上有縣
耕耘五德朝種暮穫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
此地而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黃鑄黃金也道家
耕耘也作黃堅冰淖溺方士許以藥石若陷水化色五倉之
金也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
術者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皆姦人惑眾挾
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



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剗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王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夫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見尊盛至妻公主翁位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學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上疏請勿治梁王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



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
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
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効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
亡益於治道汗蛟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
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
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
足以厚聘美女致招妖麗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
事者廼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
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
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畢宜及王辭不
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
効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䟽之德
為宗室刷汗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
不治

薦用辭宣

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劄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
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
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赦後餘盜賊什分



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
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
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
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
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
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
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杜欽

字子夏
議郎

上疏訟表世功

馮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鄯

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

前功曰

前蒞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
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
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故不得侯今匈奴鄯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
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
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鄯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
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
壽為禍于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



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
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
命殊俗威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
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

應詔對策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
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
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
以經對杜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
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
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
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
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
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
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
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
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尚質周因殷尚文今漢家



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議勿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王伊邪莫演等壽獻

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禮稱臣列為比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賞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



令單于自跡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
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直責來責也此
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
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譙玄

上書諫專寵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
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
屬望而不惟杜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於所
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臣聞之
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世倫則
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如世嚴之儀
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轍下而賊亂發於左
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自均九女之
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朱雲字游魯人博土

請劍斬佞臣

雲初為博士坐減死為城旦遂廢銅終元帝
世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



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尚方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八千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劉輔

河間宗室
諫大夫

諫立趙婕妤

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諫曰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氏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



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辛慶忌

字子真
左將軍

諫擊劉輔

劉輔諫立趙婕妤為后帝收輔繫掖廷祕獄
群臣莫知其故辛慶忌上書諫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警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親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



銷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諫殺朱雲

御史遂將雲去度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

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郭彞 都護

上言請歸康居質子

元延二年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

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彞上言曰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許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



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
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
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
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梅福

字真九江壽
春人南昌尉

上書言權貴大盛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
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
寢處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

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跡其家而

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者不及從諫若轉

圜轉圜言其順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

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

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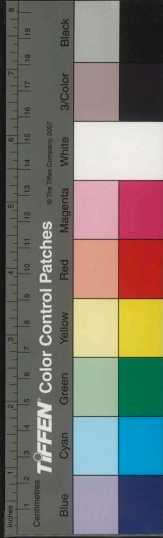
士極其節快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

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

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

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

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



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銜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男子鄭躬等反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

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

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

大也九九筭術若今九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任鄙力士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天下

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



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
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
類至衆多也然其僞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
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
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
固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言秦無道今陳涉項羽乘間而
發譬猶持劍而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
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
今不循伯者之道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

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

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

其譬

名天王謂狩于河陽也

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

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

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埋軍

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遺

害則仁鳥增逝

戴鵲也仁鳥鸞鳳也戴音錄

愚者蒙戮則知士深

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

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

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



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元孝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十月之詩刺后族太盛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以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

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

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

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云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不從革

景象也何象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

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傳教以

忠孝之道今廼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

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

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庸微小

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大臣資擅亦當早圖黜其權也執陵於君權隆於主



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上書請建三統

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以
為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
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
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夫腐而名滅雖有景公
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
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
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

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
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
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于殺厥孫不嗣
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
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
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
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
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
以其在祖位尊之也

事在傳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
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

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
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此言孔



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
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
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
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
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
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
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
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
哉

何武

字君公蜀郡
縣人丞相司直

災異封事

成帝時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

事曰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晉獻公欲伐虞以
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位

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

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

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

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

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



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
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
忌宜在不牙官以備不虞

薛宣

字贛君東海鄭
人御史大夫

上成帝疏

成帝初即位特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
刺史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
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
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
端殆吏多苛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郡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
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
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權
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
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
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
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馮遂

清河
都尉



治河奏

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累
下上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
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
川無受數河之任雖高增堤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
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
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柝不愛
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
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
於以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
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亦更從故
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
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
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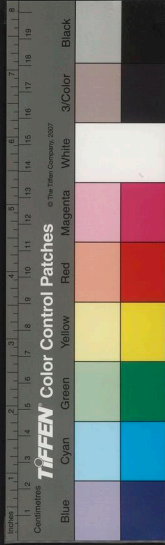
班婕妤

辭同輦

成帝游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載平載婕妤

辭曰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公乘興

湖三老

上書訟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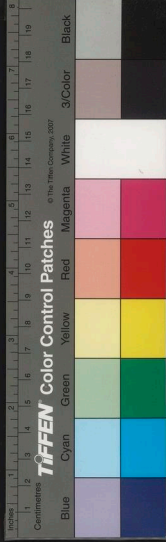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寤疆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念及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北尹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三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以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耒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賣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採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拵搏



其類况子閔拔刀欲刺之輔以故深恚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然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
浸潤加誣以復私恚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
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漢
不敢犯譏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夫人之患也臣等
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
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
不廢誠國家不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
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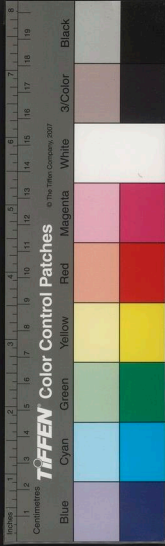
蒙棘木之聽獨掩恚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
陳愆愆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
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
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
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
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
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
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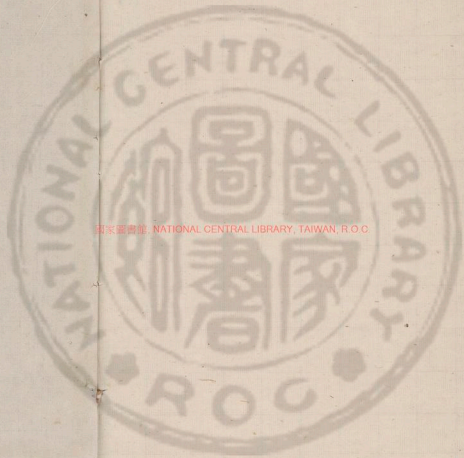


西漢書疏卷之五終

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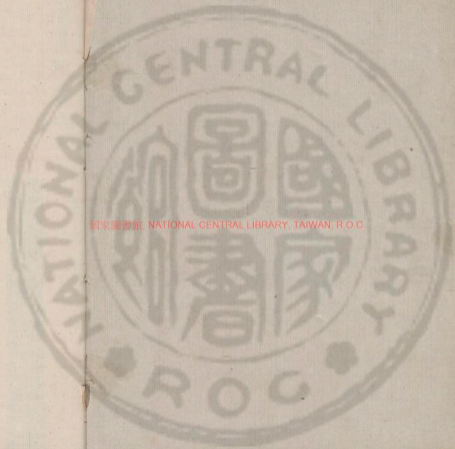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33 v8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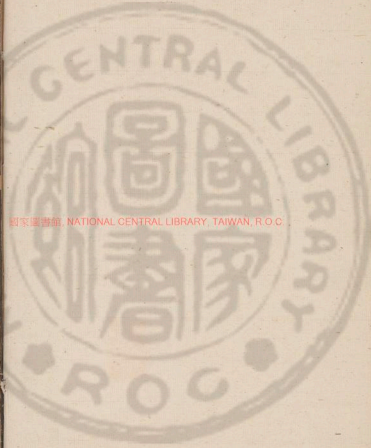
西漢書疏卷之六

漢哀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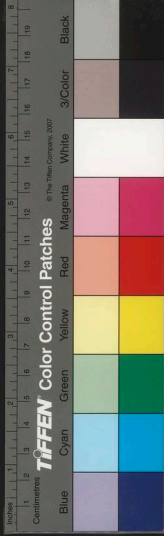
王嘉 字公仲 平陵人 丞相新甫侯

上疏論用材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
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 祖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
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
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
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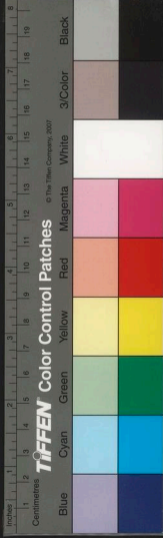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臯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

良善也良民吏善治百姓也

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



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廼下
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
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
有過差宜可闕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
家之利也前蘇令發謂蘇令等初發起為盜也欲遣大夫使逐
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為諫大
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
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
廷也

日食上封事

上封董賢為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

復奏封曰

臣聞咎繇成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
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辟民用僭愚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
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
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歎也武王躬履此
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
弑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
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
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
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
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
掖庭官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示平惡偏重失人
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貴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
見錢多也見在之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

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
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
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忿怒也
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資不滿千萬放
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
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
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
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絳繒
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哀帝之父憂閔元元惟用度
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



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

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

病長安厨給祠具

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

道中過者皆飲食為

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

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親

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各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

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譁群臣惶

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隨

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

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

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

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

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

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之所

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

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

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諫封董賢

是時上愛賢不能自勝因詔傳太后遺詔令

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



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
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
哉王者伐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
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言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
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殫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
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
惜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
至受千金徃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
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
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
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
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
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下
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
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
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帝之勤苦
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
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



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
忌諱唯陛下省察

劉歆

字子駿向之
子光祿大夫

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玃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
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玃狁至于太
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玃狁荆
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
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
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
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及漢興
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
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
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真結和親猶侵暴
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
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
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略
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
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

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
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兩婁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
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
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
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
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宮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
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
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
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
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
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下以上降
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
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
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



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褻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光祿大夫

災異對

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右讀曰佑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教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譏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棊謨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薄施加精緻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應詔舉尚書令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保全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豷豷老也讀與查同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杜鄴字子夏魏郡人京州刺史

日食對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傳晏



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
陽侯章育舉鄴方正對曰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而不見納繆公出當中以頓

擊車樞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如卞和獻寶

剛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

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

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

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又學文王之春

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三年紀侯被覆繼來

補主人主人謂婿也不稱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

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正之

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

繼嗣不明凡事多掩暗與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

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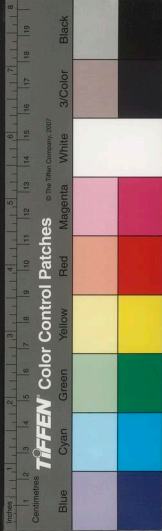
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

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謂天不

景象指意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

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

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



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禮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

謂好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非有功而侯也

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

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

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

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

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

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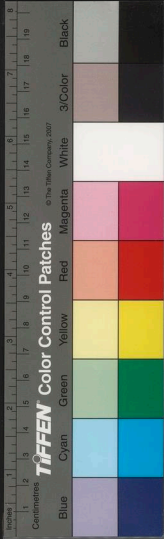
非之邑於邑也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

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言天子

其過疏賤獨偏見疑自謂修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

此類謂侈宮變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鄴等妄

受恩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貴者野雞著怪高宗深動謂輝升鼎耳故懼而脩德大風暴過成王怛



然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大乃雷電以風禾盡願
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
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
嫌不報

耿育 議郎

上疏明先帝託後意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
滅繼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月上疏曰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
祖見歷知適遂循固讓委身吳越世權變所設不計常

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
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
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
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
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
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
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
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
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揆安危
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廼反覆



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抹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矣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鄭崇

字子游尚書僕射

諫封外戚

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

咎

師丹

字仲公東武人
大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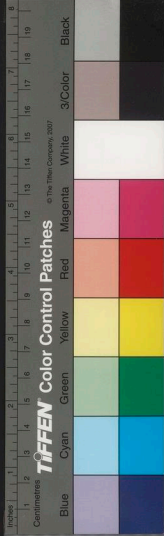


上書言抑外戚大駭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曰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列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

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



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
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
義不得不盡死

議共皇太后廟禮

郎中冷袞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
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
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
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
司皆以為宜如袞言丹議獨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
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
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
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
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更車服與太皇太后並
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
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
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
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菴明尊本祖而
重正統也考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
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斁恩義已備陛



丁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
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
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泰祖
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工
皇也

揚雄

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上書諫許單于朝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難之以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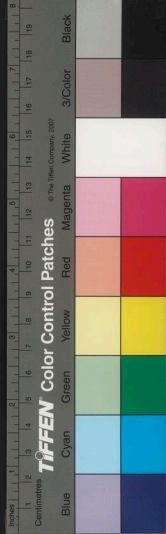
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

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
奴本北地之狄五帝之所不能臣三王之所不能制
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
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
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
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
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
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擬噲請以十萬衆



西漢書 二卷之六
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
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
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
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二十萬衆徼於便陁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
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
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
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
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
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
夫前世豈樂領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
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
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
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
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
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欲空行空反尚誅兩將
軍故北狄不取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
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



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竊縻之計
不顛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
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
惡其疆難誣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彈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
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
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如之塲艾
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
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
後無餘苗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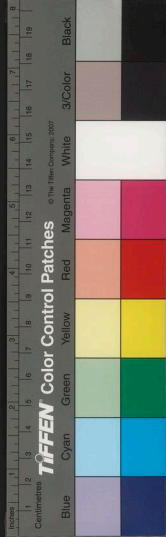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
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
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感請寄為姦

請寄謂以事
私相託也

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

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
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
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
女遮道六亡也世古
列字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



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

高門殿名在未央宮中

天下乃皇天之天下

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下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鳩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

視酒如漿視肉如霍

蒼頭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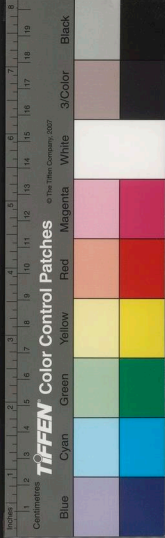
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

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

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

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



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
故大司空何武師舟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
皆更博士位皆列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
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臬三輔委輸官不敢為
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
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
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
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
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
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
怨以安身和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
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
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不勝慙慙盡死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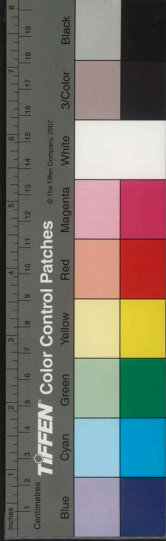
賈讓傳詔

秦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
澤之分度小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
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
而不迫夫工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
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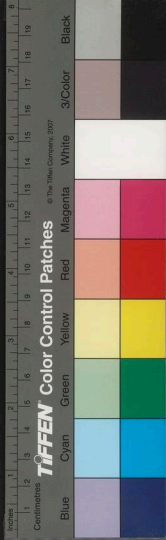
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潁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火無所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墜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舍從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有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



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暮月
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
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
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廼人功所
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
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
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
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
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廼多穿漕
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
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
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
至洪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
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
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
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
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
洪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洪口以
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
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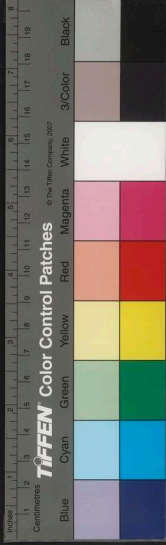
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孰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平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灑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貝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能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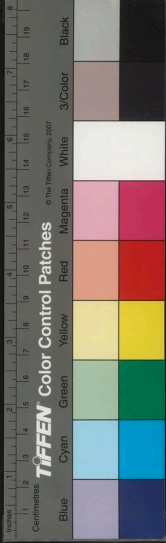
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
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
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既
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兩
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
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
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
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
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
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寢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
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劉常疾之及舉賢良方
正因對策曰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
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
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
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
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真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
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臣聞成
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



仁是親動順天地舉錯不失然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緼緜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嫵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翼少主脩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攸歎持滿之戒老氏所慎蓋功冠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群輩且以萬數軍行衆止竊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



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
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
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宜遂明聖之德昭然覺悟遠述
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
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
衛二族裁與冗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
符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
絕邪謀

鄧暉

字君章汝南西平人
仕東漢為長沙太守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暉明習天文歷數不受左隊大夫遂並姓吏

署西至長安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含元包
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為赤
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
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
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
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
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
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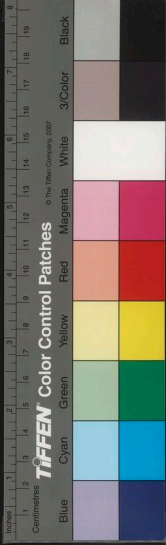


西漢書疏卷之六

終

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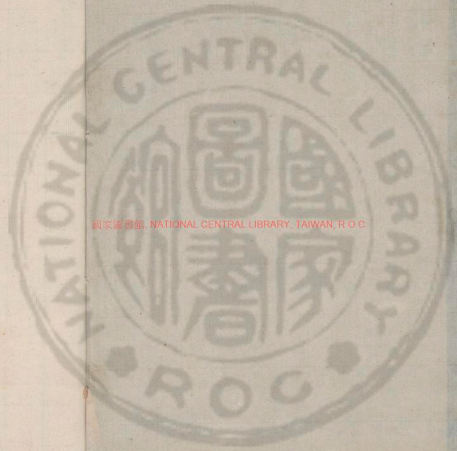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34 v.9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光武

取純 勸光武即位

李淑 上書諫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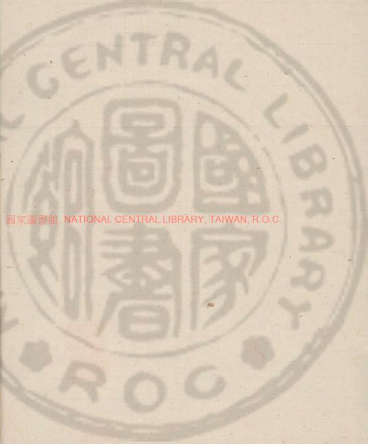
王常 對謝光武

來歙 上書破公孫述 上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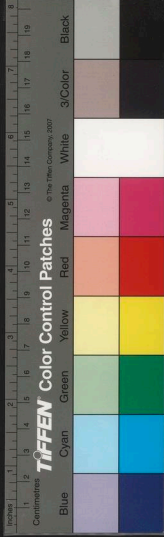
申屠綱 說隗囂歸漢

鄧暉 諫廢后 說太子

杜詩 疏辭大郡 請用虎符發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朱浮 疏請親征彭寵 疏論刺舉

國學疏

張純 禘祫對 封禪奏

鄭興 日食上疏

范升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陳元 疏立左氏傳博士 疏言刺舉

班彪 請置東宮官屬 上言處降羌

禮震 奏荅匈奴貢獻

朱勃 上書請代歛死

野王老 即禽對

邛彤 議勿還長安

竇融 上書破隗囂

馬援 疏滅隗囂

伏湛 諫親征彭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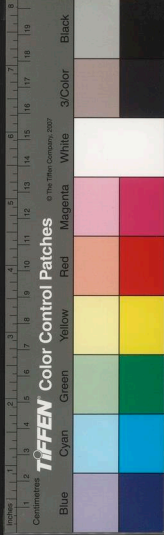
杜詩 薦伏湛疏

伏隆 被執上書

蔡茂 上書禁制貴戚

杜林 奏勿增科禁

桓譚 上疏言時政 再上疏



馮衍 上疏自陳

鄧禹 策杖說光武 薦寇恂為河內守

馮異 陳謝光武 應詔謝光武

岑彭 進光武說

耿弇 請定大計

范升 上疏追稱祭遵

卷之二

漢明帝

東平王蒼 疏薦吳良 上書諫獵

上疏歸職

鍾離意 災異疏 再上災異疏

鄭眾 諫遣使匈奴

樊儵 論治廣陵土獄

漢章帝

韋彪 議貢舉 疏論選舉遷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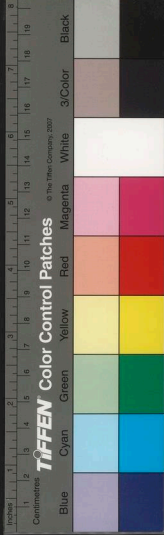
孔僖 上書自訟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馬嚴 日食上封事

賈逵 條奏左氏傳大義

鮑昱 災青對 議救關寵



何敞 上疏理罪却壽

第五倫 上書請行馬氏 上書勸成風德

上書請抑竇氏

宋意 諫寵二土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朱暉 奏除均輸

陳寵 疏除苛政 奏月令

奏定法令

楊終 上章帝書 再上書

班超 上疏請兵

班固 說東平王蒼 薦謝夷吾疏

張敏 駁議輕侮法 再上疏

卷之三

漢和帝

張奮 上疏勸興禮樂疏 再上疏

丁鴻 日食上封事

竇憲 上皇太后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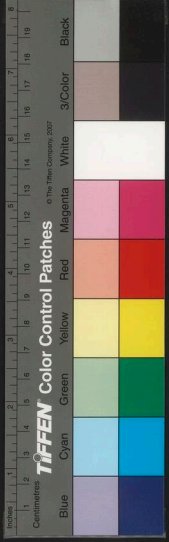
劉愷 議行喪禮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上封事

班超 乞歸中土

張俊 上書陳謝





徐防 疏論經術

素安 諫立北虜

魯恭 諫擊匈奴 諫盛夏斷獄

魯丕 疏論經術

周紆 上疏請誅竇瓌

黃香 疏辭東郡太守

樊準 上疏勸興文學 災異疏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班昭 上書請歸班超 上鄧太后疏

梁嬃 上書自訟

郭玉 對醫

卷之四 漢安帝

馬融 征西羌疏 日食上疏

朱寵 上書訟鄧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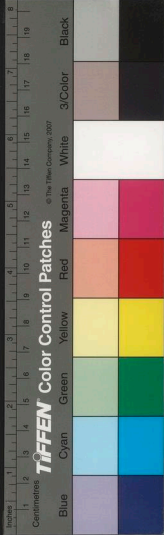
陳忠 疏薦劉愷 疏廣言路

弭盜疏 疏復建武故事

疏抑中使負寵 諫以災青切免公台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程璜 諫用外戚



張璠 上書陳三策

龐參 徒中上書

楊震 䟽諫寵謁 䟽諫濫封

諫為阿母脩第 地震䟽

張皓 諫誅趙騰

卷之五

漢順帝

胡廣 諫立后不決 駁議察舉

朱穆 䟽除宦官

虞詡 上書自訟 䟽復西羌

郎顛 論災異 條便宜七事

張綱 諫縱宦官 奏誅外戚

張衡 上書陳事 䟽關圖緯

史敞 上䟽薦胡廣

左雄 上順帝䟽 諫封阿母

周舉 災異對

皇甫規 上書求自効 賢良方正策

平羌䟽 上書自頌 得失對

黃瓊 䟽行籍田禮

卷之六

漢桓帝

李固 對為政所宜 駁議大兵速發

杜喬 諫封無功

袁著 上書論梁冀

寇榮 亡命上書請罪

爰延 上言客星經帝坐

臧旻 上書訟第五種

陳龜 上疏陳時事

陳蕃 疏薦賢材 上書救李雲

楊秉 諫微行 奏去宦官

劉陶 災異疏 錢貨議

李雲 露布上書

劉瑜 上書陳事

孫程 上言救虞詡

襄楷 疏論災異

楊喬 疏薦孟嘗

史弼 請抑渤海王

竇武 諫繫黨人

黃瓊 疾篤上疏



卷之七

漢靈帝

荀爽 便宜策

崔寔 上政論

陳蕃 疏駁衆議 諫桓帝 諫獵

應奉 復諫桓帝 救李膺

應奉 疏理李膺

劉陶 盜賊疏

陳宣 諫塞雒水

應劭 駁募鮮卑議

蔡邕 條上上事 應詔上封事

上書白陳 諫伐鮮卑

成邊上上章 對論天蚬

陽球 奏罷滄海都文學

審忠 上書註明誅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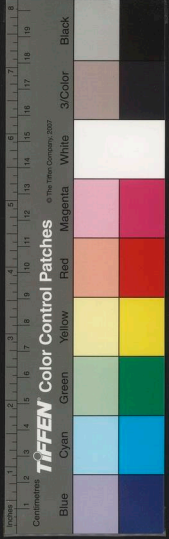
張鈞 上書註明誅宦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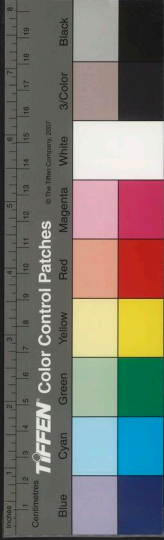
楊賜 上靈帝封事 復諫靈帝

書對 諫開苑囿

呂強 上疏陳事 諫靈帝

謝弼 上封事陳得失





傅燮 疏抑中官 對靈帝問

陸康 諫鑄銅人

盧植 上書論禮經

李膺 對誅張朔

卷之八

漢獻帝

孔融 諫復內刑 疏處劉表

上書為謝該

公孫瓚 疏請討袁紹

袁紹 上書台訟

應劭 奏定律令

奏置史官

荀悅 奏論政體

卷之九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諸葛亮 為先主定計

龐統 議取成都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晉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上言勿正吳罪

東漢書疏目錄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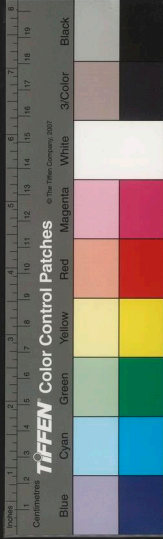
漢光武

耿純

字伯山鉅鹿宋子人東光侯

勸光武即位

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



李淑

豫章人百一
帥將軍

上書諫用人

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
 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三公在天為三
 台九卿為地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
 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
 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
 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
 用而當輔佐網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
 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化致理譬猶緣木求
 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
 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
 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

王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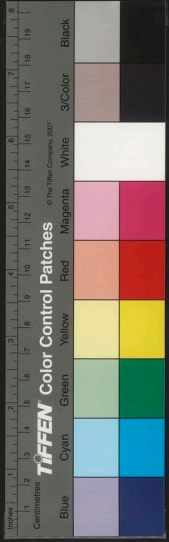
字頽卿潁川舞陽
人橫野大將軍

對謝光武

建武二年夏常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
 甚歡勞之曰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
 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違平生之言乎常

頓首謝曰

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陽



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

來歙

字君敘南陽新野人中郎將

上書破公孫述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上遺表

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死馳召蓋延受所誡歙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赦督投筆抽刃而絕

申屠劄

見西漢尚書令

說隗囂歸漢



建武七年詔書徵劉劭與隗囂書曰

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廟廊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孰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業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鄧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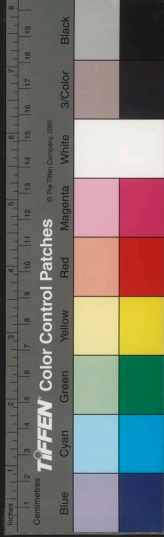
見西漢長沙太守

諫廢后

上使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勝中及郭皇后

廢惲迺言於帝曰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



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說太子

后既廢太子意不自安憚乃說太子曰

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

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

家語曰曾參妻為蒸不熟因山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

晉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

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手遂不

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

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肯所生太子從之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南陽太守

疏辭大郡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脩文群帥反旅海內

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

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

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

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覲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不敢有恨臣愚

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十有

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言其和睦歡悅如今若使



衛則戎士自百

復謂優寬也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

其何者天下以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

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首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請用虎符發兵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



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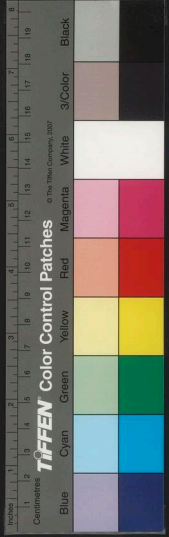
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大司空

疏請親征彭寵

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
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
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
以一言而立信耳 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于齊曰無
假道於宋宋人殺無畏莊王聞之
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
少子封信陵君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圍邯鄲
求救於魏魏以秦強不敢救公
子乃竊兵符奪晉郟軍以救趙今彭寵反叛張豐逆
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
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
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
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此垂百姓遑遑無所
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
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
冑生蟣蝨弓弩不得弛上下焦心
下生活之恩

疏論刺舉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
諸王外家后親皆
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生
車齊於編人斯固



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灾
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
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
刺舉之官黜昂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免退覆
案不關三府罪遣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為腹心而
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
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
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
被空文不可經盛衰王也去事積久則吏自重
吏安則人自許傳曰五年而閭公道乃備夫以天地
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慙
倦願陛下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國學疏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聖
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橫
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
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
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
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留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
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



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
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
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
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讖故敢越職

張純 字伯仁杜陵人
大司空

禘禘對

光武二十八年詔純曰禘禘之祭不行久矣
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

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
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漢舊制三年一禘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
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如為禘祭又前十八
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
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之為言諦
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
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冬十月冬者
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
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封禪奏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



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
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
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
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祐
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
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一月東巡狩封于岱
宗明中興勒功勳復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
子孫萬世之基也

日食上疏

鄭興字少贛開封人太中大夫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
妖災生往年以來謫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
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
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樂用
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
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
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
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
文歸國而任郟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



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
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
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
以濟群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傾年
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
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
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
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
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
柔勉之政垂意洪範之法以博採廣謀納群下之策

范升

字辨別代郡人博士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
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有司
請置京氏易博士群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
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此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
復高氏市人高祖善易與費直同時春秋之家又有騶夾騶氏無師夾氏
未有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
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
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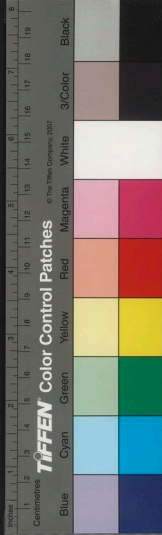
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道學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於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陳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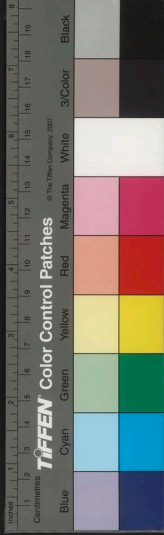
字長孫
廣信人

疏立左氏傳博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左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



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
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
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
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
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黷微辭以年數小
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扶瑕擿釁掩其弘
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
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
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般周
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
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
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
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
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
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
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
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
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
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



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
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
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
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

疏言刺舉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
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則高
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
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以自喻不信群臣奪公
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徵訐為直至乃陪
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
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
驕不忠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王有日昃
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
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
脩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
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班彪

字叔皮扶風安
陵人望都長

請置東宮官屬

建武十九年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



未備師保多闕處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在諫衛莊公之辭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媿黷廣其敬也

上言處降羌

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



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
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
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
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
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
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

奏答匈奴貢獻

匈奴遣使詣闕貢獻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帝

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聞孝宣皇帝初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
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
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
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
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
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
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如曉
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今必有適

禮震 字仲威平原人郎中

上書請代歛死

大司徒歐陽歛坐在汝南成罪下獄諸生守



闕求哀者千餘人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
之京師自繫上書曰

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
臧咎當伏重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
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
益乞殺身以代歙命

朱勃

字叔陽茂陵人雲陽令

上書訟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
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成不自
疑夫大將在外謗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

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
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
軍新息侯馬援援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
萬死孤立群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
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
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
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
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境乃
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水執如轉規遂殺倒懸



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

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鉢鋤先零緣入山谷

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

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

合浦交阯日南九真皆屬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

而死吏士雖疲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

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

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

塞漠南渡江海觸冒瘴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

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哀

橫被誣罔之讒

謂魏王曰庸共與魏太子傾於此

三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一人言市有虎曰信乎

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郎

卿去魏遠於市謗臣者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

過三人願主熟察之

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

之夫明主釀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

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問哉

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邠陽之所悲也

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

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



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公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

野王二老

即禽對

初光武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口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

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郊廓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

邳彤

字偉君信都人左曹侍中

議勿還長安

初世祖從薊還失軍彤乃先使土官掾張萬督郵尹綰選精騎迎世祖軍尋與世祖會信都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



廷對曰

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
 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
 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古以
 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
 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况明公奮二郡
 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
 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
 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
 鄙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
 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外戚大司空

上書破隗囂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衆騷動計且不戰囂
 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疑囂
 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公孫述
 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靈宜遠救
 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首尾相資囂
 執排迨排迨謂感迫也不得進退此必破也若兵不早進久
 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下困弱復令讒邪得有因緣



東漢疏
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馬援

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

疏滅隗囂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然援肯已得書增

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則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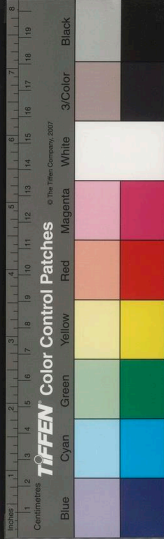
伏湛

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大司徒

諫親征彭寵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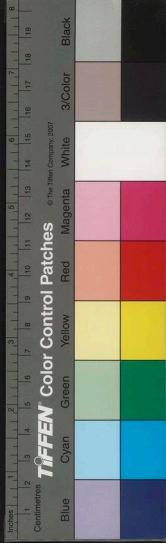


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鈞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伐所以重人
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
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擅鄉制五校
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
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
北狄黠虜因迫必求其助又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
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
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
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木備邊塞
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
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
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
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
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杜詩

薦伏湛疏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
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
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



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
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
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衆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
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
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鬢髮厲志白首
不衰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
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
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
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
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
明行脩通達國政允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
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
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
冒以聞

伏隆字伯文湛子
光澤大夫

被執上書

時刻永立張安為齊王隆曉譬安不可受封
安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步遂執隆而
受永封隆遣使上書曰

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



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
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
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
國與天無極

蔡茂

字子禮河內
陳人司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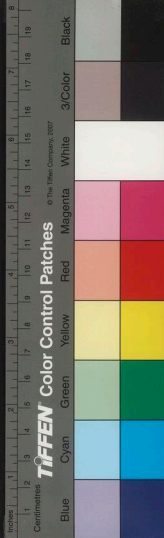
上書禁制貴戚

時洛陽令董宣舉糾胡陽公主帝始怒收宣
既而赦之茂喜宣副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
乃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
聖德條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
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
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
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輿
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
顧干主討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
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僑逸賓
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
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杜林

字伯山茂陵
人



奏勿增科禁

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

下公野林奏曰

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與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其得故破矩為圓斷彫為撲蠲除苛政吏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歎無限果挑菜茹之饋集以成戒小事無防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桓譚

字君山沛國相細鄉人漢郎給事中

上疏言時政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



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貸中家子弟為之
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
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
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戒畀告者如此
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
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方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
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
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
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
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馮衍字通杜陵人曲陽令

上疏自陳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啓之則親
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
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
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
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
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
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
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



利事若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
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
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
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倉卒
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
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筋躬
力行之秋而恣憚叢典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
賤難為工也疏遠壙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
陳以罪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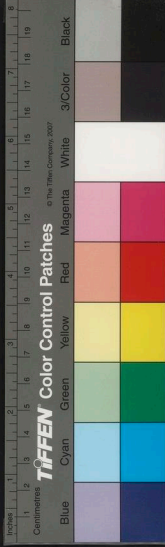
鄧禹

字仲華南陽新野
人司徒高家侯

杖策說光武

初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
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生來欲仕乎禹曰不
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
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耳光武因留宿問語禹進說曰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
數三輔假號徃徃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聽
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
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四



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

薦寇恂為河內守

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牛_綱等盛兵
掘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
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

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
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國戶口殷實此通上
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
子莫可使也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征虜將軍

陳謝光武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惶懼
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大
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愚臣
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意時以
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



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時起擾攘之時
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聖明在傾危涸
殽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定上尊下卑而在
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謹勅遂自終始見所
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
陳

應詔謝光武

光武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蕪羹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夕不報異
頓首謝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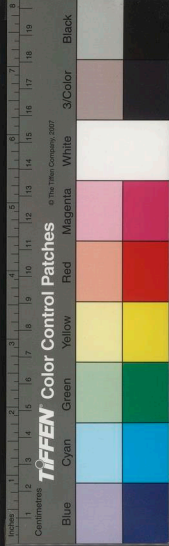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忠射鉤臣無忘權車齋
國頹之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謝管仲上壽曰
願君無忘出奔於魯也臣亦無忘束縛于魯
也此云射鉤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
敢忘中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大將軍

進光武說

光武徇河內召見彭因進說曰

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阻
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
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幸蒙司



從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旣被禍難永恨於心今復
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任納之

耿弇

字伯昭茂陵
人大將軍

請定大計

時光武居邯鄲宮
直以溫明殿弇造林下請
間因說曰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
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
姓不知所從七人莫敢自交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
金正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
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
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
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
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
計光武大說

范滂

上疏追稱祭遵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
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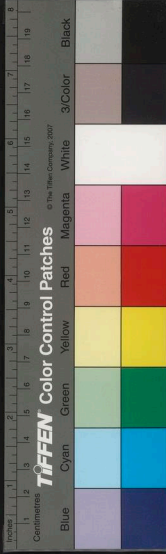
東漢書 卷之六
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冊
書鐵券傳於無窮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斯誠
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
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
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
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遠迎河南惻怛之
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
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吊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
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
見遵修行積善竭忠於國九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
坻上深取略陽眾兵既退兩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
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明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
當世所得賞賜輒盡與吏之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
產兄午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
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之嗣之計臨死遺誡牛車
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之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
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之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
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之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
組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之道者也禮生有爵死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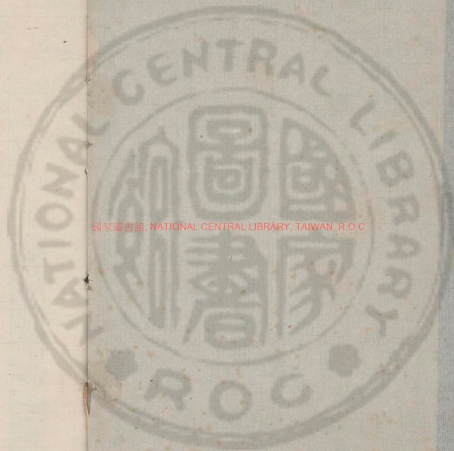
東漢書疏卷之一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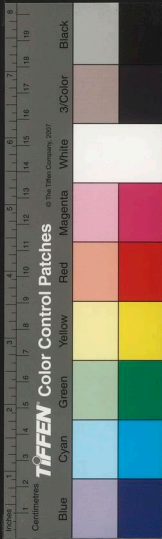
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因遵堯舜
敘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篤古之制為
後嗣法



3410/35 v10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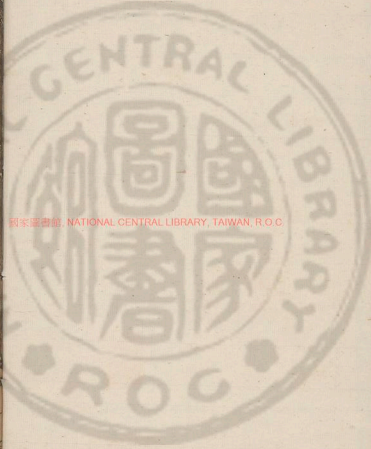
東漢書疏卷之二

漢明帝

東平王蒼明帝弟

疏薦吳良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
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庶恪躬儉安
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
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
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城文竊位之罪敢秉愚瞽犯



冒嚴禁

上書諫獵

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戒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尚書五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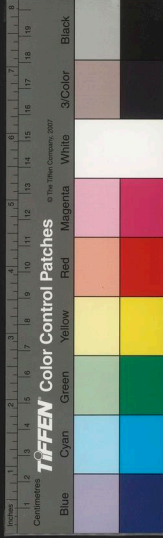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也無故生不暢茂多折稿是為不曲直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搖仿佯弭節而

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上疏歸職

蒼在朝數年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故上疏曰

臣蒼疲鷲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骨野為百僚先而愚



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輔將之位將被詩
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傲將遵上德
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
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
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
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母弟遵承舊典終卒厚
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鍾離意

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尚書

災異疏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

疏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
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
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
室榮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
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
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
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再上災異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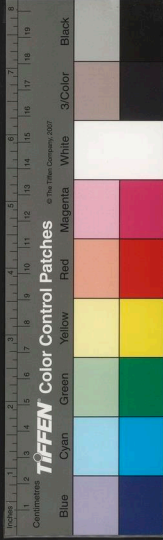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
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
溢寒暑違節者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
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
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
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
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廉鳴之詩必
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
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
陽垂之無極

鄭眾字仲師典子
越騎司馬

諫遣使匈奴

鄭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
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欲脅服從眾拔刀
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
議欲復遣使報之眾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
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
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
使既到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



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單于歸漢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荅不敢為患

樊儵

字長魚湖陽人燕侯

論治廣陵王獄

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敕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即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荆屬託女弟陛下留聖心如惻隱故敢請耳如令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

漢章帝

韋彪

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大鴻臚

議貢舉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議處上議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
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
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
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
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
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
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疏論選舉遷秩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
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
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負吏割其財此其
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功患天下樞要在
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有多從郎官超升
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祭小慧類無大能
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遲時有不逮然
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心之對深思絳侯
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
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
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譽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



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
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夕而為吏民所便安
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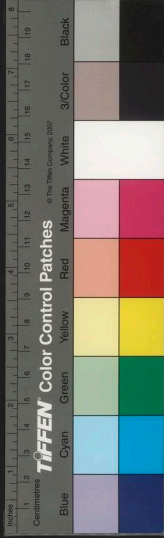
孔僖

字仲和魯人郎中

上書自訟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
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
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
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
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

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國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
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
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
事閱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
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與言者誠為陛下深惜
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
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
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
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



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請闕
伏待重誅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章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
疏諫曰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
審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涇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
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
功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無
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
承實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
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
著明其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
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擾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
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
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
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
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
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帝從而止



日食上封事

馬巖

字威卿馬巖
子御史中丞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
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
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為國而司察偏阿取與
自己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
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醮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
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
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
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
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
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
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
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
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
人狎而翫之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
有體灾青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醮等官

賈逵

字景伯扶風
平陵人

條奏左氏傳大義



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
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
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
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
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水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
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誥藏之秘書
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
帝恃其義長詆挫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
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
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

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
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平臣子強
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
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益復
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
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
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
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宣帝也
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
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



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選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
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
無所遺失矣

鮑昱

字文象上黨
留屯人太尉

災青對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
著如有得失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
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寃
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寡不祀一人吁嗟王
政為虧宜一切遂諸徙家屬除禁相與滅絕死生
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議救關寵

初關寵破北虜圍柳中上書求救章帝新即

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

司徒鮑昱議曰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
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
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八裁各數千
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
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



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嘗四十日間足還入
塞帝然之

何敞

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尚書

上疏理郵壽

壽嘗上書陳竇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復
因朝會議刺憲等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
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

曰

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
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矣

境外之交東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
卒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在有
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
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譬猶論也苦身待士不如
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司馬遷書曰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也臣常

刻著五戒書諸紳帶

刻著五戒謂銘之於心也紳謂大帶垂之三寸

而今之

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
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
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
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



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上書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曼曼之姿以寬弘臨下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上者咎在俗敝群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頽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

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及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



問四方無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
報歸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上書請抑竇氏

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
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
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
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
出入省闈年歲志美畢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
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
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
如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
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
也詖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
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
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
至所願也

宋意

字伯志
南陽人

諫寵二王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父叔濟南中



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
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
過恩乃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烏先
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
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
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
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馬辛以
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竊除前過還所削黜行食
亡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
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
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
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羨等六王皆妻子
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趾而室第相
望久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
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
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
義斷恩發追康馬各歸蕃國令羨等速就便時以塞
衆望帝納之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
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
欲從之意上疏曰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樂
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
矣其所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
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得生勞沒
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
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為盛所
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伐匈
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竇白舍重賞今若
聽南虜還都此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
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此虜
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強魏之業無
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
危矣誠不可許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尚書令

奏除均輸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語之家不與
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



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乎所當宜行

陳寵字昭公沛國
涑人尚書

疏除苛政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

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

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皆宥肆赦周公作戒勿誣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懲既平必

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平由此義數詔群僚弘崇晏

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

者急於筭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

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大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

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

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姦邪止賞得則下歡悅

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之產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

惡揚善有大器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

給人足困固空虛子產立國也皆叩心流涕三月不

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德莫大於

乎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不減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

何命之不善于又不減孫慙而避位終身不出

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



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筭楚以濟群生
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奏月令

元和二年早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

微不盡三冬故除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灾

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芫荔之

應芸香草時令曰諸生蕪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蕪動

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一陽爻生冬諸生蕪君子齊戒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以為春

十二月陽氣上通離離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

三月陽氣已入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

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

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

者陽氣始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

萬物始牙色白天正為歲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

展其業夏以八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

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特行刑則殷

周歲首皆尚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

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

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政律臣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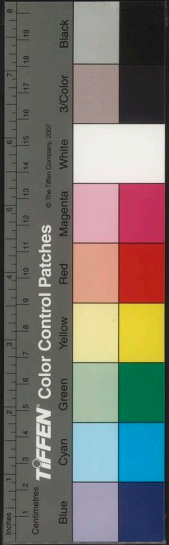


成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改律奏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採幽折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止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奏定法令

竊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示之曰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之入刑以失禮則加故曰取也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一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多萬人視聽以致刑



措之美傳之無窮

楊終

字子山成都人即中

上章帝書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徙者萬數人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之罪延及三族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桀虐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遠今以比年久旱災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德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己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

再上書



前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
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論以
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
回異終復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棄
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
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
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
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害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
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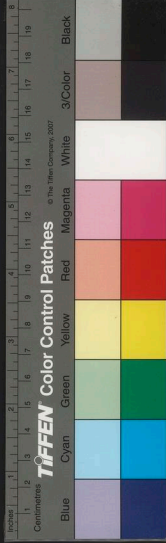
班超

字仲升扶風平陵人虎子定遠侯

上疏請兵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
臣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
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
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
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
願從谷言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



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鈎刀
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
奴右臂今西城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
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
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
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
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
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女騎數百送之與
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舍以夾狄攻夷狄計之
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美草木茂盛行不比敦
煌善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
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
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
事誠有萬分无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
布大喜於天下

班固

字孟堅虎子
南臺令史

說東平王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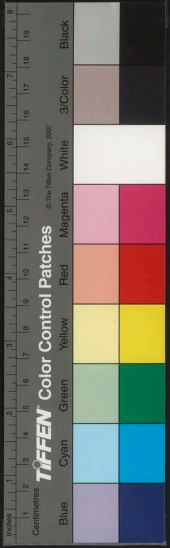
時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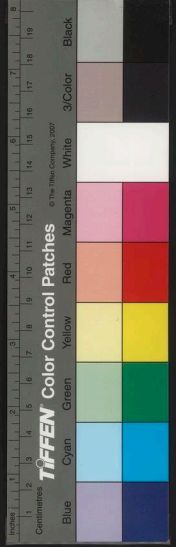
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
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
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
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
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
聖之蹤體私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
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
非若白黑之別於目揀擇狂
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群俊四
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設之舉察伊臯之薦
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選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

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
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
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
當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
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
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上階京
兆扶風二郡更請徙以家貧數辭病去溫故知新論
議通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
韋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
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





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

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河而歎

系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昔上之毛腹下之

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翫也又曰齊莊公攻莒

把梁曰華周進聞壞軍陷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

殺二十七人而先也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嚴之節文之以術藝

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

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

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

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

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

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吳之

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

之恨

薦謝夷吾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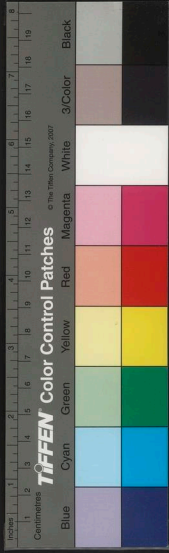
代司徒第五倫為文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治雍熙殷周

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

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中

州歟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



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詹儒雅韜含六籍
 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賸聖秘觀變歷徵占天知地
 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
 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剛勗臣懦弱得以
 免戾實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
 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奏法作政有周召之
 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
 簡能為外臺之表聽深察實為九伯之冠九伯九州
 遷守鉅廉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
 弘道與同史蘇京房之倫京史蘇晉太史善筮京房善陰陽占候雖密勿

在公而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志
 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
 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莞尚書曰格人元龜周啟知吉元
大也莞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
 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以致徵休克昌之慶非徒循
 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
 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
 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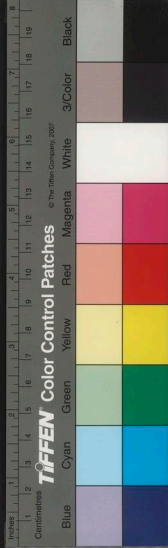
駁議輕侮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
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
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
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
相容怒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
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
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
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氣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
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
聞師言敕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
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再上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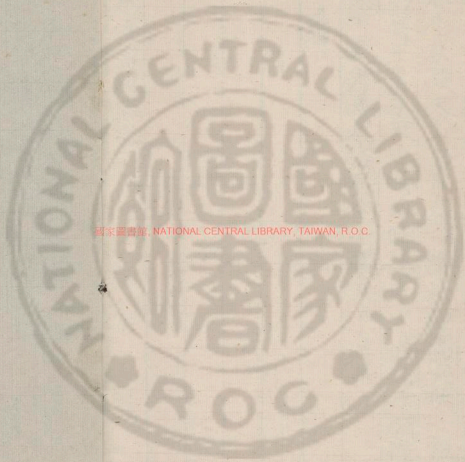
臣敏蒙恩時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
敢苟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
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
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
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
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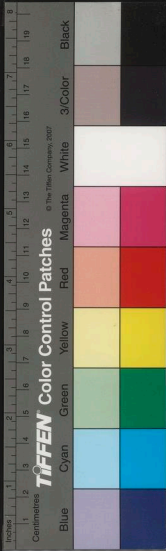
東漢書疏卷之二 終

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敵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秋一物華即
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
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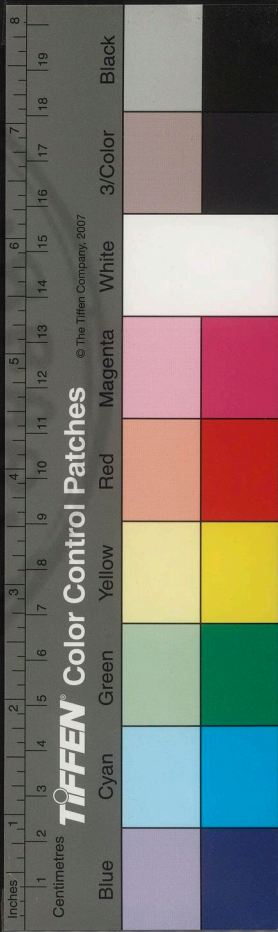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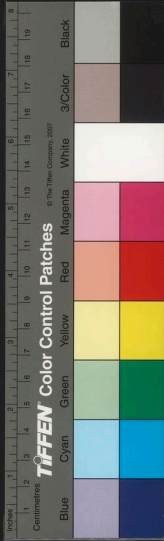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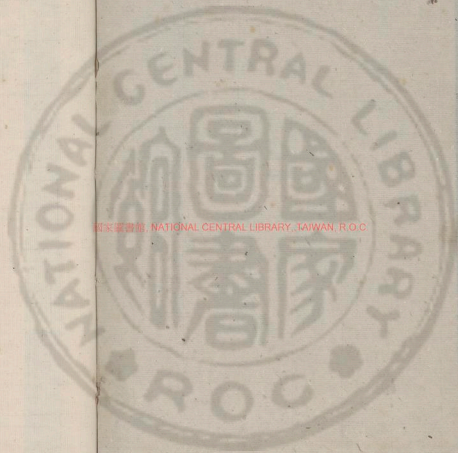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36 卷



東漢書疏卷之三

漢和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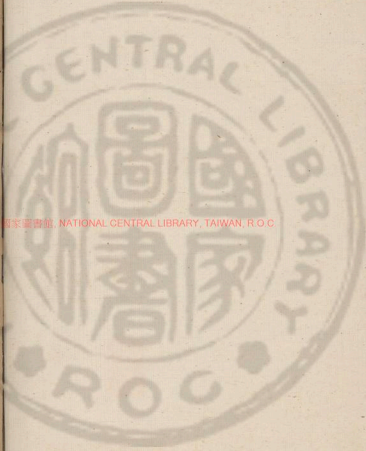
張奮

字稚通純
子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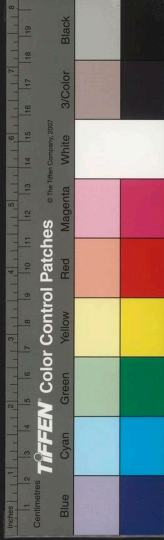
上疏勸興禮樂疏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
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
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
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無所厝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衆儒不達議多駸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莫先死見禮樂之定

再上疏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今大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

丁鴻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太尉

日食上封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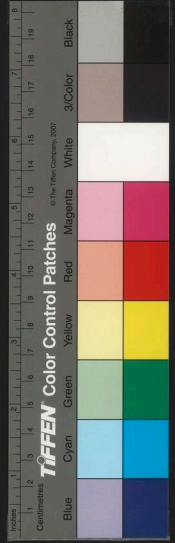
是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

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



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
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
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
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
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
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
通侍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
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悖於下
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
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
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
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
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
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
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
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
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
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
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
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



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割不割則三光不明王不
可以不彊不彊則字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
塞天意

竇憲

外戚大將軍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分戚之重欲令公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
與智長則切而不勅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
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伏在後太公在左召公

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自禮記以下至此皆大戴禮之文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

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

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名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

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

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教尚繼傳父業

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

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

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

化



劉愷

字伯豫
之子司徒

議行喪禮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喪由是內
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不
為親行服者不得典戒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
曰
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也
今刺史一州之表一千石千里之師職在辯章百姓
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尋其
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派清曲其
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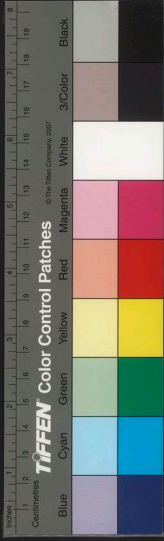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建初八年肅宗復還所削地康遂多殖財貨
大修營室奴婢至千四百人鹿馬千二百匹
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游觀無節永元初闕
傳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
人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





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為科品

左氏傳曰人有

十等王臣公公臣卿卿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而令

奴婢廐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蠶食宮婢閉

隔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

巨萬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水勝者人亡皆非

所以奉禮承上傳福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

王成章華之臺後卒被殺吳興姑蘇而滅名姑蘇臺景公千駟氏

無稱焉今數游諸第晨夜無節又非所以遠防未然

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修恭儉遵古制省奴婢之

口減乘馮之數斥私田之富節游觀之晏以禮起居

則敵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上封事

夫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臣至以殺身滅家而

猶為之者何邪君臣議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

國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左傳鄭武姜愛小子叔段莊公立武姜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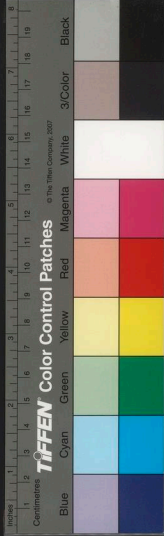
以京封叔段謂之京城太叔後武姜引以衛莊公之寵州吁左傳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好兵

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莊公不從及平愛而不教

適于桓公立州吁刺殺桓公而篡其位

終至凶戾由是觀之愛子若此猶饑而食之以毒適

所以害之也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伏見



大將軍憲始遭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憲深
執謙退固辭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
不悅喜今踰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兄弟專朝
憲秉三軍之重篤景總宮衛之權而虐用百姓奢侈
僭倡誅戮無罪肆心自快今者論議凶凶咸訶叔段
州吁復生於漢臣觀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
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
周宣王元舅也有令德故尹吉甫作頌以美之如憲等陷於罪辜則取陳平
周勃順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
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消消周金人銘曰消消不寤終

為江河解絕或成網羅也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滅獲之誅
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准累祖蒙
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機近每
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自盡者誠
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瓌雖在弱冠
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
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班超

乞歸中土

超自以父在絕域年老思土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職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令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也部誠無所恨然後世或名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日見中土

張俊

蜀郡人尚書郎

上書陳謝

俊下獄當死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上書謝曰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以枯陛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椁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



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
觸冒拜章

徐防

字謁卿沛國
鉅人太尉

疏論經術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
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
或無章句收拾欽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
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
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况
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
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諭議紛錯互相是非孔
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
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
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
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
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
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
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



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袁安

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諫立北虜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八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



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

魯恭

字仲康扶風
平陵人司徒

諫擊匈奴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
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
陲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
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稼不熟
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憂二帝恐
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盡諒陰三年聽於
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莫不懷思皇皇
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
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
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
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
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
之祐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躡夷踞肆與鳥獸無
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汙辱善人是以聖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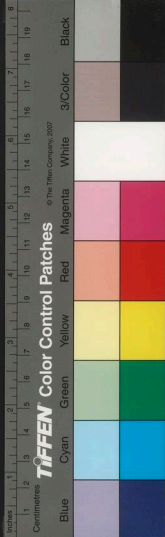
制羈縻不絕而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
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
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
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
而吉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
鮮卑所殺遠滅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出
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實固祭
出擊匈奴固至六山擊 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 下微免為庶人也 白山之難
不絕如緹曰中國不絕若緹也 都護陷沒士卒死
者如積逋今被其毒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
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顧患難乎今始徵
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趣音上
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涼少雨麥根枯
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
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
言乎上觀天心中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
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
士卒以順天心

諫盛夏斷獄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奇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殊
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德順
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
永元十五年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
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徵召農人拘
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
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
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上逆時氣下傷
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
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
者尚止之况於速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
人饑流冗今始夏百穀權興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
以來陰寒不暖物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
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
夏挺重囚益其食挺猶寬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
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
之也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
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



罰以清矣

魯丕 字叔陵 恭弟侍中

疏論經術

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
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喜丕說罷朝特賜冠
幘履襪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
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
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
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

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

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

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尚書帝舜謂禹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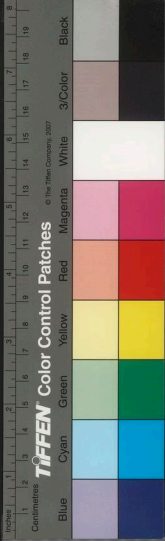
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各錄戒禹曰慎厥身修
思永悖放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是相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
戒成王箕子為武王陳洪
範九疇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
之義

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罪既顯嚴穴以求仁賢無使

幽遠獨有遺失

周紆 字文通下邳徐人司隸校尉

上疏請誅竇璜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
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按
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
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室又造作
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
為國計夫洧流雖寡沒成江河燭火雖微卒能燎野
覆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竊之亂永惟王莽
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之惑

黃香

字文緝江夏安陸人尚書令

疏辭東郡太守

臣江淮孤賤愚矇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筭錄遭值太
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極臺
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
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旆
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
所堪誠恐矇頓孤忝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尊要
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
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
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瞑目至願土
灰極榮



樊準

字幼陵湖陽人光祿大夫

上疏勸興文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

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不奉承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是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九困乏者徙置荆揚熟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充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



平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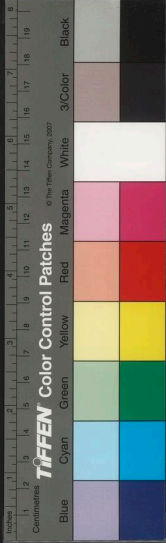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
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
有司重奏除暢國徒九真帝不忍但削成武
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煖感臣
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禍免罪以至考

案肌慄心慄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
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
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
令陛下為臣收汙天下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
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
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
敦虜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
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
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廐
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



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
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
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
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
貪見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
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
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
所留於臣暢饒足

班昭字惠班鹿女隨妹曹

上書請歸班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
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當被
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莫立微功以自陳效會陳睦
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諸國因其
兵衆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賴蒙
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
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
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
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
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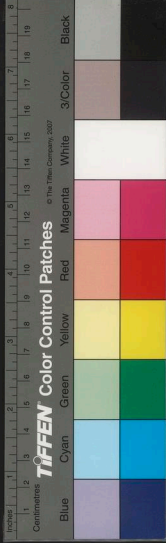


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
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
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
故迢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
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
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
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
旬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
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
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壯年
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憐如
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真幸超家得蒙趙母衛
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倉之妻趙括之母也懼括敗
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
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公
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妾愚戇不知大義觸
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上鄧太后疏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
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關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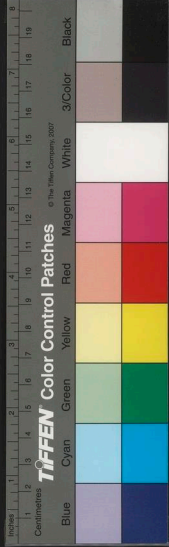
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葛藟之謀慮妾昭得以
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
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
天下服其廉高大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
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
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
忠孝刲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
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
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
太后從而許之

梁嬀

梁嬀 梁嬀女南陽 姚訓之妻

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
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便妾
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
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
聖之造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惡既伏辜誅
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
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
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



妻父既寃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崇等遠在
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
施過天地存歿幸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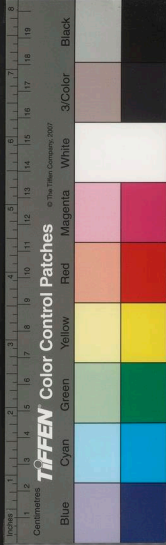
邪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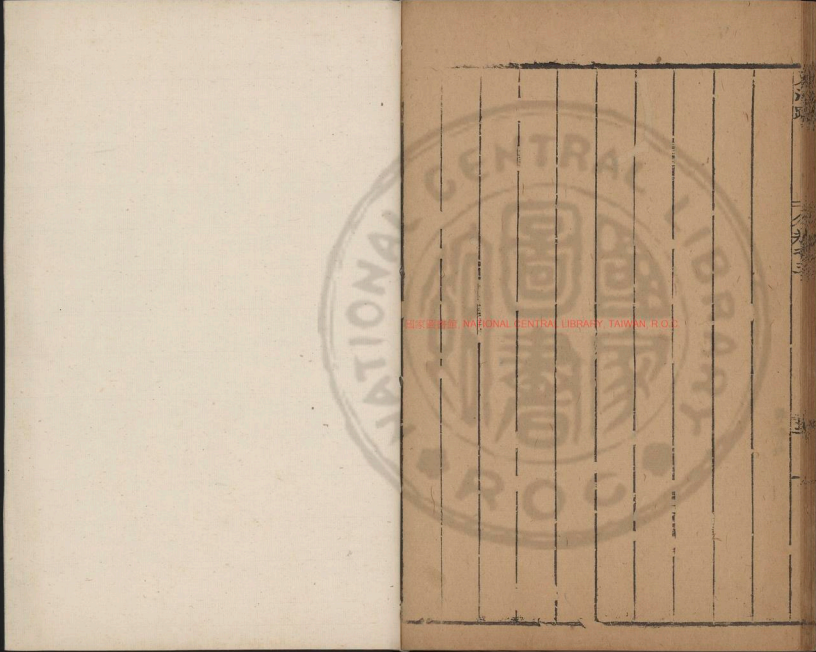
廣漢碑人
太醫丞

對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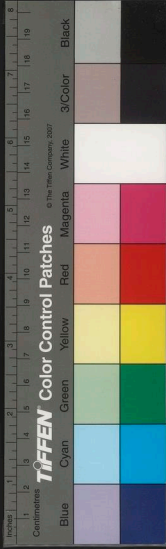
時玉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
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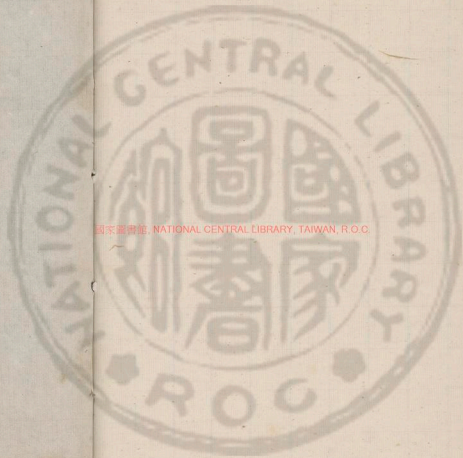
醫之為言意也賸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
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
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
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
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
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
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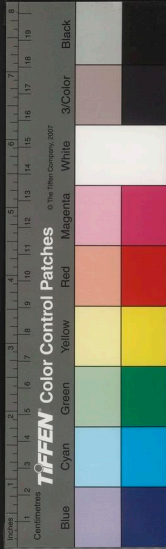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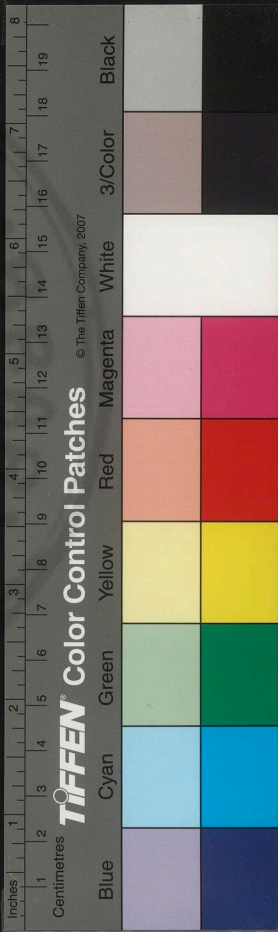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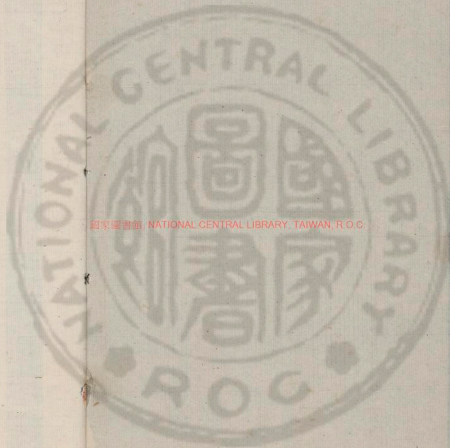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37 v.1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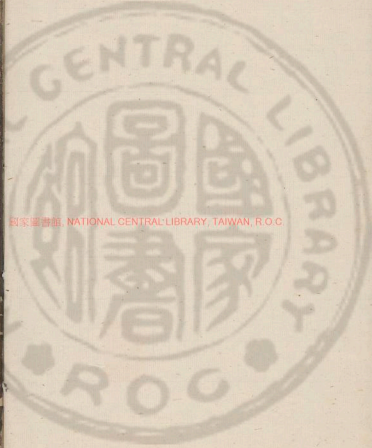
漢安帝

馬融字季長茂陵人議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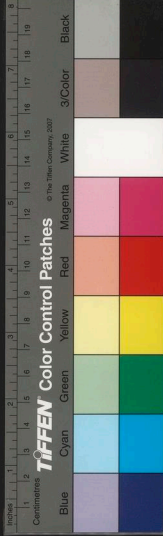
征西卷疏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父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劾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
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
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
斷養為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
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
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
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
備一方

日食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己之義歸咎自責寅畏
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
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
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
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
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
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弟氣干參臣前得
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
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
羌叛戾烏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
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



莫婁又西方之宿象占顯明者羌及烏桓有悔過之
辭將吏策勲之名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
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
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
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
日月吉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
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
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
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向采衛司民之吏案繩
循墨雖有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百姓
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夫和吉之與凶敗之與成
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入上以應天變下以安
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不知稼穡
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不弱以獲死
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無度功勞足以
宣威踰隘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州郡之士出自貧
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溢此其所長也拘文
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
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
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



折衝厭難致其功實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四海之衆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義以塞大異也

朱龍

字仲成京兆人太司農

上書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焉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騭等惟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陳忠

龍子

疏薦劉愷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

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兵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



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議其人
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常朱偃少府荀遷
臣父寵前忝司空偃遷並為掾屬具知其能偃能說
其溼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藝文伏見
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致祚弱
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頻歷二司舉動得禮以
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武海
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處張酺皆去宰相復
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

疏廣言路

時連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忠以詔書既聞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
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

臣聞人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
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
嘉爰盎八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
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
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
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
謂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



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
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
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
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
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遣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拜盜疏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
亡盜賊並起郡縣吏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
陳忠獨以為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
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
臣竊見元年以来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
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
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
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
過致資給與同罪也而頃者以来莫以為憂
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
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
僵仆或有跼躄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
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



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
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
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
之本原宜糾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彊盜為上官若
它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
游徼也正
法依法也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
官今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
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異以猛濟寬驚懼
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
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
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讜言以承天

誠

疏復建武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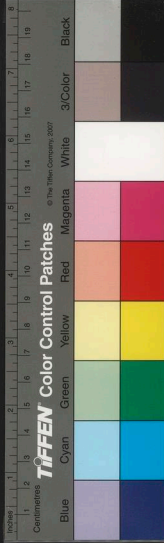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一年喪服闋還職
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也及給
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
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
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
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
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自上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嚶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傾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典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疏抑中使負寵

時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



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敘庶事不敘則政有得失
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
不責臣司臣司狂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隔并屢
臻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益之濱海水盆溢兗豫蝗
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
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行袖將空臣聞洪範五
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秋
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慢貴倖
擅權陰氣盛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
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
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
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
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
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
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
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
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嚴重
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
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劉之位職
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
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諧崇之
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近戚得無王
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白帝命王事每決於已則下
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兩大水必當霽止四方衆
異不能為害

諫以灾青切免公台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青變咎輒
切免公台忠以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
者待以殊敬在輿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
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
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
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
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興造又不
敢希意同僚以諺平典而誇讜日聞罪足萬死近以
地震策免司空陳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
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責嚴納說方進方
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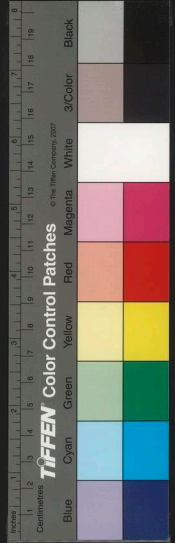


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遺故典罪罰無例
詆欺為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聽
上順國典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
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
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
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
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揚雄曰前
代宣樂無量之費決心於後
望之北填廬山府庫單竭朽空虛筭至舟車賫及
之壘而不悔也

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
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持鼠竄遠
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
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
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
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
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
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後
典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
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



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
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盛國滅上經有
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感國百里也臣以為敦煌
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
萬里震怖匈奴

翟酺字子超廣漢維人尚書

諫用外戚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恚忌其
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戚
權酺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
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
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
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
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
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
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
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
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



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翕嘗誓更相佐附臣
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
曰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
人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
存約節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
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
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
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歛天下之財積無功
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忠版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
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
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今
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庶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太
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岸
為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深
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
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割情欲之歡罷宴
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
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

張璠



上書陳三策

時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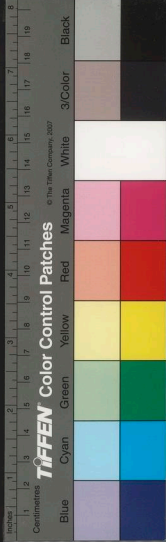
龐參

字仲遠河南緱氏人太尉

徒中上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



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楊震

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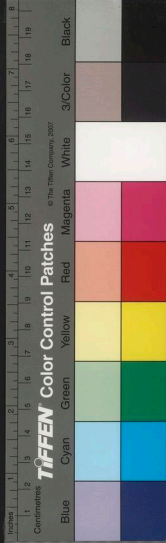
疏諫寵謁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

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黜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微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

詩一雅序曰小明大夫惇任於亂世小明知言周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



大東不興於今大東刺亂也其詩曰勞止不怨於下人勞刺厲王也其詩曰人亦勞止豈可小康也擬蹤從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疏諫濫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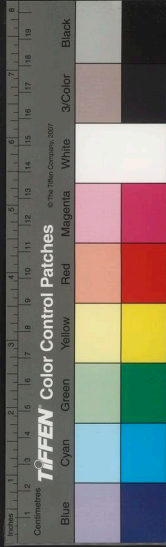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侍皆懷恣志而伯榮騎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妾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佗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佗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諱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為阿母脩第

時詔遣使者代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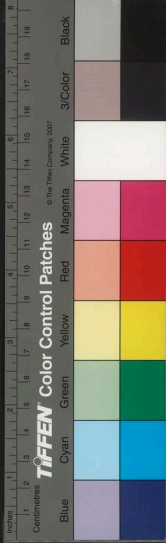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



菜色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稍也韋孟詩曰
其失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羗虜鈔掠三邊
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
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
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脩繕飾
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
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
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
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
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減銅
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譴諱
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
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
君誰與足惟陛下度之

地震疏

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
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
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



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兩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恒暘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張皓

字叔明據為武陽人廷尉

諫誅趙騰

時清河趙騰上言文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華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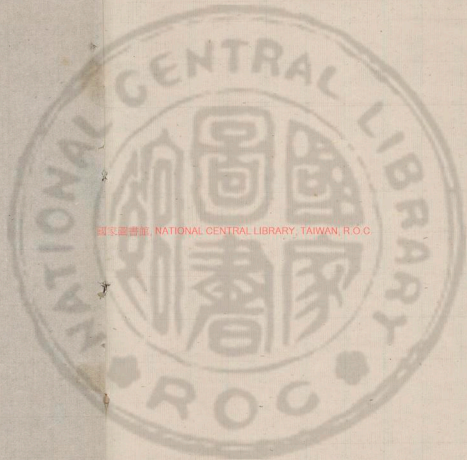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東漢書疏卷之四 終

2025.05.2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五

漢順帝

胡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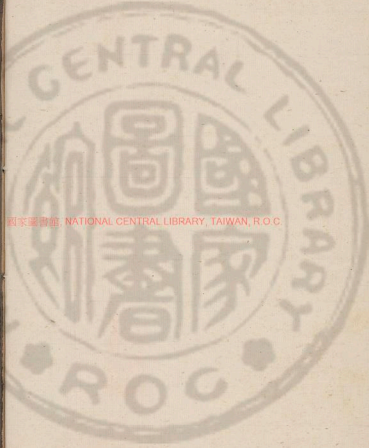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尚書僕射



諫立后不決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入莫知所
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
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
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有異表宜參良密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
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
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
聞

駁議察舉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舉察之制限年四十以
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

書駁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
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失策
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
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
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懸於日
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難謀斯不
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向定制六奇之策
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牟垂彊仕
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
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
今以一臣之言剋矣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
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



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朱穆

字公叔暉
孫尚書

疏除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里窮破天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衆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

虞詡

字仲卿陳國武平人尚書僕射

上書自訟

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

禮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



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之今州曰
者必有米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
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二府恐為臣所奏遂加
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為
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
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
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
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
防同朝謹詣繫以聞無令臣報楊震之跡

疏復西羌

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討七千餘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
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

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周
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
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水草豐
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山河乘院據
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
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也而



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
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
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
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
聖德考行所長

郎顛

字稚光安丘人郎中

論災異

順帝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顛乃詣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省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改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夫淺思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樞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澗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災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



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甲室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脩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閔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刑罰臣伏案飛侯參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



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殫賄巨億為計易
內傳曰人君奢侈脩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
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
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今月
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
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為早願陛下校計繕修
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
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
是則景雲降集肯沴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

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為實清濁為貌今

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狃以虛事上無任國之實

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

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

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

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寬拔非所以求

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

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

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灾成戊巳今春當旱夏



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青之來綠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締袍革烏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尊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輒者復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卓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問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



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
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方今之福莫若廣嗣
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
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
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
言天者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
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從
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
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為大辰罰又為大辰
北極亦為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
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
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變見西
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為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
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
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
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
午遣太尉服于戚建井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
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
轉禍為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
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
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所考者
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
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
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
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
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自司徒居位陰
陽多謬火無虛已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
立春以來金氣再見益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
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
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記歷樞曰卯酉為
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侯聽言神在戌亥
司侯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
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
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唯獨賢聖之君
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
德幽隱屈危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
應然猶恐祚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



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與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攻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諫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剡舟剡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

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攻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灾肯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灾肯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



虧四始之缺五際之亢其咎如此豈可不劄健篤實
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
江夏黃瓊軌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
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
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
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
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
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虜土漢中
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
同繳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
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
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
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此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
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沉問百
僚覆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
人廢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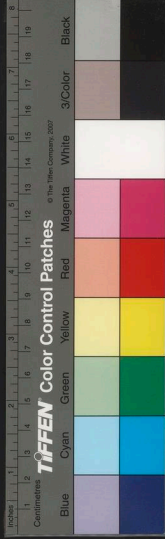
復條陳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
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



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
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
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
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奪夫天之應人
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
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
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
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且願陛下
發揚乾綱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
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
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
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需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是解起今
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
之中需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需出
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需者所以開
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頌需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
需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需應節
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需不需太陽
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



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需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需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灾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太皞悅和需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其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

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具也

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

石氏韜人石中人也見藝文志歲星

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

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早陰僭陽亦早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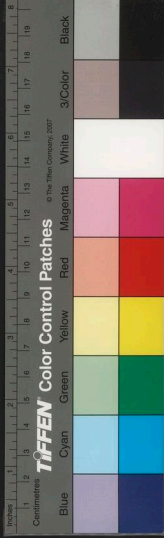


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戌巳
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申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
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鞋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
猴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早魯穆公
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徒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
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
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
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火官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
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
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
充滿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灾非人之咎
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今天之威怒皆所以感
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
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
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灾為其
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
不政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
鑊

張綱字文紀涪子
廣陵太守

諫縱宦官

綱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
感激慨然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



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
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
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
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
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
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
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耳思割損
左右以奉天心

奏外戚

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惟不肖中才皆然苟非
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辭也向使
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
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
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兩常不足
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亾陽若者也懼群臣奢侈
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
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



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疏闢圖緯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著儒知名

多歷顯位唯綱年以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爲
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
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中包胥曰共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也甘心
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
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
所切齒者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

上書陳事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控惚
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左傳
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晉故能一貫萬機靡所
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輿黎庶
而陰陽未和灾青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
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棄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
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
臣誠感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上書自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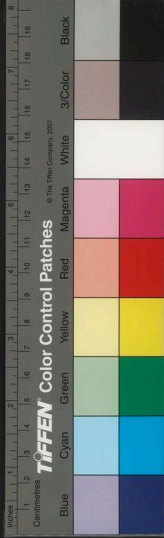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票狼藉屬國都尉李
翕督軍御史張京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
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
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軌
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
為將擁衆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
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



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羗令其文降天子重書
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頌曰

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駭
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駕急使軍就道幸蒙威靈
遂振國命羗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以訪誅
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
聽以片言自及微効然北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
界先奏郡守孫雋及屬國都尉宇翕智年徯史張
喜旋師南征又上梁州刺史郭闔漢陽太守趙熹陳
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平國其餘墨綬下

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
於前有徵於後故知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
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
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
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
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
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
共工理水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為蚩
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
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



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
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
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擅識互異三十
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
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
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永元中清河
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
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代故事以為
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
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曆卦候九宮風角數
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壁日猶畫工惡圖
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
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曲六籍無瑕玷矣

史敵

上疏薦胡廣

時陳郡缺職尚書史敵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
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
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
博物洽聞探賸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



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不能
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
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
久後母年老既蒙簡召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
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
紀綱頽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

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尚書令

上順帝疏

臣聞之桑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
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

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
典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
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
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
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
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
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
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
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
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



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
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
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
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
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
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誅殺害不
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
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甿疇覆尸之禍咸
於喜怒視民如寇餽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
同疾疫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
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向檢者離
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
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案而亡不受罪會
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
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
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
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史青不
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



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
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
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忒
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
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
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
迎之後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
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
刊

諫封阿母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
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
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
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
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
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
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
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尔紂貴為天子
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



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與蹈約儉以
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
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
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
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
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
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

周舉 字宣光汝南汝陽人

災異對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求廟

請雨又下司棘禱祀名山一大澤詔書丁策問

舉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
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
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色之
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
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
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
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不行堯舜之政近廢
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



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娶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
郡人弘農太守

上書求自劾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以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群為盜賊青徐荒飢初負流散夫



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吏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憎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三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習言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賢良方正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詐是聞又因緣嬖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網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震之後



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早魃為虐大賊從橫流血川野
庶品不安謹誠累至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
侍尤無狀者亟便黜遣披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
恐以荅天誠今大將軍梁異河南尹不疑處周召之
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姻族今日立號雖尊
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
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群臣乘
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
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
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凡諸宿猶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謠言甘心逸
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真等深思得賢
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急職有司依違莫
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外臣
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
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

平羌疏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
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乞零諸種陸梁
覆沒營塢規素急羌事志自奮赴乃上疏曰



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刺兗州賴史牽頭之清猛中
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與今猶賊就滅
大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
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
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允宮備單車
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
助諸軍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
鳴鳳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郡守也，鳳，名在
今渭州西即先零羌寇鈔
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將也孫
武吳將也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前變未遠
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
父之耻載勢馳軍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讒云
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澹石如
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感信如言者前世尚
遺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宮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
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
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
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
督本土亂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以衆謗陰害固
其宜也臣雖汙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而痛實深傳



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得失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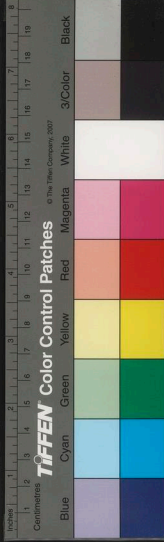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
從福神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誅外
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加
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
劉祐馮緄趙典尹勲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暢
孔昱繫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釁事起
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典改善政易於覆手而
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莫肯正言伏願陛下
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可弭後福必降

黃瓊

字世英江夏安陸人晉太子司空

疏行籍田禮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
廟之理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
不籍千畝統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
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
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晝暮聆庶政
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違書美文王之不暇食
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



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費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戒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傳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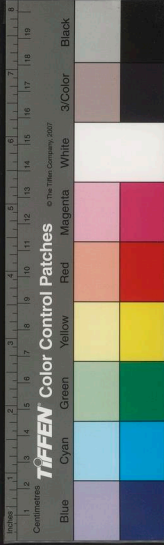
李固

字子堅中書郎人太尉從事中郎

對為政所宜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灾斯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

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宜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秉權放恣侵奪主威政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今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按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



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
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
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
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
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
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
顯專總權柄天道慈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
遇閻氏位號太矣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
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
尚可然也而子弟群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
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
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
比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招會群儒引問失待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有中
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
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
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
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駁議大兵遠發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日討之



不利遂為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為
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
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充豫四萬人赴之大將
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

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
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
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
無有還期詔書之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
土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之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
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

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異及諸侍中還居苦門之官
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
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
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
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譙默不干州郡而請偽之
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
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也重薄位
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不司馬武宣開
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
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宕年不復



詩云上帝板板下武卒瘁刺周王變祖法矣故使下
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
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氣運平四
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擁尊執重責之所歸若
不平心灾青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
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
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
刺史二千石外視職事內受法則大表異者景必邪
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曰薄言
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
也軍行三千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
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
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司所在死
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
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
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
可七也

李胤字叔榮河內
林慮人太尉

諫封無功

時梁異于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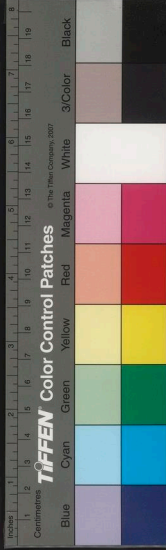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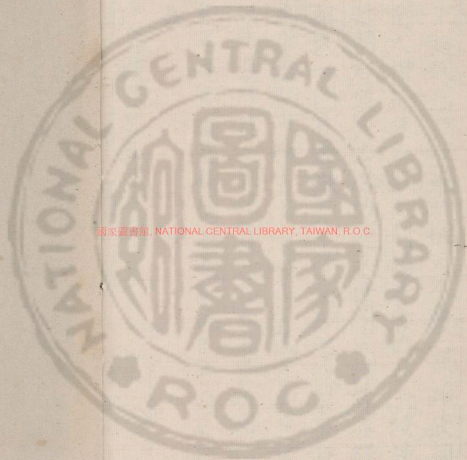
喬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
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
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未世闇王誅賞各緣其私
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綬裂勞臣之土
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
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賢芥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
無勸苟遂斯道豈但傷政為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
慎哉

東漢書疏卷之五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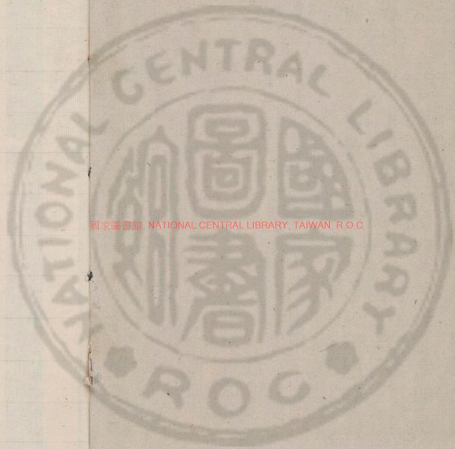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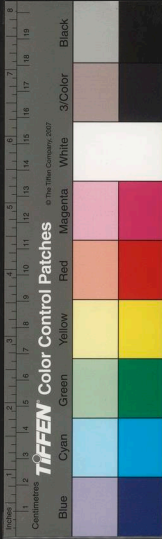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39-44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六

漢桓帝

袁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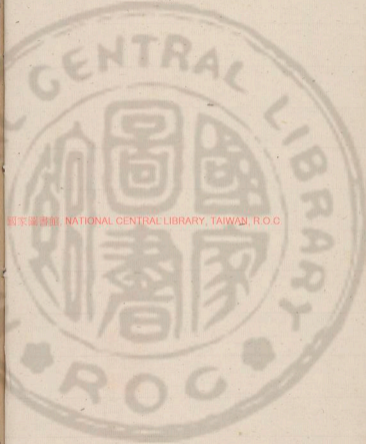
汝南人
郎中

上書論梁冀

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

書曰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大四時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灾今大將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願神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寇榮

侍中

亡命上書請罪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覆作人父母先慈愛後威光

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構會以臣婚姻王宥謂臣將撫其背奪其立退其才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确其過寘於嚴棘之下質正也确實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美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電之怒司



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
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墳出尸剖棺露
齒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
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
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
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觀之明拒讒
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
滯怒不為春耳息淹恚不為順時息遂馳使郵驛布
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里逐
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拉車執鞭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
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彌
隙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婦滅行
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
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
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
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
富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闕門坐於
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闔九重陷穿
步設舉趾觸罟置動行絺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永
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



東坡志林 卷之六
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暖反寒春常凄
風夏降霜雹又連年大風拆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
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
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
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
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舍恨以葬江魚之腹無
以自別於世不勝孤死首丘之情營魂識路之懷犯
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登金鍍
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悲夫久生亦復

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寧親怨故
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姬氏讒邪之謗
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忿哉乞以身塞重
責願陛下白兄弟死命使臣一門頗有遺類以崇陛
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涕泣泣血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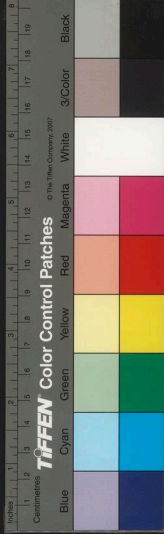
爰延

字季平陳晉外
黃人五官中郎

上言客星經帝坐

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
因上封事曰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四



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媿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疆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武帝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導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甄其德善人同處則口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說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謇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敝使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灾可除

臧旻

徐州從史



上書訟第五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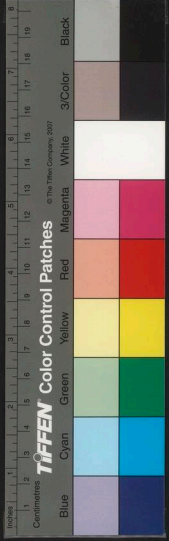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於湏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卒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中信其佐國之謀勲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主紀過於織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與之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無苞苴之嫌被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力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笏力未就太山之賊種不能討是力不足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莫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湏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陳龜

字叔珍上黨泫氏人度遼將軍

上疏陳時事

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



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
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
至臣頑鴛器無鈇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
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
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
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
地堵塉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耕稼之利文乏機
朽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
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

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
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

同枯朽徃歲并州水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徂更空

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危陛下以百

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具勞神書曰文王至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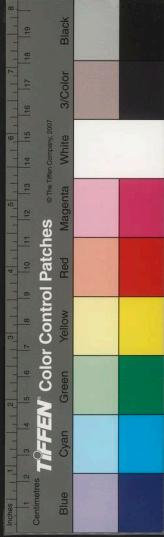
遑日中具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

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

五倍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

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德行

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



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
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
令倉庫殫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
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
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
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
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
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
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
之患矣

疏薦賢材

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
太源太守

臣聞入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
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
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
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上書救李雲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
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署領之誅



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
冒昧以請

楊秉

字叔節震中子太尉

諫微行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
風拔樹晝昏秉因上蹠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
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

稱自郊祖宮易曰王假有廟以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
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禁游降亂
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綏壘委女妾設有非常
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
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玄
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廟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
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
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无敢憚摧折略陳其
愚

奏去宦官

時中常侍候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減罪



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
惟恐道自殺乘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

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
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褒舉
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
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有饒僕妾盈紈素雖季氏
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魯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

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之書之以
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僕納職之妻而職駢乘夏五月公狩于中也歆以扞職怒歆曰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汝庸可傷職門與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蓋鄭詹來而國亂四
佞放而衆服也公羊傳曰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魯莊公取齊濫女卒為
後敗四佞也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
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諫議大夫

灾異疏

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



史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
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
頭之與足相頤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
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不
聞檀車之聲書曰尹尹檀車也詩曰檀車單單四牡瘠
瘠天灾不有痛於肌膚衣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茂三
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嗚祖
以布衣提三尺拾秦之散迫亡周之鹿合散扶傷
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

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

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芟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

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

窟於麀場豺狼乳於春圃鹿子曰麀斯豈唐咨禹稷

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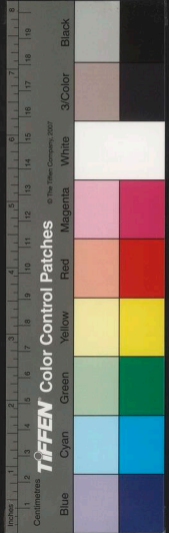
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而窮寃之菟貧

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喜豈室羅妖妖之

罪死者悲於寃宓生者戚於朝野是思臣所為咨嗟

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以諛進者賞嘉

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闔樂於咸陽授趙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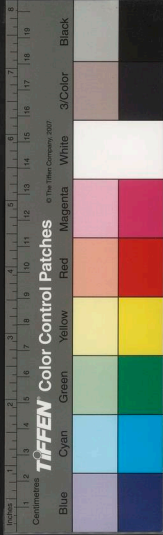
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嫪毐謀殺胡亥事見史記也去已而不知
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覽強
秦之傾近察衰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
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信言說以消鼎雉
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
南陽朱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女黨掃清萬里
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女黨掃清萬里
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朔北斯實中
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輔王室上齊
之耀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言之朝猶火
霜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
臣之愚惑也

錢貨議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
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

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
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
得水藻言喜悅也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



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亦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朽桷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後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獸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後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





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

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昔

五十年不知天下亂者乃微服遊於唐衢兒童謠

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

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虞丘子對曰吾有二

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

奢驕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三失也

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察

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

勞哀動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曰鴻鴈

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壁

于垣百堵皆作注云壞壞之國使人起屋舍築墻壁

起言起事也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也

憚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

之時若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心莫不憐

慘者隣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

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

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之憂魯君若太子少也

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白駒喻伏念當今

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之

位鷹揚天下鳥鈇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

有役夫窮區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

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

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織枯之木函牛

謂大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

也

聞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膏
錢為天下笑

臺臺 行祖 甘陵人
白馬令

露布上書

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
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
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
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乃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蒞

得其人則地動熉官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

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

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分此人居太

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功行賞宜

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

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高祖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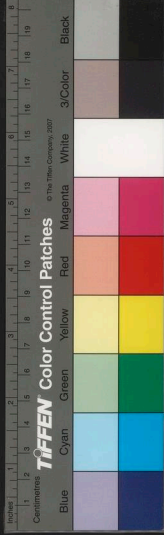
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小者諱也

春秋 諱斗杜曰五帝修名立功脩德成化統今官位錯亂

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之言諱也 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

是帝欲不諱乎





東漢書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侍中

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
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綢舉誠冀臣
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諸不遂命先朝路臣在下土
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
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
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又炳耀關之
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一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

法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單

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
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娣姪有序

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

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

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梅淫或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而晦時淫則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

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

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

作歌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殛身又常侍黃門

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

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

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群輩咨

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

列女傳曰齊人杞氏藁菅戰死其妻無所昔秦作阿

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

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

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

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

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親

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人

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

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

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

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

克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

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孫程宦者涿郡

上言救虞詡



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瑁等謀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也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襄楷字公矩平原隱陰人

疏論災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

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訛習又欲避請禱之為車

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

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

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姦

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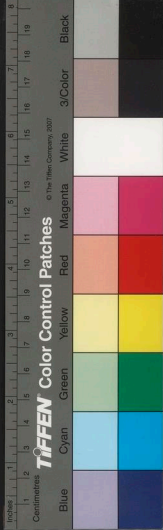
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

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

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

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祖

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春秋後傳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



滿池君子之咸陽過滿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
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
者居謁者出受書入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
有頊云今年祖龍死始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後興
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後興
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
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
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
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
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
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
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也
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河
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
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
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千古社書不合明聽臣
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
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清閒極盡所言

楊喬

字聖達烏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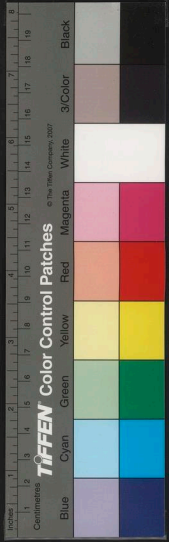
疏薦孟嘗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守宰並
多貪穢珠遂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

人物無資貧者死饑於道會稽孟嘗到官革
易前啟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
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
之乃載鄉民舡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
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
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
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
民蒙活且南海名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益無金
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蓬蒿實
翻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其美
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貞忠
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為
珍士以稀見為貴槩木朽株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
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
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僉息亡身
薦賢禽息秦大夫為百乘而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
頭擊關驪乃搖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
繆公感寤而
用百甲奚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
城人北軍中候
請抑渤海王



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僻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恣為亂乃上封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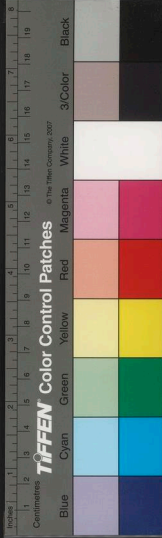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曰無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弼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如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其非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竇武

字游平桂風平陵人城門校尉

諫繁黨人

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
考遠永康元年上疏諫曰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
諫多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
臣幸行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
媿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豫謂當中
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
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
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
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
臣恐二世之難以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
姦臣牢脩造設堂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

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乃數下

曠年拘錄事無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

此誠陛下搜高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

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

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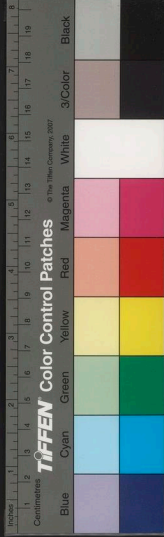
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

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

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揚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群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

樹饗養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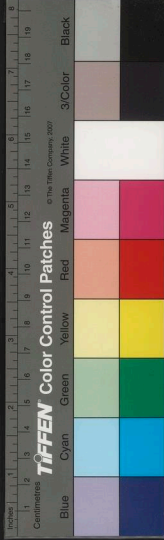
抑奪官官欺罔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
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惟善是
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芝草黃龍
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
德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黃瓊

疾篤上疏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
自持不可不安危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
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威為

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
契為筋力高而崇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
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
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
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
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
陵阬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
於不慮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
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



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
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
即此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賢官充朝重封累職
傾一劫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
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
族咷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王故太尉李固杜喬
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
議必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
指上官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弊之能
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
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
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
忠為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
鳳皇不翔剝牲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
其然尚書周永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卓其威執坐事
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
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
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
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



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
珪瑩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悵歎昔曾子大孝慈母
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涸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
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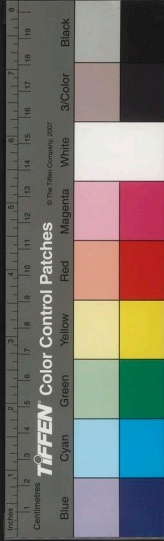
荀爽

字慈明潁川
潁陰人郎中

度宜策

漢為火德火生於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其象在
周易之離夫在地為火在天為日在天者用其精在
數百里九河之地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之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
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
復補宜卻徒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
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
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
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
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殫
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
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
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耆親傳聖躬位在三公
所坐者微免爵秦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
朝請唯陛下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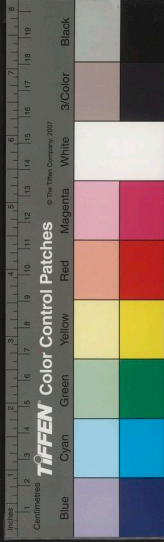
漢平帝

申屠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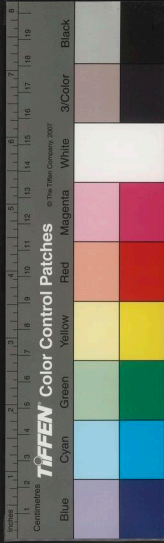
字巨卿茂陵人東漢光武時位尚書令

賢良方正策

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由
克典曰釐降二女於媯納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
也言雖帝克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
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
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
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
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
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
地親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此極至尊



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
之文鳥則雄者鳴鳴雌能順順獸則牡為唱導牝乃
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
木實屬天根荦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
實首關睢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
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克湯式是周孔
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
瑞降大吉符出地互避咸備各以其敘矣昔者聖王人
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
禍亂之源也人能不以從禮者則福歸之順青之禮
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也
禮之中婚禮為最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
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
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
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婁數百陽竭
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
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
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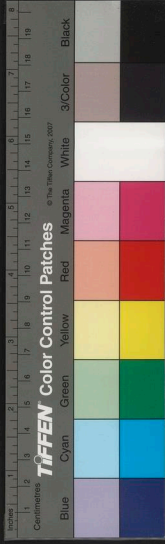
服朝夕稟糧耗費纒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配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未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緩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覓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卑奢儉所以為禮故以海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為其節也易曰天秋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首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孔子曰是可知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在寔

字子貞涿郡安平人
駟之孫時為郎

上政論

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使事數十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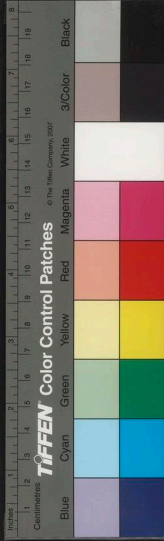


名曰政論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
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
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
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
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
從或見信之佐拊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
以王綱縱弛於上胥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
三百五十餘歲矣以今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
庶巧偽百姓囂然以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津井秘出
之術豈必體堯禹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
桂邪傾墮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
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疆人以不
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
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昔盤庚懲殷
遷都易民周穆有闕以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竒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
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聞於時



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
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共已舞筆奮辭以破其
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
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
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
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
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
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
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
刑峻法破姦軌之言每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
享號中宗筭計具說倣於孝文文帝即位多行寬政
卒以墮損威權以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
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
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
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
復理亂秦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
烏仲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凶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
則攻焉夫刑罰不治亂之藥不也德教者興平之梁
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



是以慈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
數世以來政多急貸馭委其咎馬駘其銜四牡橫奔
皇路險傾方將楫勒之勒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
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
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文帝雖除肉刑當
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
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徃徃至死雖有輕刑之名
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
下詔曰加笞與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
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
重刑非輕之也以度至平非以寬致平也必欲行若
言當大定其本也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
俗遵先聖之風吞罰金之政蹈稽古之縱復五等之
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
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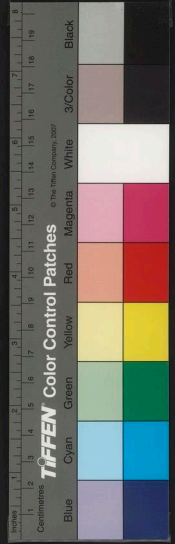
陳蕃

疏駁眾議

時零陵桂陽人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

下州郡一切皆得舉也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

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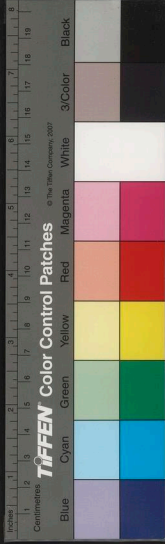
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布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與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王師而群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諫桓帝

非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宮院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一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

侯上象四七垂耀在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不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其高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之綺脂泔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赤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武王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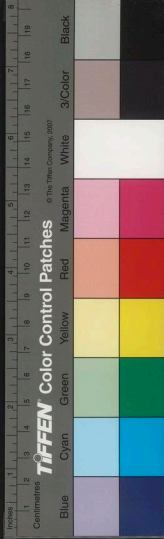
殷乃歸也宮之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僖公
女於謀侯也齊媵為嫡楚廢且聚而不御必生
居西宮而不見也怨曠所生
憂悲之感以致并隔之旱之困夫獄以禁止姦違官
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
令天下之論皆謂微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
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尺一選舉
委尚書三公使褒貴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詩獵

延熹六年平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

臣聞人君有事於國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

助祭以敦孝敬如是以此則為肆縱故皋陶戒舜無
飲逸遊周公戒戎土無樂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
戒况德不及二上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
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
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
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與馬之觀乎又前
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
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
琅邪晏子為陳下妲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頻眉
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弄車轍馬跡祭公謀



父為誦初招之詩以止其心誠忌逸遊之害人也

復諫桓帝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以魯小惡必書宜先
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
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念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
言以踈內惠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
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况乃
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
已不當念先帝待一勤苦耶前沮氏五侯毒徧海內
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

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有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
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
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
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怕怕而小人道長營惑聖
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重
罰令伏殿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
公不饒疾惡如讐超及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
蒙刑坐不逢赦怒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无
有餘辜昔丞相王允嘉召責之通洛陽令董宣折辱
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



專郡之誅而今左右群豎惡傷實類妄相交構致此
刑謹聞臣是言當復虎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
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
清高斤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
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正有自免強敢以
死陳

救李膺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上疏詆諫

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清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

武雖聖而興於伊尹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
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
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
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
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
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
使聽之者惑視之者眩夫吉之効存乎識善成敗
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東四海之維舉
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



東漢 卷之六
亂及八方何况髡無罪於獄殺洪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焉又主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牧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專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採錄使身日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應奉

字世叔南頓人

疏理李膺

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郡減罪元入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糾姦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等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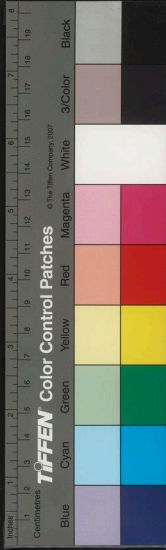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蒞以群賢梁惠王瑋其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膺竊見左校施刑徒首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衆庶稱宜昔季



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殍之功二十之一今
膺等投身疆禦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
訴遂令忠臣同愆元辛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
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拾安
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鯤前討蠻荆均吉甫
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
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兩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精不虞

東漢書疏卷之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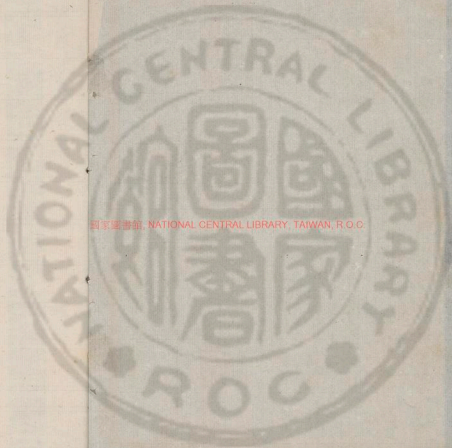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40 v.1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七

漢靈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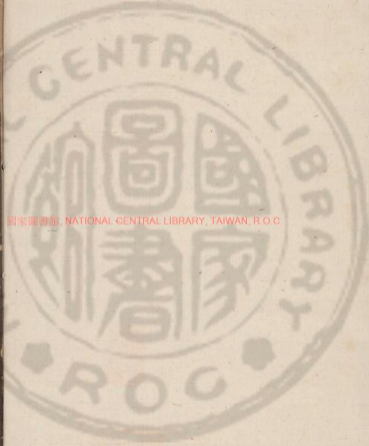
劉陶

盜賊疏

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止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必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凶逆類私署將帥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多段頰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
其輟出河東馮羽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院高壘
今果已攻河東恐遂_海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
絕車騎之軍孤立關不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
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
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至者留連至今
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比徙壺
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
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
計西寇沒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

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
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
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陳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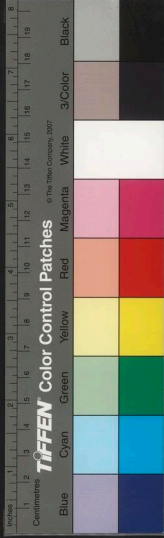
字子興沛國蕭
人諫議大夫

諫塞雒水

建武十年雒水出遼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

宣諫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
為灾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堤大
決水欲沒郡今吏民散走太守主尊亡身勅以任立



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研灾豈况朝廷中
興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

應劭

字仲遠汝南
潁人泰山太守

駁募鮮卑議

甲平二年漢陽戍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
侵三輔時連車騎恪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
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侯鄒靖上言烏桓眾
弱宜間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
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

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
居允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
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

鮮卑隔在漠北大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
天性貪暴不居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玄
市乃未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
足旋踵為害是以朝豕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
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
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
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



庚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取人
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邊
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斂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
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秋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
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
簡其精勇多其牢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
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

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中郎

條上七事

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

之害又解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十一月制書

拜召詔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

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

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

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

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

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

及備朱衣

宰府謂司衣橋玄府也朱衣謂祭官也

迎氣五郊而車駕稀

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踈廢故皇天



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坤為地道易稱安真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
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
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
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
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
不勝憤滿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
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
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奉也而
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
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
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
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
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大
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勸大典禮
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
典庶蒼風霆灾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文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肖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遂使群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子前獨盡狂言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石職以勸忠塞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狂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劾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狀網網弛結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今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若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求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



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
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
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
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
決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
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
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
則連福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
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
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
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帝集學
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
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
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為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
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
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



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
生則贊藏侷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
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
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
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
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為王所進光祿勳
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瑛屯騎校尉蓋升並
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
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
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
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
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
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
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
絕之思惟萬機以蒼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
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
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

上書自陳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卨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
宛長休百日卨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書
佐及管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卨不為用
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
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
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
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
以臣對與卨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
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
門問以災異齋詔申誘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
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
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
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心
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正
思謹除凶致言而吉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
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
臣季父質連見校權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
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
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
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



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首豈
見引逮隨臣摧沒弁入阮埒誠冤誠痛臣一入七獄
當為楚毒所迫趣以欽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
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自質不弁坐則身死之日更
生之年也唯陛下加餐為百姓自愛

諫伐鮮卑

嘉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肅上言鮮卑仍犯
諸郡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
出塞擊之一冬春足以掃滅時故護羌校尉
田晏以他論刑被原私留京師用尚書行賄
通謀中常侍王甫求為將甫建議當出師與
有弁力詔書遂用為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
中郎將南單于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時朝
廷大臣多以為不便召公卿百官會議中郎
蔡邕以為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
蠻荆漢有衛霍闡顏瀚海實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
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
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匈奴常為邊害而未
聞鮮卑之事晉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



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
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河西
征大宛東奔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
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
盜賊群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
鉞而並出然後僅得寧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為富
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
悔况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
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
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
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為其謀主兵利馬疾
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
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頗鮮卑種衆不藉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
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
之患手足之蚡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療疽方今罷縣
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
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謫山
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



感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蝗校寇計爭往來哉
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為之肝食乎一專
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
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
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
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
為大漢羞也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
其言猶口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
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皆畔今議者或
曰可討一曰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
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釁與遠蠻之不討何
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
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
罷珠崖罷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
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
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
在文章具存循一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成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叔
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請東觀著作



遂與群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奉荅聖問前後六年
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瀆還尹蓋穀
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
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
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充
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
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雖陽
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
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
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
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
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
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日在布衣
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
無績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
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
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
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
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為
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



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說
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謀尋
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
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恩中道廢絕不
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
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
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
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
濟郡縣咸懼不守朝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浮滅
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
設施謹先頓路科條諸志臣欲制剛定者一所當接
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
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日并書章左臣初被
考妻子近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
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
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爾書以補綴遺
闕昭明國體並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
復恨惟陛下省察

對論天規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



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
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

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
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
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
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
言

陽球

字方正漁陽泉
州人司隸校尉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
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
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筭小人依
憑世戚附託權豪僥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
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
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
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
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
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
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審忠

字公誠梁
人郎中



上書請誅宦官

臣門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失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逆謀作亂王室撞塌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其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

及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菴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赤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誅戮路人士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恠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遂其禍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



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
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瑣之所為
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
滅醜類以荅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
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是時讓忠及不及憚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珪
高望張恭韓愷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
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

靈害黃帝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山張鈞上
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
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共據州郡
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
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
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楊賜字伯獻東
子司徒

上靈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中以問賜賜上封事





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
 極至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
 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
 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
 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天意欲整夫皇極之不
 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虺蛇穴
 類故為女居陰之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范
 于之祥洪五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仲而篡兄昭公立為鄭
 君後雍糾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鄭
 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傅昭仕於鄭欲內厲與
 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厲公將勝之象也是時昭昭
 左宜布恩施惠以掩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群臣與
 不覺果殺於傅氏二子死而厲公殆以女于敗矣詩
 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鄭昭公殆以女于敗矣康
 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
 夫昌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
 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
 之祉抑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
 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

復諫靈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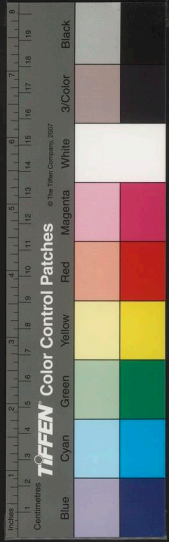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以
 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在職

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形執者
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
北山之詩所為訓作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園觀鷹犬
之執極樂遊之荒政事日墮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
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
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宜絕慢傲之戲念
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
殆之歎齊無鹽邑之女年四十行嫁不售自謂宜王
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衡
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之難一旦山陵
弛社稷不安此殆也新臺丘重萬人罷極比二殆
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諺說被強於左右此三殆也飲
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

政此四
石九遐邇有憤怨之聲臣受心偏特忝任師傅不
敢自同凡臣括囊避咎謹自手雷密上

書對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
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
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
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
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少子乞遷女壻朱妘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
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一學充先師之末業



世見龍無以報國猥當入問死而後已乃書
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
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
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於中孚
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外任小臣
上下並恣諂諛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
投蜺可謂孰矣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恣海內亂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山管仲諫桓公無
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

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
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更
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
言郤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
遠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
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
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
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
書曰天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
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



圖變復之道斥遠伎巧之臣東徵鶴鳴之士內親張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拍止樂游留思庶政無敢怠
違翼上天還咸衆變可珥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
哉

諫開苑園

竊聞使者並出現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
園裁足以脩三驅之禮新萊芻牧皆悉往馬先帝之
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吝不約以合禮中今規
郊城之地以為苑園壞沃衍廢田園驅居人畜獸
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
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露臺之意
以尉下民之勞

呂強字漢盛河南城
阜人中常侍

上書陳事

強為人清忠奉公靈帝特例封官者以強為
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

上疏曰

臣聞詩侯上象四七下裂土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
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丁常侍曹節王甫張



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可宦官祐薄品卑人
賤讒白媚主佞邪徼寵放每人物疾妒忠良有超高
之禍未被輒畏之誅輒裂以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
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奉家小人是用又并
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
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
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羅
陰陽乖刺稼穡荒蕪蕪草有實者人用不康固不由茲臣
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者
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

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

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

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危而莫之

郵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自

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

時僖公為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曠所生也况終年積聚

豈無憂然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

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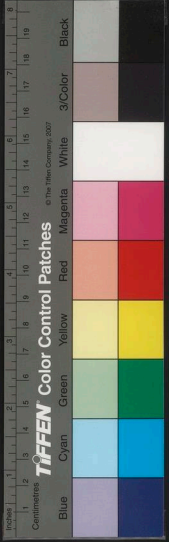
之惠公羊傳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曰宜履行其事又承



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即陛下龍飛即位雖
從藩凶然處九天之高豈且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
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
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
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壁壁似土白雕刻之飾不可
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
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
謀計未嘗不與佞規也商君佞刑恐并詩尸亡逃入
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
州險阻水君如朽民如水朽方則水方朽圓則方圓
也音于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

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
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爵士
有渴死旣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
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
今中常侍曹節三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
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
至今宣露群邪項領膏脣拭舌毛詩曰駕彼四牡四
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競欲
臣自恣工不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咀嚼
迨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
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為戒上畏



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

謂蒸邑徙朔方時陽球生刺客追刺也

臣知

朝并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無髮股之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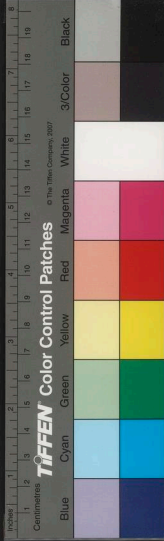
諫靈帝

時帝多稽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

輪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

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因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敬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初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生責賞無歸豈肯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然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言以記過則不當學



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也韓子曰古人之目
鏡正於短於自規故以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
明過之志失鏡則無以正其身失道則無以
感願陛下計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郎中

上封事陳得失

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言弱時則有蛇孽

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他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昔周襄王不能

敬事其母戎遂至交侵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右生叔帶有寵帶具戎星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



哉播神矣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感兵
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
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
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
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雷雨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
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
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離徙鬪蕃身已生
人百何贖詩曰如可贖
今人百其身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
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善
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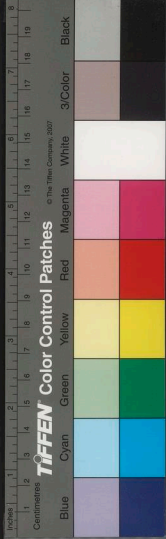
益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
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孤闇未達國典策曰
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

傅燮

字南容北地
靈州人議郎

疏抑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
先除凶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
進也今長角已令道鬼言中
夫方走委言中商方六州
止皆屢發前
牆而希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
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



治冰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壅耳陛下仁德寬宥多
所不忍故閣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中
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
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
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
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
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搆之秦昭王免起為上伍遷之
陰密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易刃自戕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
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
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缺斲之戒陛

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

對靈帝問

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後

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弃涼州詔會公卿

百官烈堅執先議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

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變變

對曰

昔冒頓至也也焚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
中憤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
猶曰會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



與使鄴商別定隴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
斷句又右臂今牧御失和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
動陛下臥不_レ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
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社
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
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
不忠也帝從燮議

陸康

字季寧吳人議郎

諫鑄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

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曰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
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
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以從苟欲故
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
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
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
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隸灾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
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哉自



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
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盧抗

字子幹涿郡涿人

上書論禮經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
記持多回亢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
為之解詁而家之無力供繕寫上願符將能書生三
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庶哉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
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遠去班固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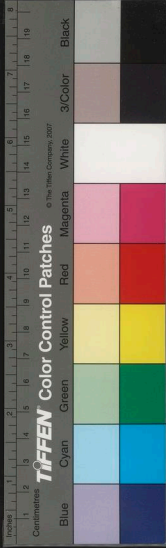
造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在氏周禮各有傳記
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立為學官以助後來
以廣聖志

李膺

字元禮潁川襄城人司隸校尉

對劄誅張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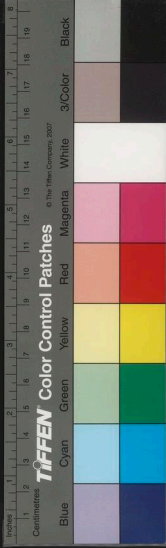
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
婦聞膺厲威嚴懼逃匿兄讓合藏於合村中
膺即於村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
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
軒詰以不亢請便加誅殛之意膺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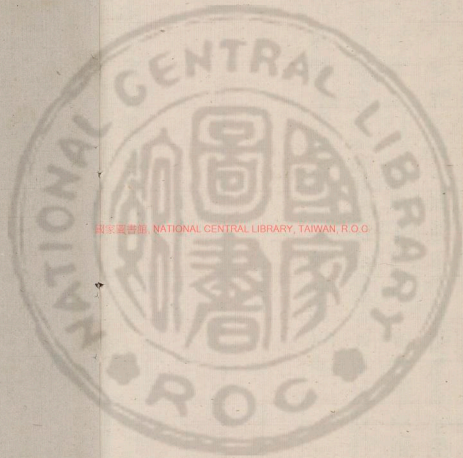


東漢書疏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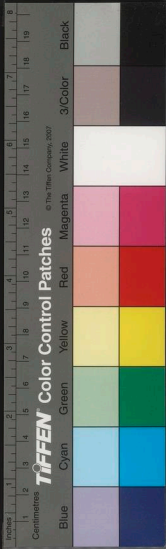
終

昔晉又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
有罪罪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
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
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
五日剋珍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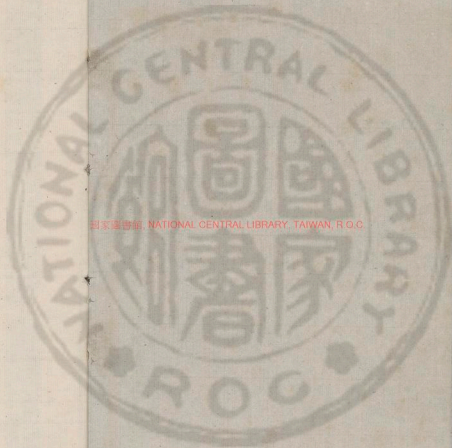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10141 v.16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東漢書疏卷之八

漢獻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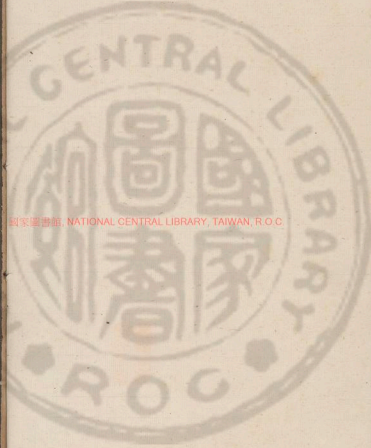
孔融

字文舉魯人北海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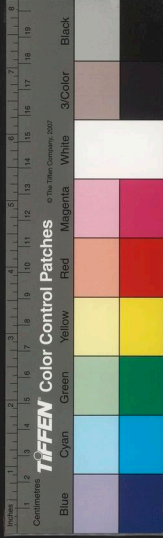
諫復肉刑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此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斷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千人百紂也求不休和弗可行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上志在思死類多趨恐莫復歸正夙沙亂齊

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使高厚傅牙少傅崔杼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以夙沙亂齊

唐以叛高伊戾禍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衛請從遣之至則欲用牲必書徵之聘而告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太子太子縊死公行間其趙高英布為世大患李斯曰高故

無罪乃烹伊戾趙高英布為世大患李斯曰高故官人也遂專信任之後殺李斯劫殺胡亥卒及秦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山亡之江中為群盜及漢為九江王謀反誅之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

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藺權左傳初藺權趙子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弗從麻之以兵懼而從

忘納君信如卞和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也於善為設已別其左足及文武王使和相其璞也

抱其璞而泣於楚山之左足及文武王使和相其璞也王使玉人吹璞而得寶焉琴操曰荆子封和為陸

侯和辭不智如孫臏孫臏與趙攻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就而去臏斷其兩足而黥之臏後入齊威王問兵法陰使召臏臏與趙攻齊使田忌將而往龐涓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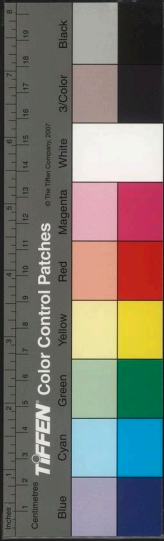
以歸臏謂田忌曰三萬竄之兵秦悍勇而輕齊軍半至而歸臏入魏地為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

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奔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行逐之孫子度其行謀當至馬陵道狹旁多險阻可伏生人所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木於於是伏兵發消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贊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奔失肅汗自宛如巷



東漢書

卷八



伯恭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恭伯

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

才如尺遷達如子政劉白馬子與皇可床一言其

冬減論班固云向博物洽聞通達古今一辭刀鋸沒

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

注曰念穆公之霸秦諫不從晉襄公敗諸有因孟明

常道也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南睢之骨立衛武之

于何罪復使為政逐霸西戎飲酒悔過也言實

初筵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言實

戰號載取不陳湯之都棘前書湯字子公遷西域副

知其為惡也魏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坐

都賴水上言文帝赦無所復施也漢關政息之路凡

唐為郎為雲中守也

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其

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疏處劉表

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還

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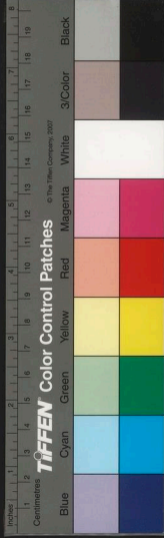
曰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
天地擬儀土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
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
器陞級縣遠祿位以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

踰也每有一豎臣鞞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
塞邪有愚謂雖有重戾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擿及忌
器蓋謂此也走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左傳為苞茅楚責以苞茅
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公羊傳成公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
戎孰敗之實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所以露表術之罪今
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
也榮表跋扈擅誅列侯過絕詔命斷盜貢篚招呼惡
以自營衛專為群逆注萃淵數部在廟章執甚
焉桑落瓦解其執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
宗國防

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
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
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
勞謙克運三年乃讜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
驚群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
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魯史之淑性兼商偃
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感清
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胥出
吳史記曰吳伐越必會稽得禹神於會稽山防
尼百何者最大尼曰禹致神於會稽山防





氏後至禹殺而傳之隼集陳庭史記曰有年集于庭而死括失貫之
 其銘專車此為大四隼集陳庭庭而死括失貫之
 若矢長尺有咫陳緇公代昆在不在尾日集來遠
 此肅之夫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車貞於是肅慎貢楛矢石若長尺不及先王
 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能入寢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
 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
 者未之利也韓子亥有一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
 祀夏郊晉侯有問亥有一首之城祀者鋒縣人歲年
 長矣無子而性與於食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也不知紀年性與於食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
 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
 叔仲惠伯會郊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
 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上六伯
 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杜注云亥字二畫
 在上併三六為非夫洽聞者莫識去端也苟不定定
 身如算之六也

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亡益重信物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奔宮欣歸道
 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沂
 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曰當史饋樂以金目
 余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
 賢故使由余觀秦泰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
 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
 內使廖曰孤聞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
 之害將奈何廖曰或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
 以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蹠其間留而莫建以
 夫其期以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丁慮也乃
 令內以女樂二八遺或王或王受而說之日有
 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歸
 臣馬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



國

卿名况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或謂

之

百里地楚其危于春山君去之趙後

或

謂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政王而夏亡管仲去

魯

入齊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尊國三今孫卿

天

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

乃

還復為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為平原文

蘭

陵今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無

階

朝廷故隨驛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

必

薦門高然其言辟為中

曹

吏薦衡於帝帝以為中

公孫璿

守伯珪之子

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疏請討袁紹

臣聞皇義以求君臣道者張禮以導人設刑以奪暴

八耳馬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位崇厚而性本淫亂

惰行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擁何氏輔朝

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

至今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

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

節傳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

勅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令父兄至使太傅一

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

無方之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

韓馥竊奪其州矯列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

卷八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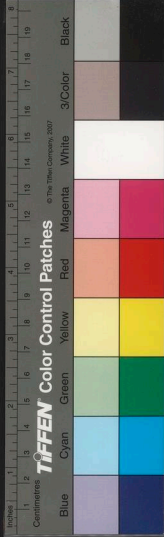
囊施極文稱詔書百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
將必首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僭
與共飲會荆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
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
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誥害信用讒惡濟其
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馮故甘陵相姚貢紹
以貪恠橫責其錢錢不備罪二人并命紹罪八也壽
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
重享福豐隆有荀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
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
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若其仁斷絕
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討紹罪十也昔姬周
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
之盟晉文為踐上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
章無禮臣雖闖首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
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
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

袁紹

字本初汝南
陽人鄴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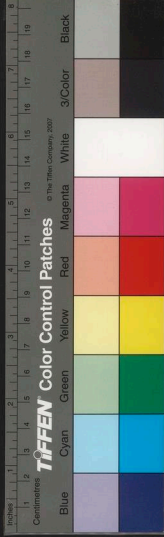
上書自訟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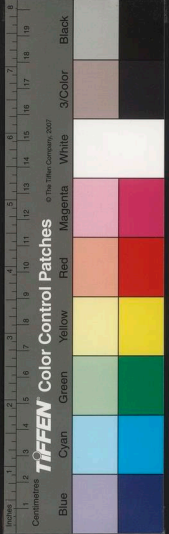
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開數工
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
為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破家
立事至於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
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鄉衍之婦何能感徹臣以負
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
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
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煩有一介之節
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詔臣以方略臣不
敢畏懼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
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
親遭危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
人抽戈承明竦劔翼室虎叱群司奮擊凶醜曾不灰
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
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
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
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勅海中以軍號則臣之與卓
未有絲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臣
可以手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



奪故逐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歎血漳
故異州牧韓馥懷狄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守
踵係至使外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
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衣貌無隱戚者
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
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
山張楊蹈藉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
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
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操權須兗州牧會
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

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華頗
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蒲弼咸
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效爭戰
陣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荀云利國專
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
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耻之六僕趙岐銜命來征
宣陛下舍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
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
上將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任死者過
半勘格之功不見舊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德



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
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
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落邑之祀海內僂
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
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常以攜有德杜黜忠
功以類羗望斯宣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
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
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烓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
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讎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
於邊獄白起獻歎於杜郵也太傅日彈佞為師保任
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推
弃而容納其策以為謀主今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
大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
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
下臣章容之群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
行權為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列若以衆不討賊為
賢則趙盾可無書弒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
仗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戮臣
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
結恨二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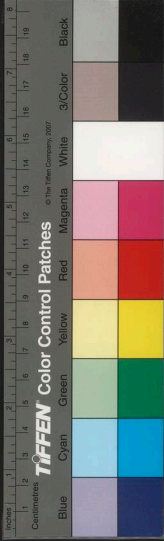
應劭

奏定律令

六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
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
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必遣廷尉張湯親至
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
以經對言之詳矣通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
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太駕東邁巡省許鄆
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
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

決事以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心二百
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
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剛敘
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璋之士文章
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繁自謂必合
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
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
訶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王木
者為璞周謂鼠未
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
石梧臺之東歸而祝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
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繫之特牲幸匱十重緹中





謹之彌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惟淳管蒯孟听

以代價也請云雖有絲麻無棄帝崩時有姬姜無棄葉

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荀悅字仲豫秘書監侍中

奏論政體

大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詳藉以結之詠

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身一患乃崇五

政一曰為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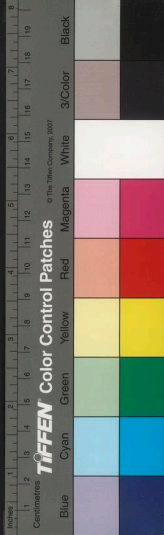
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夫俗亂則道

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

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
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夫謂四患興農桑以
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
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
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皋
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

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費用力
不妄加以周人事定謂養生君子之所由動天地應
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
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
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偽以蕩民心故事無不覈物無
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
上下觀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
不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青
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榮辱
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化其刑也

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以辱乎若
化之廢堆小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
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
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
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
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謂東威賞罰政之
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
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
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
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



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惠既蠲五政又立行之
以誠守之以固節而不怠踈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
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

奏置史官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成敗
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
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
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

紀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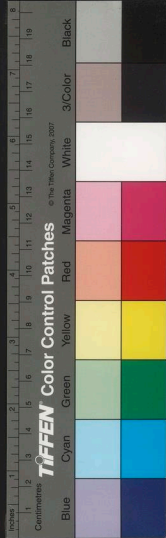
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仁

文帝善

先主

上獻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
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
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疢疢者董卓造為亂
階日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
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
冰消惟獨曹操久不梟除侵擅凶權決心極亂臣昔
與車騎將軍董承四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自害臣



猶越失據忠義不遂得使操刃凶極逆主左戮殺
皇子鴆害雖糾合以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
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群
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
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晉鄭夾輔之福高
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新諸呂以安大宗今
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
微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冀
中王臣伏乞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冰力才効所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詳道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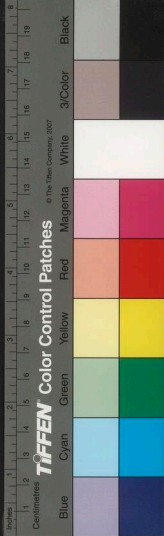
義臣但惟寇賊不梟國難未

受將

誠臣憂青碎首之負若應耀

靖聖朝雖赴

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
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
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卒齊
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社稷以報萬分謹拜
章



東漢書疏卷之八終

東漢書疏卷之九

庚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並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
勢夫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
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
內補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以臣誠自醜也
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



東漢書疏卷之八終

東漢書疏卷之九

庚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並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
勢夫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觀歸趣臣妾實以來愆戾
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
內補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以臣誠自醜也
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



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以臣卑
鄙洪元功巨勳自繫於特竊慕前賢見思速恥共申
六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
被六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
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
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
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臣之心悼臣之舉
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外
絕無恙者去臣無怨辭臣過承教於君子願君王勉
之

註葛亮

字孔明南陽人丞相

爲元主定計

蜀漢先主屯新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

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臣竊

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

下而智術淺短遂以至於今日然志猶

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

比亦未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以弱爲強

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



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以權據有江表已歷
三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也。不可
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
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方以資將軍將
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天府之國高祖因
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
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
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隣權內修政理
變則命一上將於荆州之軍向宛。

州之西以出秦川百姓孰敢
者乎城口是則霸業可成漢

龐統字士元

議取成都

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
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
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戩諫章更發遣將軍
還荆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荆州有急欲還救之
並餽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非將軍莫名以善將
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肉此執之進反其兵



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
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
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
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
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宜 非為引前失義以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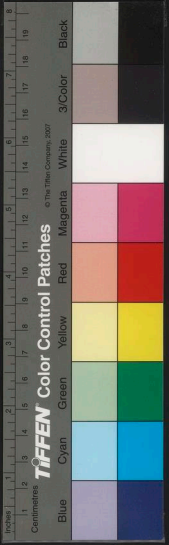
志士之

俱為 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

丁明之

忠善者宜有司論其刑賞

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討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
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義舉寵為督愚
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
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上觀小人 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



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直良死節之臣也陛下親之信之則世之隆可計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
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
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計由是感激遂許先
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
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瞻崩寄
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多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
方已

復漢一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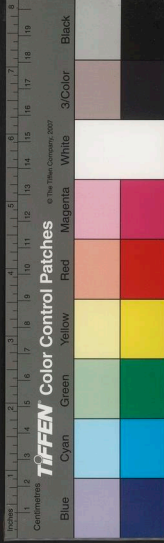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乞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
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
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陛下不知所言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
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以賊才為敵強也然
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與伐之是故先帝



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

不甘嗜思惟北

征且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才毛罕

而食一非

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

奏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則適疲於西

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

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

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胡各據州郡論安

言計動引至人羣疑滿腹衆成不明年

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升江東此

巴黃韓

智計以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

用陽陰

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

後偽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

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

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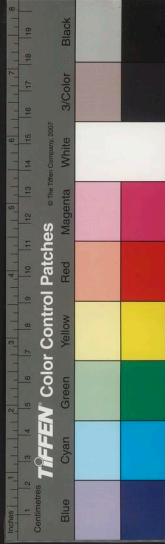
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一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道雲陽群馬王

聞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又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突柝無前實叟音羌散騎武驍二千餘一此皆數十

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



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比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與行勞費
正等而不及虛國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
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躬軍於楚當此
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更連吳越西取
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
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穉歸蹉跌曹丕稱帝凡
事如是難可遂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
利鈍非君之明所能逆觀也

上言勿正吳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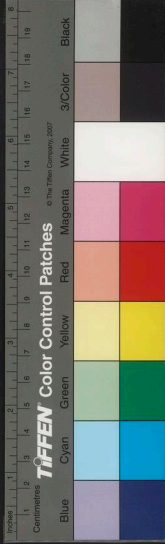
權有繼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

水持角

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

於眾文與之

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
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作策
之上者昔考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
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也今議者咸以權利
在尚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
似是而非也何若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
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
若夫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



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
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 衆不得盡西此之為
利亦已深矣權倖之罪未宜明也

晉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
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
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
壞寧其人 是賴而然嘗止 像闕而莫立
使百以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

追在昔

者也 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

又偁宗

廟 豈懷所以懷疑也臣愚

其象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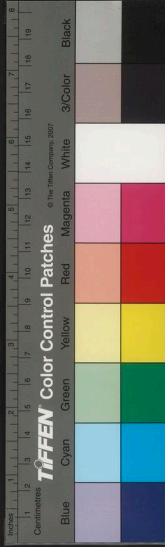
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
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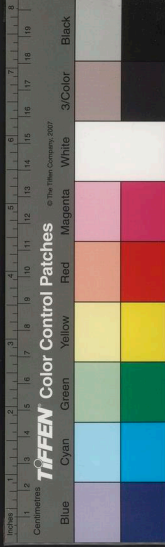
東漢書疏卷之九

秦漢書疏後序

余觀秦漢之文，則彬彬盛矣。何以獨稱書疏哉？舜典有之，敷奏以言，書疏者，敷奏之遺體也。所以獻政陳宜，詔獄諫惡，章達於公，車而澤流乎，裨海非若釋經辨史，詮文詠懷，策勳翰墨已也。故



十七人而上書秦王非異事也
然危論解衣未竟而王下殿手
接之何也則焦之善為言也故
所貴於言者在成天下之務云
爾戰代馳辯者流挾持從衡長
短之術以干時君即其人非長
者而能使君心開悟足以批難
折患君子所不廢也漢則經術
節義含章佩實濟濟乎洋洋乎
虎炳二京矣徐五臺氏輯而刻
之以垂憲章顧僻在白鹿洞學
四方學士罕覩也
侍御桂公攬轡山右秉憲飭紀
吏治蒸蒸晉人艾安而尤鄉意



文學不純以柱後惠文抨治之
橐中秦漢書疏數卷雅所誦法
而思與天下共焉間出眎藩臬
諸司曰天者其傳乎蔡中郎秘
論衡何弗廣也余受命登梓事
竣謂直臣守官左使宜有序不
獲固讓而廁名於司馬聶公之
後幸矣若夫七國以前君臣同
書秦改上書為奏漢稱奏事曰
疏余不具論論書疏之重者使
知

侍御公敷奏

虞廷之意云公桂姓天祥名嘉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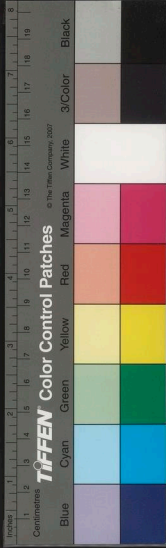
乙丑進士江右之臨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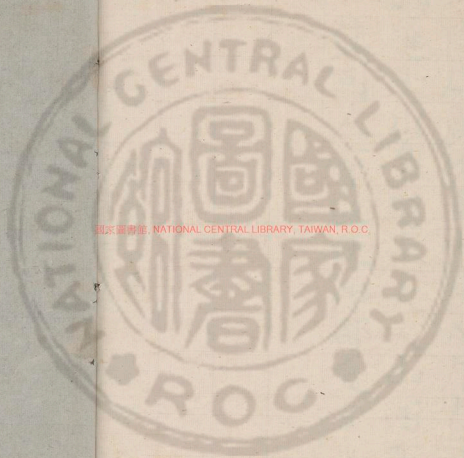


隆慶歲次壬申秋八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使涿郡史直臣書

文德

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